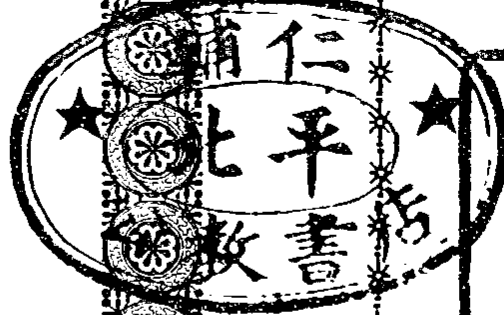


聖人言行

行可為表

言可為坊

西曆二月



聖人言行

言
可
為
坊

行
可
為
表

西曆二月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七年

香 港 主 教 恩 准

香港納匝肋靜院重印

聖人言行新編 西曆二月聖人名目錄

一日 聖依納爵 主教致命

二日 聖母取潔瞻禮

聖女畢使大 童貞

三日 聖伯納爵主教及列位婦女幼童 致命

聖楊斯加 主教

四日 聖安德肋 閣習義 主教

五日 聖女亞加大 童貞致命

六日 聖諦篤 主教

聖女篤羅德亞童貞聖得阿斐祿等 致命



十三張

二十張

二十七張

三十二張

三十九張

五十一張

六十二張

六十二張

七日

聖何牧亞爾

院長

七十五張

聖婦若翰納

守節

八十一張

八日

聖若翰

瑪達

院長

八十八張

聖婦亞加大

名亦

依爾德安

守節

九十六張

九日

聖西理肋

主教聖師

一百〇二張

聖女亞波羅尼亞童貞及男女列位

致命

一百一十張

十日

聖女司各納

童貞

一百一十六張

聖楊仕伯

主教

一百二十張

十一日

聖母發現於露德實傳

一百二十八張

十二日

聖葉斐默

顯修

二百三十三張

十三日	聖女玉納理 <small>亦稱曰 歐辣利</small>	童貞致命	二百四十張
	聖博理於德	致命	二百四十六張
	聖尼斯福	致命	二百五十一張
十四日	聖法能定	鐸德致命	二百五十七張
	聖瑪爾弟尼亞諾	隱修	二百五十九張
十五日	聖縛斯定聖若未達昆仲	致命	二百七十三張
	聖婦韋落尼加	守節	二百七十四張
十六日	聖魏肋默	苦修	二百八十二張
十七日	日本國二十六位聖人	致命	二百九十一張
十八日	聖西默翁	主教致命	三百〇五張

聖依西多羅 致命

三百〇八張

十九日 聖俄西伯 主教

三百一十五張

聖公納多 隱修

三百一十七張

二十日 聖葉侶德 主教致命

三百二十二張

聖婦德格納 守節

三百二十六張

聖洒多德 主教致命

三百三十一張

廿一日 聖亞忙斯 主教

三百三十三張

聖特阿多羅 致命

三百三十七張

聖白炳 國相

三百四十張

廿二日 聖伯多祿宗徒正位洋弟約家城

三百四十五張

廿三日	聖女瑪加利大	苦修	三百四十六張		
	聖伯多祿	達彌益	三百五十九張		
	聖博爾斐畧	主教	聖女依赫肋	童貞	三百六十四張
廿四日	聖瑪弟亞	宗徒	三百七十一張		
	聖葉德帛	國王	三百七十二張		
	聖瑟爾日	致命	三百七十五張		
廿五日	聖達納速	主教	三百七十九張		
	聖辣匝祿	隱修	三百八十三張		
廿六日	聖瑟肋侶	致命	三百八十九張		
	聖女瑪爾大	童貞致命	三百九十二張		

聖得阿斐祿 苦修

三百九十四張

廿七日 聖良德祿 主教

四百張

聖羅瑪諾聖路彼西諾昆仲 隱修

四百〇六張

廿八日 聖撒都寧鐸德及男女列位 致命

四百一十五張

廿九日 聖多西得 隱修

四百二十五張

二月每日切想目錄

- | | | |
|----|-------------------|--------|
| 一日 | 人靈乃天主之殿。 | 九張 |
| 二日 | 抉擲罪目之道。 | 二十四張 |
| 三日 | 原祖造物之權，失之之故。 | 三十六張 |
| 四日 | 視世上父母當後於天上大父。 | 四十八張 |
| 五日 | 信友從主行善有式。異教者無師可從。 | 五十八張 |
| 六日 | 身後永福之畧說。 | 七十二張 |
| 七日 | 事順事逆，信友當守善志。 | 八十四張 |
| 八日 | 贖虜會士衣服之表義。 | 九十九張 |
| 九日 | 寧可逆情而從義，不可奉情而背義。 | 一百一十二張 |

十日 家人宜和睦相親。

一百二十五張

十一日 聖母發現於露德。

一百二十八張

十二日 身後之審判。

二百四十二張

十三日 愛人之眞法。

二百五十三張

十四日 避罪若避蛇。

二百七十張

十五日 愛主者爲主所愛。

二百七十九張

十六日 痛悔補贖宜與罪惡相稱。

二百八十七張

十七日 天主聖道乃照人入實學之眞光。

三百〇二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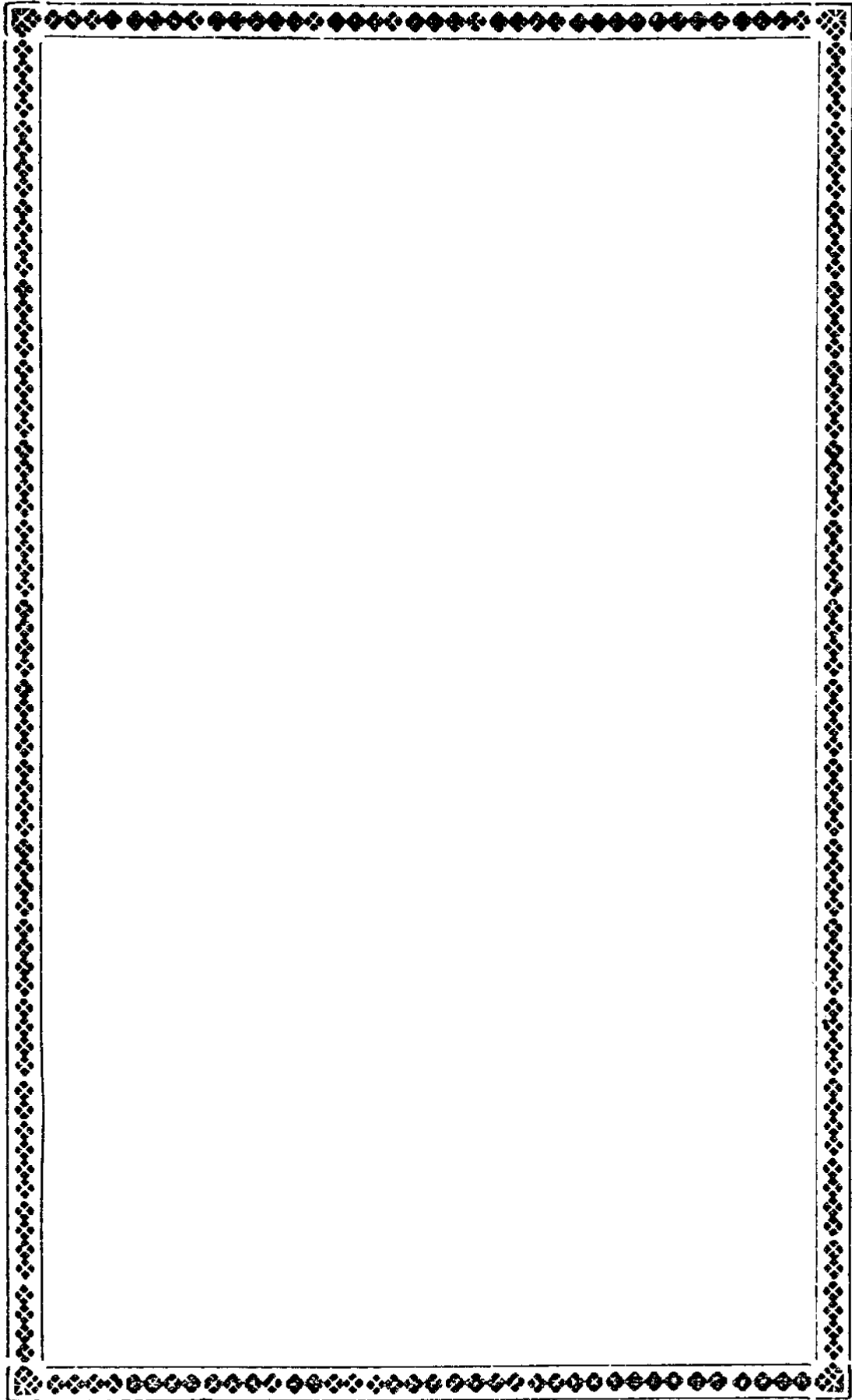
十八日 信友從主如士卒之從軍不可惜苦。

三百一十二張

十九日 不義不成善。

三百二十一張

二十日	列聖所神見由地及天妙梯之表義。	三百二十九張
廿一日	天主令人專於善，功人宜從主命。	三百四十一張
廿二日	家教之緊要。	三百五十五張
廿三日	天主選一人爲鐸德，乃榮其家之美賜。	三百六十七張
廿四日	天主召人奉教，人尙須立功至終，方可得永賞。	三百七十六張
廿五日	敬聖像之正理。	三百八十五張
廿六日	聖母瑪利亞罪人之托。	三百九十六張
廿七日	習謙和乃諸聖人之本。	四百一十二張
廿八日	信友宜以昆季之道互相愛敬。	四百二十二張
廿九日	信友宜視長上若代天主之位者。	四百三十一張



+

聖人言行新編西曆二月

一日 聖依納爵 號懷天主者 主教致命

依納爵乃羅瑪國東方之人。約生於吾主耶穌傳道之年。或在如德亞或在別省不可定載

幼時從聖若望宗徒為師。學救世主數年前所訓門人之各端。後位居鐸

德。美名遠佈。西曆六十七年陞為西里亞省洋弟約家城之鑒牧。維時此

城名稱為東都。文人富商甚多。可讀本月二十二日前三十年聖伯多祿宗徒六月廿九

開教於此。領洗之數千人。信德堅固。言行芳表。為異教人初稱曰基斯當。

亦曰基利斯當若其名由是傳行於天下。曰敬基斯督者

依納爵蒞任之時。教友比前愈多。且主教在位四十年。因其善勸善引。故信

輩之數猶倍增。據古記所載。某年某日。聖人受天主默示。得聞天堂之眾

天神聖靈分班歌詠更迭頌主。聖人回覺思想教友在世理當效天上神聖。遂在各經堂分男女信友爲二班，輪次歌頌讚主。此風徐傳於各地。

西曆一百零七年，華漢孝安帝之時，聖人壽高名尊，東方之鐸德信輩益加仰慕。是年西里亞省之制軍見聖教日興而心抱不平。正月內乃遣官帶兵捕拿洋弟約家城之鑿牧逮案。

是日制軍坐堂，只見委員送來白髮白髯一老士上堂。衆視之，即依納爵也。聖人和顏悅色，慢步行到制軍前。制軍罵曰：鬼奴，迷惑百姓，違逆皇命，背國神者，汝耶。聖人毅然曰：衆稱我懷天主者，從未聞人以鬼奴二字辱我。責制軍禮不如俗人。制軍曰：懷天主三字何解。聖人曰：欽崇天主，敬愛基斯督者，斯懷主於心。制軍曰：如是則天主在汝心內。聖人曰：然。制軍曰：信敬國神。薩著

切感其恩者，亦可曰懷神於心。聖人曰：所稱爲國神者，乃鬼魔。當敬之，眞神惟一，即生造掌管萬物之天主。皇帝幸而信之，榮福必見增大。制軍曰：不必多論。汝今日背天主教，可得皇帝之幸。一面我即推汝爲國神之總鐸德，猶可享富貴。羅馬國之總鐸德與大官同尊聖人曰：余當基斯督之鐸德，每日獻聖祭於天地之主宰。今日又將自獻爲犧牲，量是日必致命世間之榮與我何干？皇帝之寵與我何益哉？制軍曰：汝所敬之基斯督，莫非比辣多所釘死者耶？聖人曰：正是。基斯督負世罪爲人釘死於架上，勝魔，鬼救萬靈。制軍曰：我國士庶所敬之神，永生不死。汝所事者，不如我神也。聖人曰：基斯督本是無始無終之天主子，因憐憫人類，故降生成人，甘心受難身死，以贖衆人之罪。死於苦架者，非純神之天主，乃人性結合天主性之耶穌基斯督也。

伊死後復活升天永王於無窮之世而審判生死衆人。制軍默然片時。方命送主教下獄。

次日復提問曰。汝願否祭神以免刑。聖人曰。祭何神。祭盜賊之墨居畧歟。祭浪蕩無忌之馬爾士。或淫婦衛侶私歟。皆生時不安分之男。女死後敬爲菩薩者。制軍曰。何至

忤逆如是耶。汝當奉命否。則嚴辦。聖人曰。我不祭邪神。且因願見天主。故

萬刑不辭。制軍不復言。惟定案不日將送主教進羅瑪。京都投之於野獸。

可讀正月三十日。兵役執鉄鍊上前欲鎖聖人之足。依納爵欣然接鍊到手而捲

身自鎖。即時從兵出堂入監。

隔日兵役十名奉令解送聖人上車出城。向斯彌爾納進發。信友皆泣而從。聖人溫語撫慰。良久降福後令衆人回家。惟准門徒三人相隨。某日進斯

彌爾納城。兵役送聖人下獄。本方鑿牧玻利加爾玻。

正月廿六

即時來見。二聖

心同意合。所出相慰之語不知亦可思。依納爵在彼一月。方中之神父信友等常常來謁。聖人惟論致命之福。惟勸衆人捨身以救靈魂。某日或言羅瑪之信友必將設法以全主教之性命。聖人耳聞心不但不悅而且悶倦。因慮大事之不成。故筆函而寄於羅瑪。其書畧曰。

親愛諸位神兄閣下清覽。久仰盛德。不意相見有日。惟今蒙主特恩被禁將押送進京。可望相會同詠頌主。余身雖艱難。然心下常樂。惟懇祈吾主賜我恒心戰勝以得永安。

茲聞兄等錯愛居心設法保全我命。特此申函以表寸心。哀懇列兄勿以世情惟以正愛戀我。余欲登天見恩主久也。迄今此願將滿大福將至。倘若

列兄留我居此辛苦之世而爲之愛我，豈非虛愛而害我哉。切望衆兄願我所願，樂我所樂，而代祈吾主賜我忍刑賞我致命，使我死於現世生於永世焉。

我乃基斯督所種之麥，幸而磨成甘麩於猛獸銜牙之下，或能變爲潔餅。所慮鬪場之獸不噬我身，如其素見不噬刑役所投於場之鐸德信友等。然我將善言勸之，溫語引之，使肯下毒口。若尙見他有不忍之心，我將攻之，逼之發怒而食我。兄等勿以斯言爲奇。濟我之事余知之矣。今余可稱基斯督之眞門人也。世之萬有余盡輕視，惟以見主享主爲心中之意。或焚身於火，或釘死於架，或粉體碎骨，我切望永安無苦不願歷。爲我死之仁主余心慕之。兄等勿阻我致命以效其愛焉。祭臺業已備好，惟待犧牲之

至。懇祈勿止我上臺自獻於主。

常聞密聲於心。謂我曰。依納爵汝居此涕泣之谷何其久耶。速哉。舒翅飛上
冥天焉。是故人供我以佳食美酒。余嘗之無味。所饑惟耶穌聖體。所渴惟
耶穌聖血。斯乃生神力之糧。育神愛之酒焉。云云

逾一月。聖人爲兵解至多何亞斯城。兵役惡極。雖知聖人無辜。而且見之老
邁。然豺狼成性。漫罵不停。聖人曾記此事於書云。自西里亞以來。我鎖禁
於猛豹十頭十名兵之中。而日夜爲伊所攻無寧。我愈加禮遜。伊愈見粗魯。
正立功之善機也。

且說聖人在多何亞斯附船。航海萬里。方至窩斯弟亞碼頭。隔羅瑪七十里此時其
書已到羅瑪。信友等羣接聖人。優禮相待。且親目得見主教之美德。則知

其名雖大，却猶遜其行實多也。遂復聚議，思所以救之。主教知悉，哀懇衆人勿奪其福。所吐之語，有達心動情之感應。聞者意變，無不與主教同志。聖人禱主曰：「吾主天主，懇祈爾賞我得心下之願，賜我完功致命升天。祈爾施恩與聖教太平，與信友大眾同心事爾，與異教棄邪認識爾，逮詣常生。禱畢，謝衆教友之情，降福之而竟自交於兵士。」

兵解之進羅瑪，直至總督衙門。總督早得西里亞省制軍之文書，將此事已查明。聞知主教送來，即令投之於獄。據古書，聖人在彼受鞭笞、銹籠等刑。西十二月二十日，異教士庶數萬人坐於場。正月廿六日及卅等日看鬪。總督令投依納爵於獸。刑役奉命，聖人慢步行至場中，端立俟候。衆人在樓上四面惡視，且喊放獸。聖人舉手，請衆聽言。衆見，寂然細聽。聖人曰：「余非因罪而將

正法之犯也。乃無辜之良民，特因奉事天主，因欲享真福在天堂，故今日將死於此。維時聞得惡獅巨聲嘶吼。聖人說道：我乃基斯督之麥。今日幸得磨成甘麩於獅牙而變為潔餅。

言未訖，猛獅數頭攻之。片時將其身撕爛。信友等將聖人之殘屍贖出安葬。依納爵之徒某士書上記云：老師致命後之頭夜，我儕聚於教友某家，懇祈天主默示我衆以聖人之光榮。禱畢，各自安心片時。皆夢見老師。但聖人發現不一其式。或似勇將榮勝，汗血淋漓升天。或立基斯督之側，光榮悅目。或坐於天堂，輕舒雙臂，若請存於世之信友從來同享永福。吾儕大喜，感謝主恩。

切想

聖經云爾等乃天主之殿。

致歌棱多二書
六章十六節

我等在世肉目所見之各物乃天

主所造。其工咸皆可觀。然物中之最妙者人也。昔日天主生造原祖夫妻。賦之以靈性。委之以權柄。王於禽獸之上。又賞之以聖寵。飾其心若殿而御幸之。如是則原祖之所爲尊者二焉。有靈性而能識能愛主。有聖寵而心爲天主之殿。斯言奇也。惟信德確愛德切者能知其實義而感言矣。

原祖於犯罪之前全享天主之美賜而榮福不可言盡。然伊至尊於物中之故。乃因其藉天主之尊而已。致禽獸所敬於人者。惟居人心之造物主也。以後原祖犯罪即失聖寵。聖寵失而心殿穢。心殿穢而天主離焉。天主離人心而萬物與人相背。不但不奉人令。且更加害。一面人之靈性雖存。然因原罪而絕了寵於天主。原善不可復。永福不可受。永禍不可免焉。

幸蒙天主聖子降生成人贖萬世衆人之罪，立各種祕跡，將人之大事補好。致其能復原善，逐出魔鬼，再成天主之聖殿於現世，可望享其榮於後世。得救世主之恩而懷聖寵者福也。天地所不能容之大主，其心蘊之。審判生死者其靈藏之。且天主居人內，較世上之親友而百倍其情愛。人有之可自足，無求乎於外。或有所需，即祈之於內。獨居無伴，而以主爲友。臨危無靠，而有主爲佐。落難無依，而以主爲慰。此乃奉聖教領祕跡復原善之尊貴大益也。鄙薄世物以獲此恩者固福。寧失財帛致命不肯棄聖寵者愈福。

聖依納爵真信友也。言行美善，致他人稱爲懷天主者。號至尊。其所表之事亦至實。聖人之心誠殿也。上主欣然居之。天主異情交之，而依納爵虛心

仰慕於主。制軍定其死案。正聖人之神樂矣。所恐他人救之於身難。所願致命以飾其心殿。愈麗而加幸於主前焉。領洗後各人亦可稱懷天主者。但生平從善而勤備心殿。與上主居住者幾人哉。

省察 信友無重罪在身。其心實是天主之殿。上主居之。我知之否。善人願失財帛性命。不肯犯罪以穢心殿。我有此意否。

定志 自今以後。我宜竭力操善保聖寵。望天主不厭我心而居之。如是則懷天主於現世而得見之於後世。

二日 聖母取潔瞻禮

昔日依臘爾民奴居厄日多國。天主遣每瑟聖人爲使。轉令國王放之出境。王不從令。天主罰王及國民徐被難難九樣。終見君民不自省。乃遣天神。將士庶各家之長子誅滅。惟饒依臘爾各子之性命。王悚然放依臘爾出國。讀三月二十此後天主令依臘爾家家獻陳長子於主而視此子若上主之物。謝天主昔日饒各家長子之恩獻禮畢。父母當出銀五西格奴斯。銀錢之名值與華銀畧一兩與聖堂之鐸德收納。此稱爲贖子之禮。交銀之後。父母引子回家。未出禮者。其子滿數歲當住居聖堂服事鐸德行聖禮。並打掃經堂等務。亦有爲父兒然後獻之住聖堂服事鐸德若撒莫爾之所爲八月十九日每瑟奉主命又定例曰。凡爲婦產兒後四十日。產女後八十日。當來聖堂呈取潔之禮。禮物即滿歲之羔羊一頭。班鳩

或雛鴿一隻。窮者無羔羊，可呈班鳩一隻或雛鴿二隻。鐸德在聖殿近門之處，收納禮物而代獻於主，然後爲呈禮者誦經。禮畢，那婦可在聖堂出入若常人。

以上之律既定，衆民自然當遵守。惟聖瑪利亞無此任。蓋默示每瑟立依臘爾之律者，天主也。然耶穌是天主，本可自免於自己所定之律。一面聖瑪利亞娠其子，不壞童貞，亦可自免於取潔之禮。但母子願隱其尊貴，亦願立謙遜之善表。故不以其尊而推辭，惟守古教之規，若常民然。

耶穌聖誕後四十日，聖母抱聖子來日路撒冷聖堂，獻陳嬰孩耶穌之後，出銀五西格奴斯贖之。禮畢，又取潔。所呈即貧家之禮物，班鳩或雛鴿一隻。鐸德不知母子之尊，否則不但不爲之誦經，反且求其降福。因不明悉實

情故獻陳耶穌於主如常兒降福聖瑪利亞若俗婦。

時城中有聖人名西默翁者年老切望救世主降生。日前爲聖神默示於心曰。汝死前必見上主所許之基斯督。是日復受默照入聖堂。堂中見瑪利亞若瑟。即知聖母所抱之孩乃歷代先知所預言之救世主。西默翁歡幸赴至聖母前。雙手抱嬰孩祝曰。主尊爾言可遣爾僕安逝。因余目覩救世主爾立之於萬民前。光照異邦。榮貴爾民。依臘爾復謂聖瑪利亞曰。特爲此子。依臘爾民中。或興或墮者甚多。從之興其若標號然爲攻斥之所歸。逆之墮逆輩攻之。汝靈將必爲利刃所刺。聖母見聖子衆心之意由是發露。善惡至害其命死而心異苦分明。維時有大德之老婦名安納者。年紀八十四。自二十歲居孀守節。時時在聖堂內齋誦經。惟望救世主降生。是日亦受默示。得知聖瑪利亞之子。

乃歷代祖人所仰之主。遂在聖堂讚頌上主，並知後事，而向同心人預言耶穌將來之大榮。以上諸事畢，瑪利亞若瑟出聖堂上路回納匝肋本家去。路加二章

茲可切想以上各事之微義。

聖瑪利亞取潔不獻羔羊。嬰孩耶穌以此訓衆人。若曰：我乃出免世罪之羔羊。從古教之依臘爾民，世所祭之羔羊，無他意，惟預事表指我。其祭本無效驗，獨藉我自祭於苦架之妙效，而可赦人之罪矣。

鐸德設若問聖母以不獻羔羊之故。聖母可對曰：無靈之羔羊，我不獻。惟獻我所生天主性人性全智全能全善之真羔羊。我以銀贖之回家，而將養之。到其天上父所定之大日。日至，我此羔羊必進日路撒冷城，自祭其人。

命以補天主之公義而贖普地萬靈。國民一千數百年來所祭於主之萬萬羔羊不及我此羔羊也。

再者聖母獻耶穌之聖堂，表意將來奉教各地所有之聖堂。西默翁與安納爲人老邁，見耶穌之後不日將死，皆表古教之當廢。聖瑪利亞聖若瑟青年身壯，表新教之當興。昔日撒落滿所造之妙堂爲異教人拆毀。如德亞人復修之。工竣後衆民見新堂不如舊者華麗，即心痛。亞涉吳先知訓民曰：勉哉。依臘爾勉哉。復逾些時，天主將驚動天地，世人代代所慕者，救世主將降臨而榮此殿。其榮較古殿之榮愈妙。先知此語驗於聖瑪利亞獻聖子之日矣。是日日路撒冷之聖殿成救世主自獻於天上父之堂而榮極。但彼時明悉此諸事幾人焉。

現今普天下各地有聖堂。其堂雖造的俗常，然榮勝日路撒冷之殿多矣。蓋天主聖子日夜居之，時常自祭於之。噫，知者罕也。誠心信輩愛慕居聖堂之大主者是耳。伊心領聖體，若昔日聖西默翁之抱嬰孩耶穌在手，可藉其言曰：今可遣爾僕安逝。因余目覩救世主。

耶穌之先惟有如德亞人識真主宰。今日西默翁讚誦天主恩使聖瑪利亞之子光照異邦，導各國之民行天堂之路。一千八百餘年之事明証此言之實。特此每年於聖母取潔瞻禮之日，聖教各堂之鐸德行降福蠟燭之禮。黃蠟乃貞潔之蜜蜂。讀十一月十二日切想所釀，表意瑪利亞之貞潔。蠟燭之火光表耶穌衆靈魂之真光者。又曰：成燭之蠟表耶穌之身，燭心表其靈，燭光表其天主性。耶穌以此三者贖人類而引信輩升天。

降福蠟燭之禮畢，男女衆信輩手執燃燭，口唱聖經成排行，慢步遊聖堂內外。所唱之經畧曰：西翁若曰日路撒冷表意聖教其飾爾殿以接眞皇基斯督。爾欣然迎天堂之門聖瑪利亞。伊所抱者乃榮華之帝，乃照普天下之光焉。此聖禮即教宗熱納爵所興，有一千四百年。衆教友當愛之而切心與之。是日鐸德所降福之蠟燭，信輩存之在室。遇大雷暴風地震等危，或親人臨終，必燃之。

惟望衆信友以此諸情自勵，而熱心過聖母獻子之瞻禮，謝救世主照之從正教之特恩，讚美生產世人眞光之聖瑪利亞。求其母情佑其善生福終安息於永世。阿孟。

聖女畢使大 童貞

畢使大乃海蘭國今英國之屬地相之女。幼時喜悅誦經與聖事，特專於愛德之功。每日帶一婢出府遊歷小民各家，柔語慰病苦，濟食給錢施藥。方中皆敬其德，稱其善。富貴少年數人欲聘之爲妻。父母悉知，幼女不願嫁。遂見媒人來，屢屢含糊應對，而竟不與之定親。一面畢使大心恐父母早遲將人看上了意而放之。遂日日懇祈天主恩佑，賜其不嫁人而守貞終身。某日誦經後，許守貞之愿而禱曰：主，爾生我身秀美，見者戀而相思。我既許愿守貞，懇求爾賞我患病敗色，使人知悉而厭。禱畢，覺得頭痛。數日後，眼目一隻生白翳而失光。此事傳於外，無人來聘。畢使大心喜，請父母命得入靜院修道。

次年在主教前許三愿。聖禮之間，主教目覩大光由其頭射出而上，並得知此女將來有光照人之功。禮畢，衆見畢使大之瞎目無白翳，復得光明如昔。此後在院美德日進，神恩日甚。

逾數年，畢使大同貞女三人離院入青杠亦稱橡樹林。各在樹下造小棚以住。在

此效學厄日多，隱修之女而苦身甚嚴。朝夕獨專聖事不息。幼女數十人來從，畢使大造院納之。

維時天主以異恩賞賜其德，所顯之聖蹟多端。茲只題其中之一二。

一日患大麻瘋亦稱曰癩之兩人來求醫。聖女誦經後取一盆水，其上畫聖號，叫

二人以此水互相洗身。其中先受洗者當時療瘡，猶恐手洗同伴之身而復再染病，遂忙忙離此地而行。其伴來稟聖女以此事。聖女跪地誦經後，

患癡瘋者身不洗而痊。心下大樂謝主恩而回家。此時先受洗而瘡者步行一二里。忽覺舊病再生。片時身癩如前。大痛來求聖女施治。聖女答曰。爾待人無情。何堪求人用情於爾。遂逐之不管。

有一幼女名達利亞者。雙目胎瞽。未曾見光。自孩時熱心事主。言行均善。一日來求聖女轉達於主。賜以眼目之光明。聖女誦經後。達利亞果得其所願。且見天地人物。而初則大喜。次則覺眼目有所覩。而心有所動。心恐因此犯罪而失天國。遂來見聖女。復再請曰。光明之眼。可陷靈魂於罪。不如瞎目。令人歸向於主。可求天主還我生來之病。畢使大誦經後。達利亞雙目仍然失光。幼女歡喜謝恩。然後拄棍摩路回家。

有十二歲之女。耳聾口啞。母親引之來見聖女。求轉達。聖女謂女兒曰。你願

否守貞同我事主在此。母親曰。我女耳不聽口不言。怎得應答呢。畢使大手挽女兒之手曰。你不答言。我不放你。女兒明聲說道。願守貞終身在此。以後在院修道。耳聞舌便若常人。

某伯爵之女願從畢使大隱修。父親不准。某日幼女暗地出室來院。父親心怒帶家人上馬來院。欲強取其女回府。衆將到院。畢使大向之畫聖號。人馬即時立定。頑然不能動。伯爵悉知此事。乃天主所顯之能。遂甘心承准其女住院。話未訖。人馬身體活動可行。

聖女之名傳於海蘭各方。來跟從之貞女日多。畢使大分派其女處處造新院。每年遊歷地方。住居各院數日。在衆女中似母之在家。究竟年紀八十七。預知臨終在邇。貞心歡樂。以此事報衆女而朝夕備善終。西五百二十

三年二月朔日安逝。華曆則梁高祖之時。

以後地方中人造城於聖女所居之林，取城名基耳達。譯曰青杠樹之棚。

切想

主耶穌訓人云：倘爾一目陷爾於罪，當抉而擲之身外。寧可獨目入天國，不願有雙目而投入火獄。瑪竇十八章九節世間萬務之中，惟得天堂爲最要。世福

不全亦不長，不足貪圖。天堂之福無限無終，人人當盡心仰望竭力尋求。然得之之法惟一，行善避惡是矣。

夫行善必受誘惑。私慾邪情攻於內，世人世事攻於外。惟勝內外之仇，方可到天堂。

比如某人阻我行善，引我犯罪。此人雖友雖親，然因其阻我升天，實是我之

仇當力抵其攻。若不能勝，則當棄之。我在某地某位，可望積財成富貴。但我在此時常犯罪。我當視此地此位若仇，而竭力勝誘感。倘不能勝，我仍然當棄之，或遷居別地，或改門路。總之，凡阻我到天堂之人或物，雖至親若兄至要若目，我當與之絕，以免永禍。

讀今日之事，可見弱女二人立此善表。畢使大色美，心恐因此而不能守貞立大功，遂求主賞之。患病敗色，以保其貞潔。幼女達利亞生成盲瞽，而心淨玉潔，後得光明，而因其所見，不免受些誘感。心恐犯罪，願仍然失眠目之光。二人究竟得其所求，而欣然受艱難事主。正是明達聖道之信友而實行吾主所出抉目之言矣。信輩世世頌之，天主在天堂厚賞之。

省察 行善得天堂乃世務之至要。我知之麼？人或事阻我得永福，我理

當離其人棄其事。我照此道而行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以得天國爲緊要之務。且知受誘惑必難取勝，是以我預先查人或事害我之各情而避之。

三日 聖伯納爵主教同列位婦女幼童 致命

古書載今日列聖之言行如下。

伯納爵出世於羅馬東方亞爾默尼省師把司城。三月十日幼時讀書。年紀二十

餘學藥行醫。頗有聲名。悉知操學不如練善。遂習德專聖功。城鄉無不稱頌。某年師把司城之鑾牧身亡。衆神父信輩推伯納爵即位。

新鑾牧上任。理本方聖教事務數年。然後欲獨居隱修。乃卸任進山。選洞爲室而居之。以誦經沉默唱詠爲朝夕之務。聖德隨日成全。久之山林之野。獸獅豹等類。不但不害聖人。反且愛之而服其權。若民之服君。每日來主教居處。或見之誦經。便遠待不撓亂。觀聖人經畢。即進而在其身邊往來。聖人慈言謂之若語人然。其中或生病或受傷者。無不在主教前哀嘶若

求痊。聖人畫聖號。其恙即瘳。伯納爵在此不知許多年歲。神強身安而心樂。

維時羅瑪東方以李習義爲帝。以瑪濟命爲王。風波至嚴。有許多信友致命

於刀下。或於鬪場。

正月卅日

猛獸之牙。某日官兵奉命上山捕獸。以供理場事

之官。

正月廿六

使用。羣兵無意之中。到伯納爵居處。見洞外野獸數頭安跼。洞

內白髮白髯一老人。跪地誦經。即止步驚看。野獸等目擊。忽然退入深林。兵弁上前。問聖人姓名。若何在彼。何久等情。然後遣兵回城。稟上制軍。以所見之事。制軍查究。得知居山此人。即本城前任之主教。喜甚。命押送來案。兵弁得上命。謂聖人曰。制軍請老師進城見面。聖人喜色說道。余望此日久矣。即時離洞。從兵到衙門。制軍坐堂。僞言說道。本部堂久知主教爲

國神所愛，今日得會爲幸不小。聖人慈顏對曰：求天主降福制軍，惟當知所稱之國神實係邪魔，敬之而望受福必自欺。制軍發怒，令棒主教。聖人在棒下不改喜色。刑中謂制軍曰：汝欲將我分間於天主，但枉自費心。主耶穌在此佑我，我不怕你。制軍令送主教下獄。

城民悉知伯納爵之德，每日引病人來求施治。有小童着魚骨刺喉將死，母親送之來。聖人跪地誦經，片時小童無恙隨母回家。

逾數日制軍提主教，令綁之於椿而重鞭。主教身體愈痛，心下愈樂，謝主賜以致命之恩。少頃徧身皮裂血流滿地。刑役送之回獄，只見婦女七人快步上前，白手巾拭地上聖人身所滴之血。

維時信輩甚敬致命者而存其血若聖鬻

刑役押送

七人去見制軍。制軍命之祭菩薩。一婦曰：菩薩久住廟中，滿身灰塵不堪。

請移之到城外湖邊以洗。方可有心示敬而祭之愈切。制軍聞言只量衆女畏刑有意背教。遂令移菩薩像至湖邊。並解七女跟隨以行祭禮。刑役依令。既到。婦女等一齊下手。將菩薩投於湖去。

制軍知悉。令綁七女於樁。鉄籠抓其身。刑中婦女等見天神降臨。謂之曰。勉哉。苦刑片時。享福萬世。制軍命備火焚之。刑役奉令。一婦欣然自投於火。其兩兒從之入火中。乃十餘歲之童制軍歎曰。弱女小兒戲我矣。婦女六人亦自投於火。迨至火熄。九人身體全安無傷。制軍命鎖二童在獄。而就此地斬衆婦女之首。七人同聲祝曰。感謝天主。賞賜我等以致命之福。少焉。衆女死於刀下而升天。

制軍令解主教到湖邊而投之於深水。刑役奉令。但聖人入湖不見溺。反且

步行水面若履堅土。時有數千人觀看。其中廟之司祭甚多。祭菩薩之鐸德主教立於湖中謂之曰。女信輩投菩薩於湖。菩薩沉溺未見浮出。刑役投我於湖。我蒙天主保佑能步行水上不見溺。爾等倘或實意信菩薩爲神。可行下湖以履水若我。事成可証菩薩有靈。

司祭等聞言驚訝無言應對。制軍責之無德。不能彰揚國神之榮。司祭等六十八人無奈。只得作備以試此危事。遂聚集誦其異端之經。大聲喊菩薩之名求保護。究竟昂然一齊下湖。皆沉溺。多半死於水。聖人說道。衆可知誰神爲真。誰教爲正。說訖。回湖岸來自交於制軍。制軍命斬之。聖人端跪引頸。須臾刀下首落。聖靈飛上天去。獄中被禁那兩童亦死於刀下。得復見母親在天堂一同享永福。

時西曆三百一十六年，華晉愍帝之時。

患魚骨刺喉之病者，求聖伯納爵轉達，素有效驗。

聖楊斯加 主教

楊斯加乃法國貴家之子。生於西曆八百年，華唐德宗之時。年紀五六喪母親。發蒙讀書不數月，夢見一聖女。其女訓之曰：吾兒欲同母親享福在天，自當棄孩兒好戲玩之心，而專於聖事。楊斯加謝教許奉命。此後攻書習德，盡心竭力。年紀十二，爲父親所託於本篤會。三月廿一各爾比院之長上。楊斯加在此精學練善。西八百一十四年，法皇嘉畧。正月廿八崩駕。楊斯加耳聞自想道：榮貴如是之帝，畢竟不免死，可知世間之福惟虛，不可因之而冷。

落於靈魂之事。

年紀二十稟父母命後，脫俗服着靜士之衣而修道於本院。隨後奉命往撒生之地。現屬德國居新院。在內課訓書生，在外講道勸人。年紀二十六陞神父。維時丹國爲賊蹂躪，王逃奔法地。在此奉教領洗。次年國已平息。王復位遣使請法帝派神父數位來丹傳道。帝委各爾比院長挑選神父前往。長上初派二位。其一乃楊斯加。神父奉命進丹京，立學堂訓本地之幼童攻書習善。望其將來領聖品化同鄉之人。

逾兩年瑞國之王亦使人至法京請帝遣神父來本京。帝請各爾比院長派楊斯加由丹過瑞。院長如令。楊斯加帶幼神父數位上船出海向瑞而行。路中賊匪攻船，將神父等所有之物奪盡。神父不以此廢志。幸得靠瑞國

碼頭入內地傳道，化人許多。

逾四五年，楊斯加陞爲項布赫之總鑒牧。次年教宗推之爲全權之使，辦丹瑞等地聖教事務。十年內新鑒牧陞神父甚多，而派之往各處訓民。西八百四十五海賊入項布赫城，將士庶之財帛劫了一空。有許多信輩離城遷往別地。聖人不失望，復再立功如昔，而聖教仍然大興。某年瑞國王薨，新王恨聖道，異教人將傳教之神父等逐出境外。聖人進瑞國之京見王，說開明辯聖教之真實不可禁。久之王半信半疑，說道：「此事以人之明悟難達，可拈鬮問神。」鬮順或逆，可知上天之意。遂令當衆試之。聖人心內切禱於主，祈之顯能。某大官奉王命拈鬮數次，屢屢全順。王心服，准主教神父遊地勸人。鑒牧歡喜，派神父等復散各處傳道。且知人心在上主之手。

人語本不可挽之從善。遂倍加克苦祈禱。言行竭力效學聖瑪爾定主教。十一月事事求其轉達。以所有之銀錢散濟窮苦。各方寡婦孤獨者。視之若父而靠其施捨資生。復活瞻禮前嚴齋內。聖人每日接貧窮四人同食。餐前與之洗足。效學主耶穌死前之謙遜

彼時歐洲北方之風俗。兩國相攻。輿擄人爲俘而賣之。若牲畜然。聖人贖虜之外。猶盡心勸衆人廢此敝俗。事雖不全如意。却亦導得許多人不敢犯此惡。

聖人功大。天主賞之。先知將來之事。屢屢預言人之禍福。而言無不驗於事。不時用聖油傅病人之身。或祈禱畫聖號於其頭上而病即瘳。

主教年紀六十四臨終。二月朔日領聖事後命燃黃蠟燭三枝。一在聖母。一

在聖伯多祿。一在聖若翰祭台上，並請衆門徒代爲轉達。自在薄床誦聖詠不止。二月三日氣將絕，命門人代誦。未幾自託於天主之仁慈而逝。時西曆八百六十五。

歐洲北方各國之信輩，世世記聖人之名而敬之若主保。

切想

據聖經所載，天主造禽獸之後，自忖曰：可造肖似於吾之人，而賜之以權柄，使其轄制海、魚、天、鳥、山、獸、及地、上、之、蛇、虫。

創世誌一章廿六節

世間大小國先有民，然後有君。否則君無下屬，其名虛矣。天主先造蛇、蟲、飛禽、走獸，然後造人。賜其認識敬愛天主在上，榮王於萬物在下。再者，原祖受造之後，天主令禽獸來其前，使亞當典之若君之典民。禽獸奉令，各分

類來原祖前。維時亞當受默示得知各類之性質而照其牲取其名以稱之。禽獸咸識原祖爲上主所遣之臣而全服其權。

以後原祖犯罪背主。萬物失敬背人。蛇虫獅豹虎狼隨本性肆害。人類在其中苦然難存。居一方先當滅惡獸。否則爲伊所攻。看來咎天主造猛獸之不仁者大錯。當咎人類犯主命觸物怒之罪。

聖人造妙德在世復原善於心。其勢畧似原祖之勢。故此素見惡獸忘其猛視人若主而奉其命。聖伯納爵隱居野中可比地堂之原祖。尊王山獸之間而以之爲僕爲友。事雅觀而善以訓人矣。

獸變善而近於人性。人習惡而偏於獸行。殺伯納爵及衆婦女幼童之官。可謂敗人性於已而智仁不及山獸也。

省祭 人類背主。萬物背人。要復人之原權。先當復人之原善。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見物背人。不能咎天主。惟咎人犯罪。自取其害。

四日 聖安德肋 閣習義 主教

閣習義乃意國福落蘭士城富家之姓。西曆一千三百零三年，華元成宗之時，有此家之夫婦二人同居已多年而無嗣。是以富中無趣，不留心於世務。惟虔誠敬主行善功。某日二人在經堂聖母祭台前許愿曰：倘蒙主恩得生一子，必獻之於主。父母可獻小孩於主願其修道守貞但小孩長成人猶可自主以還父母之愿或否天主垂允其禱。是年夫人懷孕將分娩，夢產一狼。其狼初則惡極，次則赴聖堂變至馴一羔羊。逾一月聖安德肋瞻禮之日生一兒，取其名曰安德肋。父母得意歡樂數年。仔細撫養小兒，請名師課訓。所望孩兒愛善好學。殊不知安德肋年紀十餘，言行不甚合理。賦性疎忽，暴躁厭書，好閒。老師勸勵不聽，父母責答不改。畧到二十歲，結交不良之輩，隨奢華子弟亂為。傲上

慢下，舉止無忌憚。父母心愁納悶。幾至埋怨以有子不如無。母親晝夜灑淚誦經，懇祈天主變化此兒。

某日安德肋行的有反理不知之何事。通城噪動。母親痛心責之。安德肋心不服，怒目厲聲應對。母親苦然謂之曰。我之夢不虛。你正是我夢見之野狼。語訖入臥房而哭。

次日安德肋怒息而心悔失敬之罪。乃見母親求救。母親善言訓之。說問安德肋問以夢見豺狼之事。母親曰。我昔年出嫁汝父，久居無育。時時求主賞我生子。一日同汝父在某聖堂聖母祭臺前許愿曰。倘蒙主恩產子，必獻之於主。蒙聖母轉達，天主歆享此愿，屑賜我懷孕。將彌月，我夢生一狼。其狼野性兇惡。我正在愁悶之際，忽見此狼奔入聖堂，變極淳極善。一羊

羔。我目擊大慰。次月聖安德肋瞻禮日汝已出世。迄今見汝舉動可知汝實是我所夢之惡狼。其狼將來得變爲羔羊與否。惟天主知之矣。數年來我心疼之日多。不知心慰有時否。說畢仍入臥房雨淚祈禱。安德肋心情大動。各人獨坐沉思。良久立身出室。逕到經堂內聖母祭臺前。跪地禱曰。聖母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之母。猛狼在此伏於爾膝下。求爾母目垂顧而爲之轉達。使其改性變成羊羔。淳樸從爾聖子行善。說訖留此半日誦經默想。而竟自覺全化願歸善。似聖奧斯定而爲母親心血所後生出經堂直赴家爾默爾會院。五月十六日十月廿四日見長上求收納爲徒。長上問姓名後說道。相公願出家離俗。所望何事。安德肋稟道。昔日父母將學生獻於主。欲學生事主操善。迄今學生辜負了父母一片之好心而浪蕩未行天路。茲蒙上主降恩

感化學生立志改途自新。切望長上不見棄，惟准學生入院習德贖罪。長上聞言躊躇難決。畢竟造手書遣人寄之安德肋家。

且說是日將末，父母因久未見安德肋，又不知其所往，故不免思念兒素常言行之不軌而心慮。正在狐疑之時，見人寄書來，即畏懼急拆書封看，得知其子欲入隱院修道，院長請問可否收納。母親歡喜曰：此即我狼成羔羊之日也。夫妻當時來院，求長上納子。事說成，乃賀安德肋改向之善舉，勸之恒心守志勿廢。究竟託之於院長，相別而歸。

安德肋在院謹守規矩，細考老隱士等之言行而效學。一面長上欲試其居心穩定與否，是以凡有卑下之務，若烹調餼味侍席，或看門掃地等事，即派安德肋作之。安德肋初則爲多年矜驕好安之慣習所纏，聞令而厭然

不悅。次則徐變謙遜愛苦而屢屢欣然奉命。非緊要之事。不語。通日默然手工看書。或誘之犯規。說長上不能知覺。安德肋對曰。我守規非欲取幸於長上。惟願感天主赦我生平之罪。長上不見我犯規。天主在我左右不離。豈可瞞之哉。

次年安德肋行許愿之禮。此後愈加誠心事主。每日血鞭本身。苦衣不脫。七日內嚴齋四日。以麥餅井水爲飲食。在外看顧貧窮而爲之丐衣食。親戚目視咎安德肋行事玷辱本家之體面。特意着人跟隨之。一路咒罵。安德肋直若罔聞。昔日之朋友遇之。時時譏笑曰。你何蠢愚如是耶。日前同我朋友玩耍。豈不好乎。迄今破服遊城討口。豈成事體乎。你在夢中。甦醒在何日。等語。安德肋喜容應之曰。醉生夢死者。不守天主之命是也。我昔日

尋樂獲罪至多而心究竟不真樂。現今克身竭力補贖而心下實安。

好信輩早覺安德肋習德之剛勇而敬之。時時自託於其轉達。一面安德肋愈見世人從慾之無智而愈覺懷厭俗願攻聖務之意。天主愛其善。賞之以內恩而不時顯能於外以証其禱之效驗。

安德肋之母舅腿上生瘡已數年。肉朽骨現。用藥無益。病人冷淡於靈魂之事。因不能出外散心。故時常邀請朋友等來家打牌擲骰。全無善生福終之意。安德肋每日懇祈天主化之。讓之以年月之恩。望其行補贖。某日到其家與之請安。母舅見面發怒說道。棄親背戚之討口子。誰叫你来此。安德肋對曰。特來問舅父願否治病復安。母舅聞言生望。息怒說道。復安有何法。安德肋曰。有法。其法甚妥而不難。病人曰。何也。安德肋曰。舅父每日

誦在天云云申爾福云云各七次。守大齋不打牌。七日如是。其病必瘳。母舅信德不甚確。但見外姪說話不疑惑。便心覺感動。遂謂之曰。願照汝言而行。汝亦當轉達於主。使我得救生命。安德肋許之。二人依約而行。第七日安德肋來母舅家問安。母舅歡然謂之曰。我腿不痛矣。可望惡瘡得瘳。安德肋問道。可步行否。答曰。可。問。我二人往經堂謝恩何如。答曰。善。二人出街到聖堂。誦經後即歸。安德肋說道。可考瘡何如。遂將包布揭開。只見腿上無瘡。鮮肉自若。嫩皮潔淨。衆人大奇。母舅感上恩。以後改途習善。

安德肋年紀二十八。陞神父。初次獻聖祭之時。蒙主異恩。得見聖母瑪利亞。發現慈顏撫慰。此時本家之父母大樂。每日謝主賜生子之德。昔日之愁。迄今忘却矣。如是和平再過數年而福終。一面親戚等感於安德肋之美。

名無不改心而敬愛。

某年安德肋奉命進法國之京都。路過亞位隆城。見盲瞽一人在經堂門外求哀矜。即心憐。遂上前畫聖號於其雙目上。盲瞽者即時明見。

京都之事成。回福落蘭士本院。次年蒙衆士推立。當本院之長。在任時顯聖蹟。醫病預言等事。某日當某家小孩之代父。洗滌之間。忽然變色愁顏。視代子而垂淚。禮畢。某神父問其下淚之故。安德肋曰。此子將來不習好。其家必喪於之。逾二十餘年。此子反叛死於刀下。其家因此失爵喪名。

某年斐所肋之鑿牧身終。衆神父推安德肋即位。聖人聞風。潛地出院而隱。衆尋之數日未獲。神父等聚集願再推一人爲鑿牧。但聞三歲之孩說道。安德肋神父乃天主特選之鑿牧。伊現在某處隱匿。衆神父遣數人到小

孩所說之處查看。維時美容白服一小孩發現於安德肋說道。不要畏懼。我將護佑爾於重任。言訖不見。未幾衆神父所遣之人到。聖人見事不可免。乃從之進城。

陞舉之禮畢。新鑿牧上任。不但以尊位而驕矜避辛苦。猶且愈見謙遜。尅身。苦衣之外。晝夜腰束鉄帶。每日誦痛苦七詠後。續念諸聖禱文。而同時自鞭。至嚴於己而待人以慈。細察本屬缺衣食之家。而派人給其所需。倉廩素見空虛。但蒙主恩顯聖蹟。不知麥由何來。而倉自盈。每瞻禮五。集貧窮數人而與之洗足。以效學主耶穌之善表。某日來一人。滿足惡瘡。爲聖人手滌之後。其瘡痊癒。

聖人善治本屬二十年。爲天主寵幸。爲衆信輩敬仰。西曆一千三百七十二

年，聖誕瞻禮之日，主教年紀七十二得見聖母瑪利亞並受默示得知三王來朝瞻禮必身亡。次日患病。西正月六日三王來朝瞻禮，領聖事後，明聲誦我信全能者云云。誦畢默然伺候天主之命。未幾弱聲辭衆神父，自託於主而逝。

信輩常來其墓前求轉達。所顯之聖蹟於此不少。西一千六百二十九年，教宗魚爾巴祿第八將其名列於聖人之冊。

切想

昔日天主令依臘爾民曰：各家當獻長子於我。出谷記二十二章二十九節 特此古教亦稱

梅瑟 有獻子之禮。本月二日

生養兒女乃夫妻婚配之首意。然賞賜男女成父母者，即造存萬有之天主。

夫妻求子，當求之於天主。生子之後，當視之若上主所賜，亦當獻之於主，而以聖道訓之，使子學返本追原，以敬愛上主在世，以享其福在身後。世人多不以此道而行。樂意得子以爲家系有續，自己老邁有依，而無餘心謝造物主好生之德。舉女，愈加無感佩之意。因女生外向，將適之他人，與己無甚補益等故。明聖理者不然。生子產女均樂。因子女皆天主所賜，皆有靈性能識能事天主於身前，能同父母安享永福在天。

世人所願，其子有福有壽。所懼，其子貧乏身亡等禍。長於聖道者又不然。以子女操德習善爲首樂，以其背德從惡爲頭慮。

今日聖安德肋之父母好信輩矣。無子，即求天主賜以生育之恩。得子，即獻之於主而仔細訓之以善。迨至安德肋長成離善偏惡，父母大痛，寧可見

他身死，不願子存於世，以背天主。遂日夜懇祈，上主化之。一面責答安德肋，不稍護庇之於其浪蕩之行。正明洞兒女先歸天主之父母矣。生之若受重托於主，惟願盡心充任。究竟見安德肋出家，不以獨子不娶而絕嗣之思埋怨，惟以子孝事天上父，將來必得永福之想而自慰。讀者當稱亦當從焉。

省察 兒女爲天主所賜，乃天主之物。我知之麼？子女既是天主之物，我爲父母者當以此思自醒而救兒女於惡，引之於善，以還之於主。我知之麼？定志 兒女先歸天主，後歸我。教養，我必先天主後己。

五日 聖女亞加大 童貞致命

古書畧載聖女之言行如下。

亞加大乃羅瑪國西西里亞省加達納城貴家之女。自孩年敬愛天主習善。西曆二百五十一華漢後帝之時，羅瑪國各省之督撫奉德西約皇帝旨令尋究信輩，千方逼之背主。西西里亞省總督爲人貪財好色，賊官錫斐諾法爾葛二人與之同謀害通省之教友。某日查得亞加大年紀十七八，色美家富從天主教，即以此事稟上總督。總督慳吝圖淫之性發作，自想道。我將遣人拿獲此幼女來案。名以其奉邪教之事問罪。實暗地誘之從我。伊若願從，我便中得美人。或不願，我即照例問以死罪。幼女正法後，我奪其業而益家不淺。

亞加大之父母似已過世據羅瑪男女蔭襲無異之律父母之產業全歸於亞加大得之手總不虛

出。熟思之後，遣差捕拿亞加大。差役奉令押送幼女逮案。總督目視，得知其美色之名不虛。遂不問而令差役送亞加大到某街某家。差役即時押幼女出堂向該家而行。

且說維時某鴛母有名於加達納城。養的有九女，皆百媚妖嬈。是日總督之某心腹人來見鴛母，暗地告之曰：總督欲取某家之女名亞加大者爲妾。今日藉此女奉天主教之故而出差捕拿。但不囚之於獄，惟託之於爾。望爾引誘他從之享富貴。事成，總督必厚賞汝。鴛母許用心奉命。未幾差役等押送亞加大至。鴛母優禮相接。衆女圍着顯情。亞加大目擊心知其爲何等之人，並洞悉總督之意。遂毅然不還禮。惟明聲稱天主聖名求救。以後之事不細談。只說聖女囚於此屋一月。所見無一好事，所聞無一善言。

衆女輪番勸之奉總督之令以得快活以免苦刑。亞加大厭然不聽。鴉母改法。毆打聖女之外。猶與之斷飲食。聖女心若太山。始終無變。逾一月。總督之心腹人來問事情何如。鴉母說道。百法使盡無益。硬石猶可輓。此女心志不可移。總督知悉。令送亞加大來案。

是日聖女爲差役押入公堂。總督問姓名年紀後。謂之曰。汝家尊猥何如。亞加大答道。我家尊貴。考我宗族可知之。總督曰。既然尊貴。爲何見卑奴之鄙行以效尤。奉從聖教答。天主台前我不敢自誇爲貴。獨自稱爲婢奴以事之。問。貴家之女豈可自稱爲婢奴乎。答。事基斯督者乃貴中之貴。問。國中之士庶等事國神者。豈不亦爲貴乎。答。汝等事金木水火土而奴於心慾。其奴無貴矣。問。汝此語辱慢國神。却是何故。答。汝等雕偶鑄像所敬之神皆

邪鬼。我厭之。總督曰。國神至尊可敬。汝不奉旨祭香。即成大犯。當歷重刑。

聖女曰。方說國神至尊可敬。然可願汝妻效學衛侶。私偷香竊玉否。汝可

從魚霹得之強暴盜淫否。

衛侶私乃女菩薩生時慣姦最淫
魚霹得乃男菩薩生時惡盜多詐

總督大怒。令

掌聖女之面。刑畢。亞加大曰。我等信輩說人肖似於天主。乃至大之譽。因

天主至善故也。我說爾夫妻像似於菩薩。爾以此言爲辱罵之語。豈不明

證菩薩之鄙陋不堪乎。總督曰。足也。汝當焚香。否則受烈刑至死。答。若投

我於猛獸。

正月三十

獸聞基斯督之名。必忘其猛。若擲我於火。天神必降天露

而火即滅。鞭棒我身。我心中有聖神。衆刑不懼焉。總督令送聖女下獄。並

謂之曰。汝當熟想我言。以避重刑。亞加大對曰。爾更當悔罪改途。方可免

永苦。

次日總督復提聖女而問曰。爾今日何如。願全性命否。聖女答道。基斯督乃我之性命。曰。汝當自惜。不可固執如是。致青年而慘死於此。答。爾宜認識造物主。否則爲主審判而嚴罰。總督令綁之於刑架而動刑。亞加大忍受鉄籠火鉗等刑。苦中說道。田麥當割而打。方可收入倉廩。我是基斯督之麥。致命於刑。必入天國。此我福也。總督命割聖女之乳。刑役依令。聖女責總督曰。忤逆暴虐昏官。你敢割我乳。難道你孩時不曾食過汝母之奶乎。可羞可愧。總督命送之回獄而斷飲食。

是夜亞加大見一老人入黑獄。小童手似執亮跟隨。老人善言撫慰聖女。並說特來治其傷。聖女曰。我自孩年靠望天主保存。概未用世間之藥治病。今將身終。豈可異行乎。老人曰。我敬愛天主之人矣。賢妹可放心勿畏懼。

聖女曰。老師有這等年紀。我身這分傷慘。有何懼焉。多謝老師慈心矜憐。但不敢領高藝求醫。主耶穌全能一言可補萬物。豈不能療瘡我傷哉。老人曰。我即吾主之宗徒。承命來此與賢妹施治。說訖不見。聖女即時覺身傷痊癒。膝跪叩首頌曰。感謝爾。主耶穌。不棄我卑女。特遣爾宗徒來撫慰醫治我身。

復逾數日。總督提亞加大。謂之曰。今日可奉旨祭神。否則仍然動刑。聖女曰。祭何神。一言而療瘡我傷者。乃真神。我敬之。總督見亞加大之傷。果然醫好無跡。大驚問曰。治汝傷者誰。聖女曰。天主聖子耶穌基斯督。總督怒曰。汝尚敢題此名呢。亞加大曰。我心無時不慕之。我舌無刻不稱之。總督曰。可再用刑。看基斯督來否救你。遂令刑役如此如此。刑役奉令。以瓦礫紅

炭鋪地，然後將聖女輪滾於上。

忽然地震，堂上一牆砉聲而頽，將賊官錫斐諾法爾葛二人壓死。城中房屋傾倒不少。百姓羣奔總督衙門來，大罵昏官無故暴虐聖女，惹觸天怒降罰。總督惶恐，令送亞加大回獄，自赴後廳避衆怒。

羣人一齊到監獄看亞加大。聖女徧身重傷，端臥獄地，雙目注上，禱曰：「吾主天主，感謝爾造我於世，堅我於德。謝爾賜我守貞潔，免諸穢，歷刑存信德。茲離此敗俗之時，懇祈爾取我靈魂升天，賞之永享爾福。禱訖，閉目安逝。」

信輩婦女等取其聖屍而安埋。逾數日，總督過河，跌墮中流，淹死。

此後加達納城居民無不稱亞加大爲聖女。信輩異教皆來其墓前求轉達。

得身靈之恩者甚多。

次年城外之火山山名耶得納迄今不時又吐焰洪聲如巨雷，焰中吐灰冲天，山心之坭石

燒化成火江，由山頂流下向城而奔。羣民忙赴聖女墓前求救，並取聖女

之頭巾懸於墓內回來，置之城牆前堵火江。火江至此改向別流，一屋不燒。城

民感恩愈加敬愛亞加大。迄今一千六百餘年耶得納山吐火數次。城民屢屢用亞加大之頭巾堵火而無不見效。

亞加大之名世世有榮於聖教。鐸德每日稱之於彌撒中。患乳病之婦女求其轉達，素見復安。

切想

聖經書載耶穌訓門徒之言云：我已立表與爾衆，使爾照我所行而行。若十三

章十
五節 此乃全善天主之語。聖人中雖至高之德者，誰敢訓門徒以如此之
言。誰敢自指若式若則，以令他人效學其所行爲成聖之道哉。然聖人所
不可賜之訓，天主聖子降生賜之有理。因其與天上父同善故也。一面聖
教聆此訓之後，信輩各人無不應效從。

一千八百餘年來歷代聖人以耶穌此言爲朝夕之思，以實之於行爲時刻
之習。思耶穌之謙遜。即攻矜驕於己。思耶穌愛人至生於世與我類同卑
賤辛苦，即離父母妻氏家鄉往遠地以救人靈。思耶穌忍耐寬容仇讐，便
細心避忿怒嫉妬怨恨。思耶穌甘心死於十字架，即寧可致命不願背主
等情。一面吾主耶穌在天堂掌握無限之權，慈目視各信輩勉力效學其
德而降恩與之行善。如是則人力補以上佑，致善者攻德超過其類而畧

似於救世主。

異教人無全善之師。若耶穌以開其昧，無全道之書。若聖經以照其行。伊所敬者，人也。其人生時之功德，雖有些可取，然短處猶愈多。其死後，又無所可賜與人，以佑之行善路。此乃異教人願習德而勢不如信輩之首故。若論在生從惡之人，而爲後世所敬祭若神者。此曹不但無益與人操善之事，猶且以其昔日犯理之言行，而大敗美善於人心。况邪魔鬼隱匿於菩薩之像。僭納人之敬祭，而默示之行惡。此乃異教人願操善而勢不如信輩之二故矣。

昔時羅瑪國有如此生時爲惡人，死後稱爲神之男女菩薩數名。維時之信友時常以此鄙事譏笑異教人像似菩薩。異教男女聞言屢屢發怒。信輩

等訓之。若今日聖女亞加大之訓總督曰。我等以人像似於天主爲至美之譽。因天主全善故也。稱汝輩肖似於菩薩。汝等以此言爲辱罵而怒。豈不明証汝教之神不善乎。神不善。其行不可效學。行不可效學。即不堪得受人之敬祭。理自然也。是故西地衆人先後背菩薩奉聖教。

昔前羅瑪之民敬菩薩。風俗漸敗。萬惡續汜。奉聖教效學耶穌之後。世風徐正。萬善得興。明辨兩教善惡之別也。

省察 聖教中有天主之善表可效學。有聖道之書可讀。操德有定規。行天路有實向。我以奉教之恩謝主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心悼惜異教人難行諸善。而謝主召我從聖教。賜我以明訓神佑之大恩。

六日 聖諦篤 主教

不知諦篤係何地何家之人。在何時何處奉聖教。從聖保祿宗徒爲師亦不可知。惟考宗徒大事錄得知諦篤及弟莫得阿正月廿四乃聖保祿最寵之徒。隨宗徒或奉其委，遊歷亞西亞與歐羅巴兩洲交界之地多年。各處化人堅固信輩，大德明顯，豐功日甚。卒陞爲革肋達島之鑒牧。時在此地，時在四方海內各島傳教。某年聖保祿致書訓之以奉鑒牧任之善法。其書載於新聖經全部內。宗徒致命後，諦篤猶存於世多年。壽至九十，患病福終。

聖女篤羅德亞童貞聖得阿斐祿等 致命

古書畧載今日聖人聖女之言行如下。

西曆三百零四年，華晉惠帝之時，羅瑪國弟約格肋斯與瑪濟密亞諾二帝
共理國事嚴禁聖教。時家巴多斯省則撒肋城，有某家之女名篤羅德亞者，賢
智淑德，有譽於信輩中。某日爲人控訟於總督前。總督放差捕拿逮案。幼
女端步入公堂，正目視總督，無懼色。總督問姓名，年紀，後謂之曰：本部堂
奉旨傳汝來祭國神。聖女答道：造治天地之大主有旨，令我曰：爾當欽崇
汝主天主，而獨事之。瑪竇四章十節又曰：未造天地之列神，當棄。日肋米亞十
章十一節天主乃萬君之君。我奉其旨，不可從帝令而反天主之令。總督曰：倘欲救全
性命，汝不可輕上如此。惟宜從命祭神。否則交汝與刑役，以警衆民。聖女
答道：蒙天主賜佑，我願受苦，使同教者咸知汝刑不足懼。總督曰：據此言，
汝固執不改。本部堂再勸汝移志祭神。否則將動刑。答：汝刑苦人一時，我

願當之。地獄之刑永遠無終，我懼之。天主聖子訓信輩曰：殺身而不能殺魂者，勿懼。能兼陷身靈於冥獄者，斯可畏也。總督曰：倘獲罪於國神，國神能投汝於無盡之苦。答：所稱爲國神者，乃前世之罪人。伊生死無德舉動可惡。現今其靈在地獄受苦。敬之者將來與之同刑。我明知此道，豈可背真主宰祭汝神哉。

總督一令，刑役縛聖女於架。聖女謂總督曰：汝所當爲者，取其性命其速爲之。使我早去見我心所獨愛者。總督曰：汝所愛者誰。答：天主聖子耶穌基斯督。問：基斯督在何處。答：基斯督在天堂，坐於天主父之右。伊本與聖父與聖神同性同體。雖無處不在，然造的有全美之所，爲善人永遠之居住。此所萬萬殿閣華麗可觀，天色溫和無風寒，妙河清水恒湧無盡，草木幽青，其

葉秦秦不彫零。美花奇菓四時生熟不絕。此乃我潔夫基斯督榮王之天堂。我惟望入之以享其福。總督曰。此乃狂人所信無據之道。汝當棄之。祭神後。汝可出嫁享現世之福。此惟真實肉目可見之事。今日不奉命祭神。失却身樂之外。猶當死於刑。答。我當基斯督之潔配。切望致命後入天上夫之美殿。是以生死不祭國神。

總督命將聖女放下架來。似未曾動刑然後低聲令某兵弁如此如此。兵弁即時

出堂。未幾仍然進來。有兩女跟從。乃兩姐妹。自孩年奉聖教。前月被拿。因懼刑背主祭國神。爲總督厚賞得歸家安居。姐妹到案前。總督指篤羅德亞謂二人曰。此女迷惑於天主教之邪道。不肯奉旨祭神。本部堂心慈不忍用刑。茲託之於汝二人。可引之居汝家中而說之改途。事成。本部堂有

賞報與汝。姐妹奉令引篤羅德亞到本家，優禮善待而照令誘之背教。但語言信口不自心出。篤羅德亞早覺此事暗的想道。姐妹二女雖行事無理，然信德未死於心。似隱匿灰中之火，吹之必燃。遂不但不從其言，反且說背教之不可，致命棄此苦世，永享常生之福。語言出於肺腑。蒙聖女之貞愛，句句若火矢中二女之心。姐妹羞愧滿面，眼目不敢正視聖女。久之篤羅德亞勸姐妹悔罪，仍然欽崇天主。二人放聲哭起來，垂淚說道。我等悖教祭過菩薩之人，天主豈可復納乎。篤羅德亞曰。悖教之罪大。疑惑天主之仁慈而失望之罪愈大。天上父至善至悲，無罪不赦。只須汝二人痛悔告罪，天上父必歡然寬宥。二女跪篤羅德亞膝下，求代爲轉達。聖女欣然膝跪祈禱於主。是夜姐妹在鐸德前告解得罪赦，求主賜以致命之恩。

作補贖。

次日三女一同入公堂。總督問姐妹以所託之事。爲姐者說道。改途者非篤羅德亞。乃我姐妹二人也。昔日背逆眞主犯大罪。今日蒙上恩堅心願歷苦刑補贖前惡。總督怒氣填胸。令燒刑鍋。其鍋大細不一。或可容一人。或可容數人之身。鍋燒紅。總督問姐妹心意若何。二人說道。我等生死欽崇天主。總督一令。刑役將二人投於鍋。姐妹禱曰。吾主天主。懇祈爾歆納我等之苦。爲前罪之補贖。篤羅德亞撫慰之曰。勉哉吾姐。勉哉。主耶穌在汝側。將引爾升天。爾先我入天城。福哉吾姐也。少頃。姐妹氣絕。靈魂上升。而得永賞。

總督命縛篤羅德亞於刑架。且見其喜色異常。謂之曰。汝僞裝心樂。再待數分鐘。必見有變。聖女對曰。我喜信輩姐妹二人先背正路從邪。昨日改途

今日得常生。此刻天堂之天神聖靈咸皆歡欣慶賀之。我惟願從之升天與之同樂。總督令以燒紅之烙鉄烙其兩膀。聖女喜色不改。總督命送之到法場斬首。篤羅德亞禱曰。主基斯督。感謝爾招我卑女享爾妙福之恩。刑役將聖女放下苦架來。異教府史得阿斐祿笑篤羅德亞曰。汝到爾天上夫之殿。請採其花園內之花菓數種寄給我。聖女喜容視之說道。我必依汝之願。說訖端步從刑役。到法場跪地引頸致命。其靈離身升天。

且說是日府史得阿斐祿在家正同朋友等飲酒談叙。守門人來報有小童請見。得阿斐祿出花廳來看。是何事。只見數歲之孩童。面貌都麗可愛。俏然直行上前。小筐內取異菓三枚。奇花三朶。獻於得阿斐祿。說道。此乃貞女篤羅德亞所許之花菓。正由其潔夫之花園所出。說訖不見。得阿斐祿

奇異若痴。須臾回思，細看花菓，愈覺其美，世間無匹。乃取之入花廳，謂友客說道：耶穌基督實是天地之真主。客等笑道：何故出此言？得阿斐祿將花菓獻之看。友等目視咸稱其美。得阿斐祿曰：此異物也，不出於本地。况現時寒冬，花菓何處得採耶？友等說道：然。吾兄由何而得之？得阿斐祿曰：今日貞女篤羅德亞在總督前自誇，天上有耶穌基督爲潔夫。又稱其夫有妙殿在天堂。殿外有草木不凋落，花菓異種，四時生熟之花園。弟在堂耳聞其語，心下憐此女受邪道之惑而狂言。死案定後，篤羅德亞出堂將斬首，弟笑之曰：汝到爾天上夫耶穌之殿，請採其花園中之花菓數樣而寄之於我。貞女對曰：我必以汝所願。弟以此爲萬不能踐之語，遂不留心於之。殊知守門人方來報有小童在外請見，弟暫別列兄去看，果見

一孩童品形不似世間之孩，目擊不得不敬愛。童輕步赴至弟前獻此物。說道：此乃貞女篤羅德亞所許之花菓。正由其潔夫之花園所出。說訖不見。此事之情形奇妙而確證天主教人之道。獻花菓之童乃天主之使神。所獻之物必由聖靈在後世所居全福之美所採來。故此弟認識基斯督爲真主宰，生死必當敬之。友等聞知此事，自然大異。再談一回，再賞奇來之花菓，畢竟相別而散。得阿斐祿出街，將前事談與衆人聽，並講天主教之寶，國神菩薩之虛。

早有人去訟之在總督前。者認信輩總督傳得阿斐祿來見，問曰：適在街上何爲得阿斐祿答道：卑職正在讚揚天主子基斯督之榮。總督曰：欽崇基斯督者，汝時常譏誚。今日忽然變心，却是何故。答：卑職今日有所見之異事。

是以心變。總督問何事。得阿斐祿將以上諸情形談叙一番。總督不信。惟謂之曰。據史書基斯督乃死於十字架之犯。豈可稱爲天地之主宰乎。答。卑職昔日亦是這等推論。故此同衆咒罵基斯督。今日因所見之妙事而自省。並蒙上恩默示於內。卑職確信耶穌基斯督實是天主子。正當敬爲衆人之恩主。總督作色道。汝知皇旨。信從基斯督之教。必歷刑至死。答。卑職願死。不肯基斯督。致命即得常生。曰。汝當憐惜妻氏兒女。勿以犯皇旨之故。死於罪而喪家名。答。國君之上有君。天主是也。卑職奉天主令。從真道無罪矣。總督謂侍者曰。此乃饒舌之腐儒。與之辯論無益。可綁之於刑架。

刑架畧似十字。得阿斐祿綁於其上。說道。我繫於十字苦架。可謂基斯督之

眞門徒矣。總督一令，刑役以鉄爪刮其兩膀。然後紅鉄烙其傷。聖人無他言，惟求天主佑之，恒守至終。久之總督命斬之。聖人歡欣從刑役到法場。未幾致命，刀下血洗升天。

篤羅德亞有名於聖女之中。信輩世世敬愛。

切想

聖經云：天主所備以賞愛之者，人目未見，人耳未聞，人心未思。依撒依亞六十四章四節

致歌棱多一書二章九節 天主乃萬美之本原。天神聖人雖享之於永世，然其美日新

不可窮。是以見天主乃天堂頭等大福，雖別無他賞亦足充人心好福之願。天神聖靈有了天主，其外無所貪慕。

然見天主之外，天堂尚有許多美事。比如目覩吾主耶穌與其聖母，朝拜其

座前若臣之朝國君國母。近觀千百萬天神妙品異像，時時奉委於天地蜂擁進出。面識歷代聖人，享其光榮，獎其大功。且天堂不似地球以分爲列國。衆聖一家，同心同語，相和相愛。真可望之福境也。

若論天堂各物之美麗，誰能言盡哉。地球雖爲萬惡汨溢之場，却天主猶飾之以山水之青秀，以飛禽走獸之繁品，以草木花菓之各種，以日月星辰之輝照。人生天地間，肉目視其諸妙，誰不意樂耶。臨終思其美麗，誰不心吊耶。天堂乃天神聖靈之福鄉，無罪惡之亂，無窘難之恐，無死亡之憂。天主必盡其全能，集萬麗萬奇於此，以樂衆聖之心。是以天堂之美，超過世間之美，至於無限。

篤羅德亞確信此事，而貞心慕天福。當堂褒獎天主所造賞報信輩之殿閣。

花園等奇。得阿斐祿不知其語之真實而譏誚。以後得天上所來之物。即信天堂乃淒風不吹。樹木不凋之福域。遂回心不避辛苦。不辭身死。以得永賞。此乃天主訓人之特恩。我等讀此篇書。心當味賞而讚頌主焉。

省察 天堂之美麗超過世間之美麗萬萬倍。我信之麼。天國乃真國。天神聖人在此往來務其本事。我知之麼。天國乃全福之域。凡可樂人耳目心。情之物件。天主無不全備之於此。我信之麼。天國乃人身靈得其正願之所。衆信輩當盡心貪慕。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視天國爲萬美之所。而盡心慕之。竭力修德以享之。

七日 聖何牧亞爾 院長

何牧亞爾乃意國拿文納城公卿之子。出世於西曆九百零七年。華唐朝之末。父親冷淡於靈魂之事。惟重世榮。何牧亞爾幼時言行亦不甚合天主之聖道。然信德存於心。或時有意棄俗獨專操德。一日騎馬出獵野味。同從者二三人深入山林。久之下馬傍樹陰而歇。目覩地方之清靜。山水之悅心。謂跟隨者曰。福哉古聖士者。隱居無人烟之地。不慮世務而安然度日。我福不如多矣。此意由天主默示而生維時何牧亞爾年紀二十。

是年其父與某侯爭界。二人固執不相讓。畢竟生恨誓不兩立。某日當証以器械決事。武將數人在二敵左右立看。何牧亞爾亦在此。公侯二人把長劍相鬪。良久何牧亞爾之父親一劍將仇敵刺死。

以後何牧亞爾時常以此事爲念而心不安。日夜聞若聲責之於內曰。你陪

父親殺人。與之同罪。

聖教之律。器械相鬪之人。受棄絕不能與聖事爲証者同罰。

心下難過。乃入本篤

會

三月廿一

某院。守大齋。苦身作補贖。逾四十日。爲某士所勸。有意不回俗。乃

求長上收納爲徒。院長心恐其家人不悅。故不之允。何牧亞爾心想拿文

納城之總鑒牧與父親同宗。可料理此事。遂進城與主教見面。請助一臂

之力。主教許之。不數日。蒙鑒牧善言其事。何牧亞爾得獲父親恩准出家

修道。在院內習聖學兩三年。然後欲苦身愈嚴。乃辭長上。離本地。往斐義

斯城近處。求獨修有名之老隱士瑪利諾。收納爲徒。

瑪利諾賦性微粗。異苦修身。何牧亞爾竭力效學。別工之外。師徒每日同誦

聖詠全書。何牧亞爾不時咏中有所不記。老師手執棍。屢屢題其所忘之

節而棍擊其耳上。何牧亞爾毅然受罰不動。久之左耳着棍之回數太多，致其疼痛不克聽。某日師徒誦經如常。老師手起棍將擊。何牧亞爾自若若稟道。左耳今已似聾。請老師權換手打右耳。老師以此明辨門人之德，乃放棍不復用。

維時聖伯多祿窩爾所正月十日當斐義斯地之總統，不時來見瑪利諾師徒說聖事。次年總統將棄位離鄉去修道，勸何牧亞爾同往法地入居桑院。何牧亞爾辭老師從之。在此數年，自精於各德。所受之誘惑甚多。心下失神事之味。朝夕厭然誦經默想，並覺回俗自寬之思。邪淫之念亦來擾亂無息。何牧亞爾恒敵鬼魔。加苦勝淫念之外，每日之聖事不稍缺。依時誦經依時默想等功，若其有大味然。

某年何牧亞爾之父親感於其子之善表入靜院行補贖。在此數年苦生福終。

此時何牧亞爾心想本篤會各院數百年來規矩徐漸微鬆。院士等習善不如其祖。遂懷意復興舊規。乃回本國造新院納士而照本篤之原規修道。三四十年內另造靜院數座。辛苦自然不少。但恒受艱難榮主益聖教。

某年日爾曼帝俄多第三

三月十四日十二月十六日
時意地屬日爾曼

帥兵進意攻反叛之將於

某寨。因久圍不能取。遣使入寨許饒爲首爲從衆兵將之命。只須衆人棄寨投降。爲首之將帶手下衆人入皇營而降。帝殺首將而淫其妻。何牧亞爾聞知此言。來見帝。責之行事無信無理。帝認罪。請聖人定補贖。聖人罰帝步行到某聖堂誦經。然後居某靜院四十日。每日守齋誦經。帝遜然行

此補贖。

時貴人數位感於何牧亞爾之德出家從之爲師。其中有波羅尼亞國之太子。爲人功德超羣。以後陞爲鑿牧。往俄地傳教而致命於此。何牧亞爾切望爲天主盡傾身血。惟願陪同會之士往異教之各地。始終未能遂意。

雖安居院內。然年紀愈高而聖功愈顯。蒙聖神默示。聖人講聖經最能照人之明悟而動其心。行善兼之不時醫病預知後事而愈服人心。自常覺痛悔世罪。哀惜主耶穌之苦難。而不能禁眼淚垂下。時在彼。時在此。善言善行。引導衆士。悅樂主心。

西曆一千零九年。聖人壽百零二歲。身強心明如常。某日在山隱居。夢見一梯自山頂及至天上。有許多隱士白服恭然而上。醒覺。自知此夢不虛。又

自想道。本會之士着黑衣我所見白服上梯者爲誰。可信天主令我再興一會。遂造一院在此山。而召士數十位改衣之黑色爲白而居之。本篤規矩之外。另定些新款。新會由地名稱曰家馬爾都肋會。其中列士分三等。一則在院同居者。二則造靜村。正月各住各屋而在聖堂通功誦經者。三則各隱居小房不出者。衆士修法甚嚴。以後分派各處造院。世未絕其會。現今猶存。某年日爾曼帝聖恩理格。七月十五居意地某城。請何牧亞爾來見。二聖談叙一日。所題惟習善榮主救人靈之事。以後帝稱頌其德不止。維時聖人之外功已成。天主留之在世。若留勤農收穫於其所開之田。復逾十餘年。聖人高壽百二十歲。覺得身力漸衰。乃獨居小屋。誦經沉默不與人通言。西六月十九日領聖事而安逝。墓前顯聖蹟甚多。

聖婦若翰納 守節

若翰納乃法帝類斯第十一之女。

西方各國之君王同名者多故以第數別之

出世於西曆一千

四百六十四年。華明景宗之時。孩年爲母后細訓於當行之道。是以性善而習愈善。十餘歲。以誦經克身爲樂。時聖方濟各保納四月二日素在皇殿往來。公主以之爲聖學之師。竭力效從其善表。某日在聖母祭台前祈禱曰。聖母。女兒困於險世。難舉正向。懇求爾母語訓女兒以當行之路。即時聞密言於心。答曰。恒哉。將來棄俗避靜有日。彼時汝可集貞女事主效學我德。此後公主愈加熱心。惟願守貞。遂求母后轉請皇恩免之出嫁。國后善說此事。皇帝不從。

時有某親王年幼未娶。爲人好事隱謀難測。帝心想舉之爲駙馬。可定其心

以免國患。乃許配公主與之。

公主聞得此言大痛。然不得不奉命。一面親王探得公主容顏凡俗無姿。即生厭不願娶。但恐惹觸君怒。故不敢違令。惟成婚禮之後不與妻同居。若翰納爲夫所慢。自然不免心下之苦情。一面思想單身獨住。自可守貞潔。乃謙遜謝主而復安。

逾三年帝崩。駕太子

若翰納之胞兄

繼位。即是嘉畧第八親王

若翰納之夫

乘勢反叛。爲

新君所敗而監禁於某殿。逾三年。蒙若翰納懇祈皇前。得獲罪赦而放出。帝坐位十五載。無子而崩。若翰納之夫繼之。即是類斯第十二。新帝遣使進羅瑪見教宗。請廢其婚。准另娶。其故因昔日娶若翰納。乃迫於皇令。非甘願之事。况婚禮之後。槩未與若翰納同居。教宗委使細察各情。察後得

知事正合法使所請。遂廢前婚。准帝另娶。信輩之婚姻夫妻二人當甘心
意願其一迫於外令而娶或嫁
其婚不成衆百姓素愛若翰納之美德。聞知以上之事。人人皆議論不悅。惟若
翰納大喜。某日見新帝辭別。帝賜之以布爾日城地爲業。若翰納帶家人
進此城居住。

維時聖婦年紀三十四。將以前諸事置之度外。安居鄉城民中。獨意事主愛
人。素穿粗食苦衣。苦帶效學聖女等立功。至嚴於己而至慈於衆。行哀矜
之外。時常在城鄉看顧病人。善言安慰之。親手供其食。蒙天主特賞其功。
屢次不用藥而得治人之傷。城民敬愛。

且說聖婦將聖母昔日之語銘刻於心。有意集貞女數人立會以效聖母之
德。乃商議聖方濟各保納。聖人然其言。將會規著成一書。遣人進羅瑪奏

教宗請准行。教宗派紅衣鑒牧數位細查規矩。鑒牧等考後稱其善請行。教宗批准。聖婦造靜院。納貞女十餘人居之。稱其會曰聖母領報會。入者特敬聖母在生之諸樂。

聖婦確守會規。愈加善功數年。領聖體之時。心下樂極似入天堂。屢次魂超不覺人事。年紀四十多病。自知臨終在邇而歡喜。西一千五百零五年二月四日領聖事後安逝。帝遣大臣主喪。以公主之禮埋聖婦於本院經堂內。墓前顯聖蹟許多。教宗比約第六列若翰納之名於聖婦之冊。

切想

聖經書載主耶穌訓門徒之言云。人欲從我。當克己。負十字架。而跟從。瑪竇十六
章二十 各人本性生成所仰。偏私從慾是矣。設若習善。不但不覺難。猶且四節

有味。世人中操德者必衆多。惟因習善多苦，是以修德者希罕。信友等離善路偏惡，亦是此故。伊身強事順，心有味於聖事，即見熱切於天主之命。身體疼痛，家事敗逆，心意失味，素見廢志而懈怠，或缺少本分，或了然塞責。特此有始而無終之信輩，誰能數哉。

當知長久操德而不覺難者無一人矣。天主時賞信輩以神味，致其有興於善路。但此乃感引之法，似母親之賞小孩以甘味，欲瞞之以藥草之苦也。常事，此恩不長。習善必當逆本性以行其所不悅。有志之教友習德，非如孩童，惟似大人用藥。不管其味甘苦，獨望其效而吞之。主耶穌勸門人克己，負十字架而從之之道，即此矣。克己，即是見事合理，有分當行，便不問其於本意或順或逆，惟盡本分而行之。負十字架，即是忍當身靈之艱難。

而恒守善志至終。

今日之聖何牧亞爾出家隱修而功大。越過數年全失聖事之味。厭然習善而不廢志。則功愈美。聖婦若翰納先操德於幼年之福。亦有功。以後雖爲王夫輕慢投於冷宮。雖失國后之尊位。然不以此諸辱生怒致冷落於神魂之事。反且倍加用心於操德。功績誰可思量焉。二聖明通耶穌所賜克己負十字架之訓而實之於行。我等雖不能盡學其善表。亦當遠遠步其芳踪也。

省察 操德乃逆人本性之事。我等行天路不可望不歷艱難。惟須勝難而行。我知之麼。下地獄之信輩多係有始而無終。我學其無恒。將必與之同罰。我知之麼。

定志 罪過是病。善德是藥。藥不管味甘或苦。惟當服之。醫病。德不管操易或難。惟宜習之。去惡。

八日 聖若翰 瑪達 院長

瑪達乃法國南方貴家之姓。西曆一千六百六十年。華大清順治十六年。有此家之夫婦二人住其所蔭襲祖人之業而同心事主。是年聖若翰瞻禮日。妻產一子。取其聖名若翰。母親蒙主默示。得知此兒將來立大功。遂視之若上主所特寵之聖而敬之。逾十餘年。父母帶兒來居馬西里亞城。若翰在此從名師讀書。一面時常陪從母親遊歷病院。或窮民房屋。慰苦濟貧。故自幼知哀矜之德。如是攻書積學於外。敬長練善於內。而快度歲月。畧滿二十歲。可自高飛。奉父命進法京精學。

各國之京都乃人才集聚之地。亦是奢華少年狂爲之場。書生之中有無忌者。誘若翰結交同行不端。若翰即覺其僞而避之。過一兩月。衆生知悉其

德每每見之在前，無一敢出傷貞潔之語。若翰以自己行善爲不足，猶且竭力救他人去惡。

某生久居善路，畢竟不能勝誘感懷意從淫。是日遇若翰，蒙主默示，若翰得知其心思，叙寒暑之間，忽然長歎而垂淚。那生問故，若翰對曰：見兄將喪德，是以心痛。那生假作不會意。若翰說道：兄爲魔所惑而起心不美，何必瞞我。那生奇甚，默然行數步之後，謂若翰曰：兄神目能通我心，乃天主所賜。懇求兄轉達，使弟堅志保善如兄。若翰善言撫慰之。自此以後，二生相契同心，事主行善。又有才德均備之士，名羅得赫者，某日同若翰遊玩散心。若翰受默示，謂之曰：兄之前程遠大不可量，將來奇權超過君王。友笑道：兄戲我也。所說之權何？若翰說道：弟實言矣。兄將來位居教宗，治普地。

靈牧信輩。友仍然笑而不信。看後文可知若翰此語真實若何。

以上之數事足示若翰之德。天主寵之之甚。一日若翰在聖堂誦經。明覺有

聲謂之於心曰。吾子。其當習聖智。以悅吾心。

箴言二十七章十一節

命復再三。若翰

祈禱。求明悉此言之義。得知上主令之讀公義入聖品。即時奉命。逾數年長於各學。點翰林陞神父。

是日聖禮之中。若翰跪於鑿牧膝下。鑿牧按手其頭上誦經。衆見異光自天而降。圍着若翰片時而散。此事傳於城。次日新神父做頭台彌撒。有許多
人來與。彌撒中舉揚聖體後。衆見若翰容顏發光。白雲煥然圍之。雙目仰
上。若有所見。未幾光散。神父將聖祭完結。主教問神父所見何事。神父遜
然稟曰。見一天神在空中蹋雲。輝容若電。衣白過雪。十字半紅半藍。橫耀

其胸上。左右虜俘二人手足帶縛膝跪求救。天神架手按二虜頭上。鑿牧
勸若翰進羅瑪。以此事奏教宗請令。若翰謙心惟願隱匿於人不知己之
地。遂不敢奉命。乃離京都歸家看父母。然後往北方慕城之地。入林求有
名之隱士斐理斯。二十一日而從之爲師。

二人同居草房。或看善書沉默。或誦經唱聖咏。將世事全置度外。惟叙先代
大聖之言行而竭力效從。獨論天堂之事而以永樂互相賜慰。三年如是。
一日同坐水泉邊薄餐。只見一鹿出林向水而來。此常事也。所奇者鹿頭
上雙角正中戴半紅半藍之十字一架。與若翰昔日所見在天神胸上之
十字同樣。若翰目擊心思頭台彌撒之事而大感。斐理斯覺知問故。若翰
將天神發現於彌撒中之事談叙。斐理斯說道。兩奇事明示天主令兄設

法救回蠻所擄之人。其令不可違。請兄想之再三。若翰求老師同進京都。稟鑒牧。斐理斯允諾。二聖到京都。稟鑒牧以所見之事。鑒牧曰。要贖惡回所擄之人。當立會聚士同心專此美事。兄等進羅馬奏教宗。此會可立。遂筆書薦二人於教宗而放之。二聖辭別主教向羅馬即行。不數日聞得教宗崩駕。

維時路程遲慢。二聖到羅馬。新教宗已登位。乃若翰昔日之友羅得赫也。若翰

多年之預言教宗名稱曰。因諾桑第三。二聖舉奏請見。教宗接之於殿內。驗於今日而優禮相待。知其來意。即約某日獻聖祭求天主命。屆期教宗在彌撒中亦見天神胸上橫半紅半藍之十字。二虜跪其兩側。與若翰之所昔見者無異。教宗明知上主有令。乃准立會。名稱贖虜聖三會。會士白衫。胸上橫

半紅半藍之呢十字。

二聖謝恩辭教宗回法京。名士數人即時入會從之。二聖造靜院於其日前隱居之處而納徒與規。斐理斯當院長。若翰復造一院於羅瑪而招各國之少士入之。隨後徐漸建病院於各國各省。使其所贖之虜等歸家之際。皆得歇息或治病於此。造建事畢。會士等遊歷各國。請衆信輩捐銀。銀集會長遣士三五人一同航海往回地。各方贖虜歸國。因回人素常無信。此事大險。會士等不辭辛苦。不避險危。惟心願救人身靈多多愈善。

某年若翰漂海至都義斯城。面見回王。請准行贖虜之事。王准之。聖人盡其所有之款而贖信輩。然後派人送之上船。事畢。自向海濱而行。半途爲回蠻數百人圍着毆打臥地不能動。幸得方贖之虜悉知奔來。將聖人救上

船出海歸國。若翰療瘡身傷之後，遊歷法意西三國，隨處建院納徒。

迨六年本會之大事微暇，復再過海進都義斯城贖虜。事成，回蠻數百人手，執器械，將聖人所贖之虜奪去。若翰帶傷在後趕來。左言右語，議得再出銀若干。所難者，囊中空虛，又無由告貸。聖人同侶伴膝跪，求聖母瑪利亞憐惜受虜之信輩，而賜佑以救之。禱畢，復入棧房，只見桌上金錢甚多，數之，恰足付賬。大喜感上恩。是日將事仍然結好，引所贖之衆虜上船。回蠻復聚，強然登船，將桅橈梢舵檣行砍斷，將風篷奪去。意謂器具一空，聖人不能開舟出海。若翰在船上和平不出言。迨至衆回下岸，即令撐開。衆虜奉命，寧可死於浪，不願失命於回匪之手。回人在岸立看，惡語譏誚。未幾船頭直向大海。聖人膝跪舒手祈禱。即見船在風下快駛若矢。少頃遠漂。

未見。若翰同衆人泊意國某碼頭無恙。

西一千二百一十年，回蠻攻西班牙。人馬無數。西班牙君求援於法意兩國。教宗使人在各處勸兵將顧聖教之大事。若翰帶本會衆少士從營顧病治傷。是年七月十六日奉教將士聚集攻回營。兩軍酣戰一日。奉教軍全勝。回兵潰散。

西一千二百一十二，若翰來法國北方，得與斐理斯相見。此乃二聖在世之末會。斐理斯壽九旬，臨終必在邇。若翰年紀五十二，猶可久存於世。但十餘年來辛苦過分，身力漸乏。或早亦將登天絕不可知。歇息一月之後，若翰辭別斐理斯到法之南方。復逾數月進羅瑪。某日神見斐理斯在天堂享重賞。即知其愛師已謝世。半月之後得信報斐理斯之善終。

次年十二月聖人患病細心預備善終。月之十七日領聖事而逝。通城聞信各坊搖動。士庶送喪者無數。教宗出欸造大墓。親筆書墓誌畧云。耶穌降生後一千一百九十七年。因諾桑第三之元年正月十五日。若翰瑪達神父奉天主聖旨建立贖虜聖三會。西曆一千二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若翰善終葬於此。

以後贖虜會大興數百年。會士所造之德甚妙。所救之人不可算。其中致命於回蠻之手者甚多。

聖婦亞加大名亦依爾德安

守節

西曆一千年。華北宋眞宗之時。奧國有某諸侯善於用兵。威名遠傳。妻名亞

加大自幼操德過俗。諸侯在外帶兵之時，夫人薄食素服，誦經苦身不出。諸侯罷兵歸家，夫人盛服喜色逢迎。如是細盡其爲信輩爲妻之本分。善輩在世最難免者，讒人之毒語也。某年諸侯在外，不知何人與之見面，訟夫人以不端之罪。諸侯爲人長於勇力，短於賢智。雖久知夫人之德，然是日不查不問，即信讒言，生怒欲復仇。忙然回家，被夫人迎接如常，直入內，怒目視妻，厲言責其罪。夫人大驚，願自白。諸侯不聽，將妻投於本寨之獄。夫人只得忍辱吞聲，日夜雨淚哀懇。天主顯能，明示其無辜。逾數日，思念天主聖子無罪而鈔死若大犯，乃獻己苦以效學吾主。此後怡然住獄，候天主之命。

某日諸侯來獄，請夫人出外散步。夫人歡喜，意謂可伸訴而與丈夫取和。諸

侯上高塔。亞加大在後跟從。既至塔上，夫人正在無疑，諸侯猛力推之下巖。巖高十丈然後行大痛之狀，喊家人說妻自投下巖去。

衆家人自知是諸侯行兇，但不敢說。惟爭先下巖，意望主母身傷未死，可將之救活。既至巖底，只見主母端跪誦經，身體全安無恙。衆人喜甚，即分頭一半陪守夫人，一半上去稟諸侯。諸侯聞言變色，自想道：此乃天主所顯之大奇，明證夫人之無辜，責我行事之無智。當時下巖，跪聖婦前求救罪。聖婦慈顏扶諸侯立身說道：以前之事不題，惟謝上主顯能之恩。夫婦一齊上巖。以後聖婦不但無仇丈夫之心，猶且倍加敬服。一面諸侯追思前惡，朝夕痛悔，行善功補贖。逾數年得福終。

聖婦孝服守節，功德愈顯。究竟高壽安逝。因墓前顯聖蹟，故該方中人世世

稱之爲聖求其轉達。

切想

聖經云。勝者將來着白服云云。若望默照書三章五節勝者善終而升天者也。白服其妙榮也。蓋天上之聖不衣不服。天主以榮衣之。世間最貴而爲珍珠所飾之服比較其榮衣猶不如破巾之比皇袍矣。

天神發現於聖若翰瑪達看亦是天榮所衣。其衣雪白。胸橫半紅半藍之十字。以後教宗所命贖虜會衆士穿着之衣。顏色模樣畧似天神之衣。此諸事乃天主聖意所致。各情必有其理。

贖虜會士之衣由紅白藍三色而成。白乃雪色。表心意之潔。上主要衆士時常自醒曰。我雖竭力操善功於外。倘若心不潔淨。其功無賞矣。紅乃衆色。

表聖愛艱難致命。要會士等穿着，自想道。愛德乃我舉止之本末。天主聖子因聖愛而救人於苦架，未辭盡傾寶血身死。我救虜，不可辭辛苦致命也。藍乃天色。表望德神樂。要衆士自量其事曰。我度生窘難險危。人之本力不足以堅心，免其敗志。凡遇艱難兇險，我當急速舉目天上，求主賜剛勇降神佑，然後歡欣行我路，望身後之永賞矣。贖虜聖三會大典已數百年。會士始終恒志未改，其故因士等操習其衣所表之德是耳。

現今此會亦興於中華。會友之意雖與昔日會士之意不全同，然亦願拯救人靈於魔鬼，引異教領洗化冷淡信輩改途。衆友當心情潔淨事主。當懷愛德不辭辛苦。當靠上主而朝夕祈禱。否則其功人功也，無效於神事也。省察 贖人靈乃衆信輩之事，各各有分於此。我知之麼。贖人靈有三法。一

祈禱於主，感上恩，化異教及冷淡信輩。二、出工夫在外，傳道勸人。三、照本家之貧富，捐銀錢，多寡助化人之功。無人不可行其三中之一。我行了麼。定志。自今以後，我照此道竭力與贖人靈之功。

九日

聖西理肋

主教聖師

西理肋乃羅馬東方厄日多省之人。幼時從母舅亞肋山城之宗鑿牧，名特阿斐肋讀書。二十歲入聖品，始操聖學。陞神父後，助鑿牧理事。鑿牧學廣道正，但性躁不容人。某年待隱士數位不公，其士離本地進京，請京師之鑿牧收納。鑿牧納之，特阿斐肋知悉發怒。

京都之鑿牧即正月二十七日之聖若望號為金口者。次年國后恨之而尋隙相害。亞肋山之鑿牧知之，舊怒復發，便進京，使人見國后，商議復仇之事。隨後聚無勇之主教數人，將聖若望革職。畢竟聖人為帝充流遠地，死於窘難。正月廿七

亞肋山城鑿牧此為自然大錯，但內心為怒氣所迷惑，可信伊不知覺其惡。

一面西理肋在其左右只聞一邊之言。是故始終不疑。而以母舅行事執義無過錯。凡事親護親素不查其理正與否。可見才德之士若西理肋者亦難免此短。

西曆四百一十二華南宋朝時亞肋山之宗鑒牧卸世。眾鐸德信輩舉西理

肋即位。新鑒牧理事至智操德至切。信輩等以本地百餘年前之名牧聖

阿達納削五月二日比之。時聖若望金口升天已數年。教宗旨諭四方之鑒牧

讚頌其功德。並稱主教等會同革其職。皇上充流之之無理。究竟令東方

各鑒牧上其名於已亡眾善牧之冊。昔日各處聖堂有生者亡者之冊其上書從聖教習善國君國后鑒牧官員等

顯貴及本處聖堂恩人之名鐸德獻祭之時彌撒中舉揚聖體前後正輔祭或副輔祭手執冊朗聲宣讀各名與鐸德記念於主前道不正言行不善者其名

不上冊西理肋見旨不喜。且私想已亡之母舅辦該事未見越理。上若望金

口之名於已亡善牧等之冊，乃玷辱母舅之事。遂不奉旨，不記若望之名於彌撒中。

維時有一隱士名依西多羅，妙德驚動亞肋山城鄉者。西理肋敬愛而稱之爲父。依西多羅風聞鑿牧固執不奉教宗命，乃筆手書遣人呈上鑿牧。其書至敬且嚴。明論以上諸事之後，老隱士謂西理肋畧曰：僕旣爲鑿牧之父，理當訓之若父之訓兒。否則自招古時赫理懈怠於家教之重罰。八月十九日吾子要其父免此患，自當不以虛情量事。惟須棄私從公，合同衆鑿牧奉旨平息聖教云云。西理肋見書自醒認錯，痛悔違上命並疑惑聖人美德之罪。即時示諭通屬之主教共四十位，請上若望金口之名於已亡善牧之冊。又遣人將書呈上教宗，賠禮求救。教宗大喜，回書賀之，去私情行

公道之善。

讀者袒護親朋當以此事自訓

此後西理肋立功愈顯。某處之居民硬心不奉教不接傳道之士。每年辦菩薩之會熱鬧。通省之異教人赴會。前任之衆鑒牧設法化之。未能遂意。西理肋願成此功祈禱克苦多時。某日天神發現謂之曰。此事只須遷聖瑪爾谷四月二十五日及聖西路斯亞肋山城之人致命於西曆三百一十一年之聖髑到異教人此處。說訖不見。西理肋造聖堂在此地。完工後。照天神之言移聖人們之髑在聖堂內。蒙主恩顯聖蹟在聖髑前。地方中人心化。徐次奉教領洗。致魔鬼之事全敗於厄日多。

宗鑒牧愈進於大善。而待屬下衆人愈慈。某隱士有妙德之名。隨爲鬼魔哄騙。錯思聖祖亞巴郎時之默爾基斯得格鐸德是天主聖子。名士數人與

之辯論，勸之勿傳此異言於外。老隱士固執不聽。惟稱其道雖新，却亦是真正。西理肋鑒牧不肯出神權之威以決斷此事。惟願那老隱士自覺其謬而去邪。遂假作不知其心思，投函於之，自稱心下疑惑，不知古時之默爾基斯得格到是天主子或是人。且因人論不可破此疑，特望老士祈禱齋誠，求天主默示。老士長於奉命，將書看畢，不敢以本心之所思而應鑒牧。惟依令盡其熱切守齋誦經，求主解鑒牧之疑。過數日，回稟鑒牧曰：上主屑賞僕神見衆聖祖。其中有默爾基斯得格。可知其非天主聖子。此士祈禱不辯論天主默示之以本念之虛裂教頭鑒牧歡喜老士之解已疑而謝主。辯論不祈禱故無上主之佑而不覺己謬納其禱之恩。

且說京都之宗鑒牧名肋斯多里無斯，傳邪道，說聖母瑪利亞所產生之子。

耶穌乃常人，非天主聖子。惟因其習善至全，故爲天主所特寵。是以天主子降臨，居其心中而同之。合功救贖人類。天主子雖降居其心，然不可言天主性人性結合於伊爲一。惟當信天主性人性始終分格爲二。亦不可言天主子成人，不可稱聖瑪利亞爲天主之母。只可曰天主子降寓真人耶穌之心，只可敬聖瑪利亞爲產生心寓天主子耶穌基督之母。

邪道既出，好新之東方人無數奉從而傳之於四方。西理肋拈筆辯駁其謬。

要知主耶穌位一性二之要道可讀四月十一日之切想

並投手書於京都勸宗鑒牧認錯歸正。肋斯

多里無斯不但不從，猶且發怒僞訟西理肋在教宗前。西理肋同時遣人進羅瑪，將駁邪之書呈上教宗看，請斷是非。教宗聖斯肋斯定回書讚頌西理肋之才德，然後批曰：當限十日與肋斯多里無斯認錯棄邪。伊倘若

屆期不奉命，革其職，另推一善牧即位之外，猶當將本人棄絕，出聖教，並禁衆鐸德信輩勿與之交接。畢竟委權與西理肋，辦此事。西理肋將教宗之批，通於肋斯多里無斯知悉。邪牧大怒，見帝。帝陰奉其道，許旨請通國之鑒牧會同議論此事。逾數日，帝果然遣使往羅瑪，見教宗，請准聚鑒牧之總會。教宗允諾。

西曆四百三十一，衆鑒牧聚於厄福西約城。西理肋奉委代教宗主會。主教二百位辯道之後，將肋斯多里無斯革職棄絕。讀四月六日聖斯肋斯定之言行，可詳知此會之情形。茲不細談。會畢，衆鑒牧奏教宗及國帝，以所議之各事。

不幸國君與文武官員多人暗從邪道，更兼主教數十位一同奏帝，稱西理

肋等鑒牧未曾明悉肋斯多里無斯之道，致自誤而無故罰之。帝命投西理肋於監後審。聖人自知爲義受窘難，是故甘心樂意入監。受禁畧三月。後帝明知各事之實情，乃充肋斯多里無斯到厄日多之內地，放西理肋歸屬。

肋斯多里無斯死於其罪。伊所傳之邪道，世世流行於亞西亞洲之西方，迄今未滅。唐朝時傳道於中華陝西等省之神父，皆係此門裂教之徒。從其道之中華人盡滅於北宋朝之初。

西理肋復位之後，面勸筆書得化主教數位，棄邪奉正。十三年之久，習善榮主如初。西四百四十四年，華南宋文帝之時，聖人患病身終。

聖女亞波羅尼亞童貞及列聖 致命

此事之情形與中華列省數年來

大清咸豐同治光緒年間

所見之事畧同。皇上旨准天

主教信輩等安居樂業。地方官奉旨不禁聖道。但異教民猶惑於無據之訛傳而恨信輩。是故不時乘官之陰奉陽違而聚眾喊打教槍掠毆殺。中華之教友讀此篇書必自想道。書所載此故事。我親目已見過於本地。可知異教無故之妬忌乃世世國國之事也。

亞波羅尼亞出生於羅馬國厄日多省亞肋山城。幼年許愿守貞。然後奉命在學堂課訓幼女等讀善書。西二百四十八華三國之時。聖女年紀六十餘。同信友數位爲異教人拿獲受烈刑而竟致命。本地當時之宗鑒牧聖弟阿尼恤畧記此事於書云。

某腐儒亦當巫師

有名通鬼作法之人

時常刁唆城內異教小民攻殺信輩以雪國神

菩薩日敗而失人心之恨。久之異教民信從。且想殺信輩奪其財帛可取寵於菩薩。便放肆無忌憚。某日聚衆先拿得一老人名默得納者。令之出讚頌邪神之語。老人不奉令。匪徒等鞭之。然後以削尖之竹片插其指甲之下及雙目之中。老人堅志不出頌神之語。匪等牽之出城。亂石將之擊死。

次拿一婦名均達者。押之入廟命燒香拜神。那婦厭然不拜。衆匪按之臥地。長繩縛其雙足。然後拉之出城。聖婦徧身重傷。畢竟死於亂石之下。此時羣匪散於各街搶掠。亞肋山實似蠻兵所破之城。信輩等四方奔逃。免死。雖盡失家資。然未見一人出怨言。不能速避而爲匪所獲者。無一人悖。

教以全性命。

維時美德之貞女亞波羅尼亞安居屋內誦經。匪等捉拿，以石槌其兩頰，將上下之牙盡行打落。聖女忍苦不出聲。匪等集柴一大堆而放火，然後謂聖女曰：汝不出頌神之語，當死於火。聖女請衆匪放手，讓之思想片時。匪等退兩步。聖女乘便赴前入火。心恐受辱於匪徒故自行入火頃刻死於此。

斯納比約信輩亦爲匪等所拿。打斷手足之後，着惡徒投下高樓破頭即死。此後信輩朝夕不能出市。異教人時時羣遊通城喊道：不肯讚頌國神者宜死於火。畢竟匪等亂槍富家不分教。異端之人互相攻殺，致信輩衆微安。

切想

聖經書載耶穌之訓云：人從我，而不憾其父母、妻子、昆弟，云云，不得爲我徒。

路加十四章二十六節 路加此處合瑪竇五章二十九節曰。倘汝右目陷於罪，抉而擲之於外。

此道可一句而總之曰。凡陷我於罪之人或物，我當設法勝其誘惑。雖不免傷情被身害，然事不得已。寧可逆情受虧而得天福，不願順情獲利而自招永禍。

此道關係諸人事。比如我親戚朋友與他人理論。我閉目順情必護親朋。設而親朋之理不正，情即將我陷於不義。天主之道，遇如是之事，我之本分有二。一，則預先將情置之度外而公平熟查其事。二，查得親朋理短，便不之護庇，致其事勝而害他人。如是則背情而事義，免惡操善。

但說此道易，行之難。非大量者必不成功。俗人揣度各事，素必從情而理曲。

不分。或明辨親朋之理曲，則不敢逆情以奉義。

今日之西理肋爲人德智不俗，然多年之久未能以上文之道自照其行。母舅特阿斐肋奴於忿恨而害聖若望。旁人憑公而視，明辨特阿斐肋有大罪。西理肋則不然。迷惑於骨肉之情，理不查，事不究，而心想若望鑒牧有過錯，罰得甚當。迨至教宗旨諭各方，稱若望之功，命上其名於善牧之冊。西理肋神霧猶未開，致推辭不奉命。事須伊所敬愛之隱士寄手書嚴訓，方纔甦醒明辨已亡二位鑒牧之理曲。如是之人既可爲情昏迷至此，你
我豈不當自防乎。

省察 順情護庇親朋而行不義，即與之同罪。我知之麼。執平細察親朋理短或長，是難事。見其理短而背情不護，乃愈難之事。我知之麼。行或助行

不義即離聖道。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以上文之道時時自醒。寧可逆情不願背義。

十日

聖女司各納

童貞

西曆四百八十年，華齊高祖之時，羅瑪國撒濱省有某貴家夫妻住居女爾西亞城。是年妻產一子，取名本篤。即三月二十一以後復生一女，名之司各納。逾數年，夫喪妻不再娶，惟盡心事主訓兒女。兄妹相愛，同心讀書習文，同意祈禱學聖經。父親時常見子女在左右大慰。兄妹亦享福。

世福不長。月復年新，本篤習德日妙，願出家修道。某日稟命後，痛然辭父親與胞妹，離家往蘇比亞閣之地隱修。父親高志大德之士，目前無子，自然不免心苦。但日獻苦情於主，而以本篤習異善之思自安。司各納年幼多情。家內無兄友伴，即生愁而心傷難治。追念昔時之安樂，思及本篤此時單居山中之勞，便在主前垂淚，祈求賜兄以身靈之恩。一面事父親，時刻

盡其孝。一面細想世間之事而加意輕薄其富貴。方中數家遣媒聘之爲媳。父親屢屢問女心意若何。幼女只應不願嫁。並求父親准之守貞。父親允之。司各納喜甚。而每日竭力效學先世之聖女。苦身操德。某年願入隱院。而以此事稟父命。父親仍然痛獻愛女於天主。若昔日之獻子。而准之入院。

司各納在此數年。隨聞家兄造院於嘉新山。即請命建女院於此地。離兄院十餘里而帶數女同往居之。本篤著規矩與衆女修身。並訓之以操各德之精細。司各納言行畧似其兄。日教同伴若師之教徒。時常勸之避外務之思。朝夕收束心念在天主前。以行其聖志。以密交於之爲獨慰。特此不准婦女等來院談外事。且願立表於衆。是以素不與兄往來。惟每年一次兄妹約

日同時出院，而相見於半路之小庄內。隱士二人陪本篤，貞女亦二從司各納。二聖在此同語，只論習善之事。逾半日各自歸本院。通年不復見面。聖女隱修如是至西曆五百四十三。是年二月六日，兄妹出院來庄相見如其每年之所爲。二聖互相問安後，以聖事之語相慰。伊等昔年之題，素係永苦之當免克功之當習，以避冷淡，以勤行善路等情。是日只題天堂之事，天神聖靈如何光耀榮輝，如何善樂無盡。二聖面福說得後世之事若見若聞。陪之之隱士貞女等，比較兄妹於天國之靈流亡於地，而以本鄉之福自撫自勵。

二聖正說得有味。忽覺日頭將平西。本篤立身欲辭其妹以行。妹歎氣說道。兄何事而太忙乎。請今夜不相離，惟就此地而交語至明日辭別。妹有許

多要事相問。兄去，妹在何處而領教耶。本篤奇甚說道：此何言也。天已將晚，你我不可久留於此。聖女不答，惟合手於桌，埋頭手上而垂淚祈禱於主。維時天色至清無雲，頃刻風雨大作，霹靂震地，山溪汜溢。本篤責司各納曰：妹何爲也。你我有規矩，各當歸院。現今暴雨之下不可行走。如此奈何。聖女曰：我懇求兄留此不棄我。兄只不聽。我所禱於上主，上主即允。霹靂風雨非妹所動，乃天主所令矣。本篤暗的褒獎其妹之信德。見大雨不止，乃留庄不出。衆人誦經後，兄妹仍談天上之事。神樂通夜若新。天明，互相別辭，各自帶本人而歸。

復逾四日，司各納無病而福逝。諒聖女已知不復見其兄於世故不捨相離時聖本篤在院誦經。忽見妹之靈魂似白鴿飛上天。正月二日同時心下神樂不自勝，唱詠讚頌。

主賞妹之大愛。隱士等聞故。本篤報之以胞妹靈魂之升天。並派門徒數人前往取亡者之屍來埋。門人等奉令。次日衆隱士貞女送喪。葬聖女於本篤所造之本墓內。過一月本篤卸世亦埋於此。如是兄妹生前同胞。生時同心死後同墓。在天同福。

聖本篤之前歐洲之西方男女靜院希罕。以後從本篤會之人無數。所造之院於各國甚多。其規與聖奧斯定廿八月之規大同小異。自此而來所興男女之別會。規矩與本篤及司各納之規矩亦畧同。

聖楊仕伯 主教

西曆六百三十餘年。華唐太宗之時。法國閣樂位司第二爲帝。聖婦巴地德

正月廿五爲國后。有某大將家貴，頗有軍功而爲帝所幸。是時夫人產一子，取名楊仕伯。此兒自幼年習善，超越衆同年。所愛讀前世聖人之言行。所願效學之棄俗操德。一面父親欲子仕國榮名奪利。聞得某宦家有淑女，乃遣媒聘之爲媳。媒人將事說好，回稟將軍。將軍以此告知其子。楊仕伯無意娶妻。是以聞言而心下不悅。一面將軍所聘之媳亦願守貞不嫁。悉知父母許之於人，某月當立婚之各情形，即求天主顯能賜恩與之守貞不出嫁。雖賞之患病，敗色無不願甘受。天主垂允其禱。幼女患癩瘋病，亦稱癩病美容變醜。父母請太醫用藥，未見效。究竟遣人以此報知將軍，商議退親之事。將軍允諾。幼女歡喜。稟父母命後，入靜院於和望城。在聖俄德祿主教八月廿四膝下領頭巾許三愿。是日癩瘋病片時痊癒。幼女容顏潔淨，丰麗。

如昔。在院習大善而福終不題。

只說某年帝召楊仕伯來朝重用。楊仕伯自然竭力事帝。但心意未變。在富貴之中不戀富貴。朝夕與國事。而思念常歸於修道之神務。遂不娶妻不奢華。視皇殿若寓。靜院若家。而願辭官離朝。隱修苦功。某年帝陞之爲刑部侍郎。楊仕伯奉令在任一年。然後舉奏再三請帝准之入隱院。帝究竟批准。刑部侍郎大喜辭君與親朋告別。直往羅爾慢省入本篤會風得肋爾靜院。

在此欣然攻聖學。時常考長上及衆老士等之言行而效其善。逾三兩年陞

爲鐸德。某日同衆士負鋤出院下田作工夫。隱士依時攻書依時
沉默依時作手工正遇某

親王騎馬同家人過路。親王與楊仕伯相契。遂下馬與之交語。說間楊仕

伯受默示，得知親王將來當國君。乃以此事相告。王曰：弟若受此命於天主，即推兄陞鑾牧位，使上主獲榮於兄之美善。

某年楊仕伯即長上位理本院之事。在其轄下數年之某士稱頌聖人之德於書畧曰：楊仕伯雖位居衆士之上，然度量功德，則自視於衆人之下。衣裳粗薄，飲食淡儉，苦身勝衆士。時常和顏喜色，剛柔相兼。語言則善於勸化，智於責醒。待人大容，被難不失安。目見苦愁者，即憐而盡心撫慰，賜佑云。聖人造寬大之屋於院側，而收納窮苦在內。衣食賜其身，善道養其靈。

西六百八十四，和望城之鑾牧聖俄德祿在臨終懇祈天主，賜以善牧。即其位與聖教。禱畢，得知院長楊仕伯將充此任。心下歡喜安逝。喪事畢，和望

城之神父信輩等奏帝，請推楊仕伯爲本地之鑒牧。帝即昔日與聖人相契之親王，覽奏之後，召之來見。聖人奉旨入朝，帝告之以衆人之願，並不聽其推辭之語。惟命備諸事以行陞舉之禮。某日里勇城之鑒牧在皇殿經堂內主禮。帝帶衆王及文武大員與禮。新鑒牧上任改位不改行。十餘年之光景，徐漸得成前任主教始創之諸公事。

玉不琢不成器。某年新帝登位，國相弄權，讒人誣訟楊仕伯主教以害之之謀。國相輕信，將聖人充至北方某城。聖人忍當窘難，在外地隱修積功，若在靜院然。次年國相自知其悞，遣人請主教歸屬。維時聖人受默示得知臨終在邇，遂答來使曰：上主聖意，我將死於此。過不數日，聖人無病而逝。時西曆六百九十八年二月九日。

門人等送其屍回風得肋爾院而安埋。墓前世世有人求轉達。

切想

主耶穌訓門徒云。天主所合人。勿析焉。

瑪竇十九
章六節

此言本示婚姻之固結。夫

婦之不可分離。然父母兒女弟兄姊妹亦是天主所聚成一家。伊等當相愛相依。不分心不絕情。父母不公。兒女不孝。弟兄姊妹不和。皆犯天主聖意。可謂分析天主所合矣。

最相愛相得者。莫過於熱切奉事天主各家之人矣。兒女以父母爲代天主位之使。聽其命。若聽天主聖旨。父母以兒女爲天主所托之寶。是故愛之以義。待之以仁。弟兄姊妹互相自視。若天主所造成骨肉而同業在世。偕居而同福在天堂。特此相親相愛。隨時同甘苦。雖分身各居。然生死不忘。

情。互相記念問候，以善禱相助於身靈之難。此乃天主所令，亦是好信輩所爲。

本篤與司各納正聖人亦正兄妹也。幼時同心習文操聖德。不似世間之許多幼男幼女好奢華穿帶，空過時光少善多罪。本篤兄妹清心寡慾，輕薄現世切慕永福。相愛相敬，非獨骨肉之情，乃好善之意所致。妹以兄爲聖德之師，善能導人升天。特而依之，聆其語若天上所默示之令。兄以妹爲貞潔謙遜之鏡，天主所悅水情之靈。是以喜歡與之見面交語。且兄妹所憶，非相愛至死而已。乃確信切望心情存於身後。故常談天堂，常題永生之慶焉。妹聞兄講聖愛，心靈悅樂而進步於愛。兄見天主所養之奇情異德於妹之靈，便稱聖恩之妙工而讚頌主愈切。如是兄妹同心至終。聖靈

同年歸於天國，貞身同墓，靜待復活。正驗聖額我畧之言云：生時相愛，死不相離。亦從主耶穌之訓云：天主所合，人勿析焉。

省察 我家中人乃天主所聚。要我等相親於今世，同福於後世。我知之麼。奉教之家，父母兒女姊妹，獨以骨肉之情相愛不足，尚須以聖愛互相勸勵於善。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照以上之道親我親，而以聖愛成全我情。望我一家之人同心合意在世，同榮同福在天。

十一日 聖母發現於露德實傳

露德乃法國西南方近於西班牙國之古城。遠而望之，卽見其中高坡頂上大炮台一座環顧四方，雲蒸霞蔚。坡脚山溪灣流，其水清亮，勢若奔馬。民房自河岸重重圍繞炮台。城之東北，小嶺挨肩相連，禾苗各種蒙茸掩地。轉目西南，大山疊疊冲天，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正可謂無窮好境。遊賞不絕也。

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華大清咸豐八年，露德城民五六千。風俗淳善，人有信德。天主以下特敬聖母瑪利亞。

民中有一人姓蘇名比祿。蘇比祿三字本是那人之姓，茲特分姓名以和中華之風俗。家道貧寒，傭工資生。妻聖名類撒，撫育兩子兩女。夫妻辛苦中和順，雖身分微末，却心下無

貧。蘇氏長女聖名伯爾納德。是年滿十四歲。自孩齡體弱多病。未曾讀書。昔在某家牧羊爲事。茲則幫助母親家務。賦性正直玉潔。次女瑪利亞年紀十二。兩子尙小。

伯爾納德異見之初回

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八二月十一日。瞻禮五。蘇家次女瑪利亞同鄰家女兒若翰納約伯爾納德出外去撿柴。伯爾納德入室稟母命。蘇氏曰。汝病常發。今日寒冷不可出門。女兒懇求再四。蘇氏說道。既願出去。須戴風帽方可。伯爾納德如命。青衣上着白呢風帽。同兩女兒出城向河而行。到河邊遇親家某婦。婦問三女兒何往。伯爾納德應道。去撿柴。不知何處有那

婦指河對岸說道。此岸有柴可檢。三女兒謝教辭別前往。由石洞橋過河。此處河分流。一大一小。二流中沙土成洲。名曰坪洲。長畧四百步。正中寬數十步。土上大小石甚多。每年雪化水漲。坪洲不見。二流仍合爲一。是日水涸。坪洲明顯。小流上某家造的有磨房一座。橫騎兩岸。一面通路。一面通洲。終日激流。浜滂磨麥。三女兒至此離路。由磨房過小流進坪洲。卽時分散。各在河邊撿水沖來之樹枝殘木等。且撿且隨流行。慢慢到坪洲之末角。二流相合之地。

在此。河之右岸大草坪一色青青。樹木沿水成陰。左岸高巖齊流。名叫馬撒別爾。譯言古巖故此文以古巖二字稱之巖之左右上下黑林叢叢。境形荒僻。巖脚水邊

生成一洞。高丈餘。寬畧三丈。深亦三丈。洞口額壁上。微偏右。又有一小洞。

高空六尺，橫空三尺。外似蛋形，內以數尺長之窄巷與大洞互相貫通。歷來方中之牧人漁夫素常在此避風躲雨。洞上高巖懸立，野玫瑰等小樹生長於石縫，籐藥掩蒙石面齊洞口前。入洞者須手開之以進。維時隆冬，巖上之草木久已凋零。

三女兒到坪洲末負之際，日已正午。見在河左岸有浮來之樹枝流水推移

之牛羊等骨，便欲去撿。

骨可賣銅錢數文

瑪利亞與若翰納卽時下水涉過小流

在洞前。

寬不過二三丈

恰上對岸，覺得身冷，說道：「噫，河水凍人。」伯爾納德聞言自

想道：「水冷如此，我若涉過流必傷寒，難免躄病不發。」遂叫妹由岸上拋石於河流中，或能踏石過，以免濕足。妹依言而爲。但河石形皆不平，投於流中，即見活動不定。伯爾納德心想道：「踏此石，恐失脚墮於水，致傷寒愈猛。」

仍是涉水快過爲上策。乃謂妹曰。汝各自去撿柴。我慢慢設法。其妹如命。從若翰納沿河尋撿。伯爾納德面向古巖坐於石上預備涉水。時天氣至靜。

忽聞若大風驟至。女兒抬頭一望。河邊樹木未動。女兒心奇不知所聞爲何。少頃大風之聲復起。女兒仍然仰目觀看。河兩岸之大樹安靜。惟巖上小洞前之野玫瑰等小樹搖動若在風吹之下。女兒正在驚核其故。忽然心寒變色。

所見何物。曰。古巖大洞上之小洞門口方纔現一女。其身輝耀射光。伯爾納德駭然欲喊二件。但聲發不出。霎時覺得那奇女慈顏相視無惡意之狀。女兒寸心稍安。仰目細看。

只見那女身不高不矮，年畧二十，容顏秀美，世中無人可比。端莊溫柔，言之不盡。所着之衫潔白，長垂至巖石，微露雙足前半。各足飾以金玫瑰一朵。腰束天藍長帶，其帶之兩端在前下墜過膝。額上白羅蓋頭，輕細若雲，綴綴於肩，垂墮兩側，比衫短數寸。雙手合於胸前，念珠大白玉子，黃金絲串長吊其右手腕下。服彩之光悅目快心。

正天人耳，肅然立於洞門野玫瑰樹上，慈視伯爾納德。時含笑點頭若拜，究竟手招女兒前進。女兒行數步，並覺心欲誦經，乃跪地，取本身所有之念珠，舉手欲畫聖號，但手未及額上，卽似無力而墜下。那女在原處隔地一丈數尺分手取自己所挂之白玉子念珠，恭然畫聖號，勢若請伯爾納德效學其所爲。女兒復再舉手，恭恭敬敬亦畫聖號。此後絕無恐懼，惟雙目注看，合

手執念珠，慢慢默誦玫瑰經。

晷逾一刻鐘，瑪利亞同若翰納回洞前來。見伯爾納德在坪洲河岸膝跪，手執念珠誦經，卽高聲責之懈怠，不如他二人勤快作工。伯爾納德魂超無覺，耳未聞其聲。瑪利亞見姐姐不答言，手撮粗沙兩顆向他擊去。伯爾納德仍然無動。妹覺姐姐面白目定，驚然謂若翰納曰：姐姐莫死耶。若翰納應道：那有人死而穩然膝跪如是哉。時伯爾納德將玫瑰經一台誦畢。洞門發現那白衣之女，向他點頭若作賀之狀而不見。

女兒回覺世事，轉頭四顧若其有所失。竟見二伴在小流對岸，乃涉水過流。問曰：汝二人方纔有所見麼。瑪利亞應道：無所見。汝所見何。姐姐曰：汝旣未見，我亦不說。若翰納責伯爾納德好耍懶做。說訖，身負所撿之柴，獨人

先回家。姐妹二女兒在後亦背柴薪向城同行。

妹早覺姐姐舉止不如常，路間問之曰：汝似像受過驚駭呢。所見何物？姐姐初不說。妹盤問不止。姐姐不得已，將前事談叙。到家，瑪利亞稟母親以姐姐之言。蘇氏招長女以查問。女兒將所見復談與母聽。蘇氏訓之曰：此乃眼目之昏花，所見似寶物，而竟虛影矣。女兒應道：今日現於古巖者，是人非虛影。小女見之明明如現時見母親一般。蘇氏默然片時說道：或是我家已亡親人之靈魂在煉獄，蒙上主恩准來求轉達者，亦不可知。隨命長女曰：此事勿傳於外。否則閒語難免。且勿再往古巖。是夜蘇家父母兒女同誦晚課，依其每日之行，誦一段經讚美聖母無原罪之始胎。維時衆見伯爾納德動情垂淚。但不知其故爲何。女兒亦不知之。

且說伯爾納德之妹雖明悉母親嚴禁勿談古巖之事，却三寸不爛之舌究竟未能約束。次日見若翰納，卽時耳畔低語將諸情形說出，並囑他勿傳。若翰納自然許之。但此事奇異如是，豈可私存不通知女友乎。是日遇數家女兒，便暗地告之以伯爾納德之所見。復過兩日，城中你說我聽，家家戶戶知悉古巖之事。蘇氏心慮人衆受授妄談，遂命長女往見副本堂某神父，以二月十一日之事照實情而稟。伯爾納德依令。神父聞言亦料女兒爲病目所迷惑，致其錯想見一女而實無所見，便勸之勿留心於此事。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二回

西曆二月十四主日，伯爾納德同學堂衆幼女在城內聖堂與彌撒。聖禮畢，

女兒等五人欲引之同往古巖，望其復見那奇女。伯爾納德以母親不准去相推。五個女兒快步往蘇家與蘇氏說情，求解釋前禁。時伯爾納德心中覺願往古巖之感，亦來求母親恩准。蘇氏說道：「可稟汝父，父親准，我亦不阻止。衆女兒一齊到某店，蘇比祿在此傭工。伯爾納德以母親之言面稟父親，求准往古巖。」蘇不准。店主聞其言說道：「汝所懼何事？身帶念珠而發現之女，豈能害人乎？可放心准汝女兒去。」蘇不敢異言，乃囑女兒等小心勿墮於河流而放之。伯爾納德引五伴到經堂，祈禱後取聖水一瓶，究竟出堂，快步向古巖同行。過橋後，不由河岸，而由土人所稱林路者行至古巖坡上，便轉右，取至岌至窄一山路而下。到河岸古巖洞前，女兒六人背河膝跪向洞，手執念珠誦經。畧誦半串，伯爾納德曰：「那白衣女來矣。」模

樣與前日同。立原處。容顏慈悲。母目視我衆。女兒等注看。無所見。伯爾納德上前。向洞潑聖水說道。爾若由天主來。請向我一進。白衣女笑容點頭。手畫聖號而上前一步。此時另有女兒數人由林路到古巖坡上來。其中若翰納大聲問曰。白衣女復現麼。河岸衆女兒應道。現。若翰納低聲謂同伴曰。我放下一塊石。驚駭他們看。說訖依言而行。此女格外遷番其石洪聲滾下巖去。駭得陪伯爾納德那五個女兒皆喊救命。一齊爬上巖。且見若翰納在此哈哈大笑。得知放石者是他。便合聲責之無禮。維時伯爾納德尙在洞前跪地魂超。面白若蠟。眼目注上不轉。一女兒說道。此地有怪物。不引伯爾納德逃避。他必死於此。我等當去救。衆然其言。一齊下河邊。勸伯爾納德回家。伯爾納德言不答。身不動。衆女兒愈加畏懼。欲推他上坡。但

枉自合手費盡身力，竟未能扶之立站。

時有某家之婦二人在巖上過路。聞得衆女兒之聲，卽下河邊看有何事。目視情形，各在一側挽伯爾納德之手，欲扶之行，亦未能遂意。一婦乃磨房主之母。快往磨房說巖下之事，叫兒來助一膀之力。磨房主年畧三十力大，卽時從母到洞前。見伯爾納德跪地手執念珠，雙日向小洞注看，眼淚兩行慢慢垂下，容顏雪白異形。非日前所常見蘇家之女。乃至美可觀，至恭可敬。一聖女像。且時畫聖號，時點頭作拜，肅狀極妙。磨房主同那二婦立看良久，互相告曰：生平總未見美事如此。究竟磨房主在右，其母在左。兩合力得扶伯爾納德立身。因見他抬頭上看，磨房主一手蒙其雙目，一手力按其頭向地。女兒若死之物，脚不行，口不言。磨房主放手片時，卽見

他仍然仰視而眼淚喜容如前。無法只得用力推之上巖。女兒雖無覺，然步步勉力緩行。一路看天上且含笑而下淚。羣女兒在後驚然跟從。衆人到坡上歇一歇，然後由林路而下。局面與前無異。將至磨房，忽見伯爾納德容顏轉平常，眼目自若。衆知其無所見，乃引之入磨房坐定。磨房主問曰：發現於巖洞那異物自然惡極，方可驚嚇爾如此。女兒應道：何惡之有，所見乃至美至慈之女，合手執念珠如此。且說且合手裝學那女之模樣時婦女十餘人入磨房來看。女兒見人多，感然哭將起來。其妹瑪利亞早已進城稟母親道：姐姐在磨房半生半死，不知其所見何物。蘇氏忙忙出城到磨房，且見長女稍安可步行。乃謝磨房主母子接伯爾納德來屋之情而帶女回家。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三回

且說以上各情傳於露德城，衆人談論古巖之事，心意紛紛不一。或說伯爾納德絕無所見，惟欲驚動人心，故假作魂超之狀，而出異女發現之虛言。堂官早遲必察問。那時蘇家夫妻難免受罰等語。或言伯爾納德素性正直，說見異物於古巖，心下必信有此事。但自從孩年體弱不安，此次或怪病忽發，致女兒目前生虛形，想亦不可知。更有人說古巖異物發現之際，伯爾納德時而知覺外事，時而魂超無知。魂超卽變態，面白目定，口笑眉清。或點頭拱拜，或執念珠畫聖號，事事奇妙，不說蘇家一俗女，卽官宦命婦小姐行禮無一能秀雅如此。女兒性直不說謊是真。伊見異物於古巖，亦是實。生於心思之虛幻，發現於目前之怪異，皆不能令人變態美狀如

此。

話說至此，城民互相問現於古巖者是誰，而心意仍然不合。或言是聖母瑪利亞。或言是煉獄之靈。時露德城與一會，名曰聖母女會。熱切人家之姑

孀十一二歲入之。辦告解領聖體行善事有定規。出嫁之日方出會。

西國風俗

幼女等在二十歲上下出嫁

願在家守貞者。可在會終身。女友之會衣，白衫白羅蓋頭

天藍帶，畧似伯爾納德所見於古巖之女。且會首某姑孀身死於數月前。特此有人說。現者即已亡之會首。因未曾得升天，故來求轉達。話傳於城，有許多人助亡者誦經。

西曆二月十五十六十七三日，蘇家父母未准長女往古巖。月之十七日將落西，城內某婦同聖母女會之某姑孀相約引伯爾納德同往古巖。或有

所見。遂往蘇家說此事。蘇氏初不肯。畢竟迫於那婦之言，乃允諾。

月之十八天明，二人帶神父所聖過之黃蠟燭一枝，復來蘇家請女兒。女兒卽時歡然同行。聖母女會那貞女心下料伯爾納德所見者乃本會已亡之長。故此謂女兒曰：今日汝須問那白衣女發現之意，其所願何事。且恐汝不能洞明其言，我帶的有筆墨片紙。白衣女發現時，我將紙與筆墨遞於汝呈之，請書其姓名來意。女兒然其說。少頃到古巖坡上。伯爾納德心覺異感，快步上前，由巖路下巖如飛。二伴大奇，以謂路崎嶇難行至極，俗人不能疾下如此。自己落後，細心放腳慢步下河岸。

在此見女兒跪地執念珠。二人將黃蠟燭燃着，便分頭，一在女兒之左，一在其右，膝跪，手亦取念珠默然誦經。未幾女兒曰：白衣女在前，同伴無所見。

但加熱切誦玫瑰經一白。誦畢，聖母會那貞女說道。茲可問白衣女之姓名來意。是日伯爾納德容顏未變亦未見魂超失覺。聞得貞女此言，即將紙與筆墨接到手而前行至巖脚小洞之下。但見白衣女退入洞內，自亦進大洞。未行數步，見白衣女由小洞窄巷來至大洞。在不甚高處背着內壁懸立。女兒近其前說道。爾倘自天主來，請告我以姓名來意。若不自天主，其當退去勿復現。白衣女聞其言，哂而無語。時女兒之同伴二人入洞。女兒覺白衣女容顏似不悅，遂不轉頭，以手止令二伴勿進。二人會意，退至洞口跪地細看。女兒雙手將紙與筆墨呈上曰。請將姓名來意書明與小女知悉。白衣女慈視女兒說道。所有託爾之語，何必書之，惟願爾不辭來此十五日。伯爾納德應道。小女稟父母命後必來。說訖轉頭將白衣女

之言並自己所許之事傳告兩件。其一說道。可問白衣女准否我二人每日陪汝來。女兒敬問此事。白衣女曰。可。吾願見多人來此。又謂伯爾納德曰。我將福爾。然不在現世。惟在後世。說訖不見。女兒出洞外來。將以上諸事復再談與二伴聽。三人一同回城。路間女兒問曰。今日白衣女開言說話。爾等得聞其聲麼。二人答曰。絕無所聞。女兒再問曰。我與白衣女說話。朗聲若今之與爾交語然。爾等豈未聞乎。二伴說道。只見汝口唇微動。若論聲則未聞。女兒謂那貞女曰。汝在洞口膝跪之時。白衣女慈顏久視爾。貞女聞知此事大慰。

伯爾納德回家。將所見所聞細談。或問之曰。白衣女之眼目何色。女兒應道。其目青若天。再問。白衣女之聲何如。女兒應道。其聲至清。其言似不入耳。

惟直達於心。

此言至奧亦至理。世界窮末衆人復活後，聖人等互相交言可不用聲，惟神然而語。各聖之語直透他聖之心，而令之明會語義若進耳之聲然。發現於露德之白衣女默然通其心意，並賜伯爾納德不出聲而回言，皆用聖人復活後相交之神法矣。

更有一事當記於此。陪伯爾納德於古巖者，雖無所見無所聞，却心下隱然而樂。有不捨離此地之意。是故今日女兒傳告二伴以自已許來古巖十五次之言，二伴即願同來。伯爾納德目見白衣女，心聆密訓，似得全福忘却世間萬事。其情可比伯多祿宗徒昔日在山見耶穌之榮而樂極呼曰：主我等居此善焉。願建三幕，一爲爾，一爲每瑟，一爲厄利亞。

瑪竇章四節 正

意而陪伯爾納德於古巖者，因不見白衣女，不聞其聲，故心樂不如女兒。但白衣女之妙福似潛發於外，致悅衆靈。直若熱出於火，而隱然均煖近於火各人之身體焉。

是日蘇家夫婦親戚商議後，約定每日出一二人同伯爾納德往古巖以應白衣女之約。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四五六共三回

西二月十九日天曉，蘇氏帶長女出門向河而行。女兒之代母及婦女五六人同往。到古巖坡上，伯爾納德由小路快下。衆逐一跟從，細心慢步至河岸。代母有聖過之黃蠟燭，點燃後遞之與女兒手秉。女兒合手執燃燭與

念珠隔洞口畧三丈，跪地誦經。以後每次跪於此處衆婦女手執念珠亦膝跪默誦。

未幾女兒目定容貌變態。時而微笑，時而顯憂。或動口唇若出言，或拱手行拜。見者無不驚稱爲美事可觀。畧過二十分鐘，女兒面色轉平常，心下回覺若醒，然後立身同衆向城而行。或問之所見何事，女兒應道：仍見那白衣女，模樣與前無異。再問白衣女所出何言，應道：不知說的有話與否。

二月二十日晨早，伯爾納德從母親到古巖，婦女十餘人同往。女兒手秉燭，執念珠膝跪誦經。少頃魂超，容顏奇變。且目視耳聽，似聆老師課訓之學生。時歎口氣，有允諾之狀。畧過一刻鐘，覺醒隨母親回家。

二月二十一主日，太醫某先生欲察伯爾納德舉止語言，晨早獨自往古巖。有男女數十人在此。不多時，蘇氏帶長女至洞前。女兒手執燃燭膝跪默

誦玫瑰經，仍見白衣女。卽時容色妙變，口笑手拜。見者一人說道：素聞天堂之聖秀美不可思量，其美當畧似於此。時太醫先生上前，挽女兒之手診脈，得其至數如常人。始知伯爾納德面白變態等情，非身病所致。女兒未覺太醫進退診脈諸事，未幾燃燭爲風吹熄。女兒雖不覺別事，然得見燭熄，卽時遁之，與母親燃灼。太醫見此諸情，自想道：凡人體安，必覺其身邊各事，或因病失魂，則全不覺外物。此女兒不見我衆人動靜，而得覺蠟燭之燃或熄，可知其勢與俗人有異。

畧過一刻鐘，伯爾納德眼目注上，慢步前進入洞。在此，面變愁眼，淚垂下。不多時，容上解悶，轉喜色而點頭再拜。究竟無所見，立身便行。路間太醫問之曰：汝先在洞外喜情現於色，隨後入洞，容顏愁悶，若心最憂，其故爲何。

女兒應道。白衣女先現於小洞前玫瑰樹上，然後入洞不見。我即時進大洞，復得見之，立於小洞內口。時白衣女青目遠視，儼欲普觀天下。美容忽然變色而愁態若痛。我亦心愁問之曰：何故憂悶如是？要小女何爲？白衣女說道：爾當爲衆罪人祈禱。我許之，便跪地誦經。須臾白衣女容貌轉安祥。我見之大樂。

維時露德居民之中，雖傳說伯爾納德所見於古巖之白衣女是聖母瑪利亞。然信此言者不多人。神父們及城內有學識之信輩等，不但未信，猶且心慮此事有假，恐難免將來惹人譏誚，致有碍於聖教。官宦等多亦心想如此。是以欲察伯爾納德之虛實，察得其虛，必阻他騙惑民心。

堂官及巡捕頭察古巖事之虛實

是日西二月二十一。堂官傳伯爾納德來見。女兒謙遜入堂。官問其姓名年紀之後說道。可細談汝這數日內所見所聞於古巖。女兒自自若若將以上諸事談叙。堂官細聽且察其面色舉止。事說訖。官曰。汝意欲每日往古巖。女兒應道。此乃小女之願。小女許過往此地十五日。官曰。聽聞貞女老師等說汝爲病目所惑。致錯視目前所生之虛影以爲有實體之物。如是則誤信見異女發現。而實無所見。特此老師屢次勸汝勿往古巖。汝當從其言。以免城民多心造謠言。女兒應道。小女在古巖心樂極。故切願往此地。官曰。汝本能自禁不往。上者亦有權能阻汝不再往。應道。小女心下實覺不可勝之感。故不得不往。官曰。汝須小心。城中人始傳汝及汝家父母

特造此事，欲愚惑民心，弄錢等情。這數日內有人贈汝以細食雜物。汝自然歡喜起貪心。茲特傳汝來聽訓。此後若聞得汝虛言騙人，致受銀錢物件，本官必重罰汝及汝父母。應道：小女不貪利。官曰：說不貪利，却某婦請汝居住其家，汝卽離父母以從之。

此婦卽二月十八日陪女兒到古巖者

可見汝傳謊言，或

受迷惑於怪物之事，在汝雙親目中是個當乘益本家之福遇。女兒應道：某婦來我父母家再三請小女居住其家，小女畢竟跟從，非心願，乃迫於人情，可謂不得已之事。論謊言之說，小女概未出一句。官乃放之。

退堂後官拈筆私書心思如下。伯爾納德容顏凡俗，衣服貧寒潔淨，語言正直無偽，叙事若探心，說其所見於巖下，氣象肅然卽變，內情形於色。余日前懷疑，故傳而問之。今日問後余知其無偽，是以不阻之往古巖。

伯爾納德恰纔出堂，巡捕頭亦傳之來見。女兒奉令往其居處，入其屋之客廳。有某士同其胞妹在此。二人意欲目見耳聞。巡捕頭賦性精伶，觀人面素知其心。是日坐於案前，手執鉄筆，顏善聲和，謂女兒曰：聽聞汝在古巖常見一奇女。特此城民謠言多端，茲傳汝來無別意。只欲知此事之實情。可將所見所聞細談與我聽。女兒依令，復將前事再說一番。

言訖，巡捕頭問曰：那白衣女秀美何如？答曰：至美可敬。巡捕頭手指那士之妹問曰：秀美若小姐麼？答道：其美無比。世家命婦小姐中無一可及。問：白衣女之年紀何如？答：年紀甚幼。問：汝見其頭髮麼？答：見其髮微顯於蓋頭之下。問：初次見此女，汝在何處？答：在河大小流之中。問：那時白衣女呼汝姓名麼？答：未曾呼名。惟手招我上前。問：汝之同伴亦見過白衣女麼？答：伊

等未見問。怎得知之。答。小女問過同伴。問。汝常說白衣女是聖母瑪利亞。何以知之。答。小女未說是聖母。白衣女自不說本名。小女豈可知之乎。問。汝告過父母以所見麼。答。告過。問。父母示爾何如。答。父母初說我爲虛思所惑。並禁我勿往古巖。巡捕頭曰。禁得甚當。我亦勸汝勿再往。汝爲心思所迷。爲虛影所惑。當信衆明白人之言。一則將此事置之度外。二則勿復往古巖。答。小女見白衣女至數次。難道我時常見虛像。况白衣女說的有話訓小女。

巡捕頭快筆將女兒之言書畢說道。汝口供已今錄明。其中若有謊言。汝必受重罰。答。小女之言真實不謊。巡捕頭作色說道。汝言虛也。茲當告我誰人使汝假作見異物受魂超之狀。否則就此時送汝見官嚴懲。女兒無懼。

色應道。可就意送我。巡捕頭怒目視女兒。假行讀其口供模樣說道。汝適纔說白衣女秀美可比小姐。手指那士之妹答。非也。我說過命婦小姐中無一可及我所見之白衣女。巡捕頭復再假讀口供說道。汝纔說那白衣女發現在古巖大洞內。答。我說過白衣女現在小洞前玫瑰樹上。巡捕頭再讀曰。汝說白衣女披長髮似蓋頭。答。我說過白衣女戴白羅蓋頭。其髮微顯蓋頭之下。巡捕頭再讀曰。白衣女之腰帶飾以金玫瑰花數朶。女兒憤然說道。先生所書均非小女之言。我說過白衣女腰束天藍帶。金玫瑰花飾其足。非扎於帶上。巡捕頭再三設法欲難女兒出反口供之語。時又作大怒。舉手若將批之以掌。女兒正視其面上無畏。心思全不亂。語言始終相符無誤。究竟巡捕頭謂之曰。前事不說。只須汝應不再往古巖。答。小女許過

往此地十五日。巡捕頭曰。汝固執如此。我將遣捕差送汝見官。官必投汝於獄。女兒正色視之而不言。只見一人驚恐入庭。巡捕頭問是誰。那人指伯爾納德曰。此乃我女兒。巡捕頭責之曰。爲何不阻汝家女子言行搖動城鄉。蘇比祿膽小。聞得此言惶恐應道。特爲此事時常有人來我室盤問。弄得我夫妻兒女朝夕不安。將來我藉先生禁阻之故。以出令於家。致免遠近之人等來騷擾。說訖帶長女而去。

此後城民咸知堂官不禁伯爾納德往古巖。其中多信女兒實有所見。但不

知發現者是誰。

堂官及巡捕頭以上之問伯爾納德之答各段乃由衙門存之底稿所錄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七第八兩回

是日父母命伯爾納德勿再往古巖以免不測之事。女兒心痛而不言。次日早餐後進學堂讀書。貞女老師等責之說謊騙人。女兒正色應道。小女不說謊。只談所見所聞。午時放學。眾女兒回家用食。半日來伯爾納德以此日未往古巖而失言於白衣女。爲苦心之思。維時放學出外。自想道。往古巖犯父母命。不往背白衣女之約。在此兩難。守約爲最要。錯也。父母命不與天主之命相反。必當遵守。伯爾納德無天主之命。往古巖有父母之命。勿往。事不可疑矣。惟當自禁不往。遂取古巖之路而快行。有許多人。在後跟從。女兒到洞前膝跪誦經如常。但始終無所見。將玫瑰經一台誦畢。感然謂眾曰。今日白衣女未現。不知是何故。其故明矣。因犯說訖。父母命是也。悶悶回家。是夜在父母前灑淚說心下之痛苦。父親動情說道。事既至此。

我開前禁。汝可每日往古巖。或有人出閒言，亦不大緊。母親然其說。女兒歡喜謝恩。一面去見聽告解的神父，以前事稟上求謀。神父問曰：堂官禁汝勿往古巖麼？女兒應道：堂官未禁，只有巡捕頭禁。神父曰：堂官既未禁，汝可每日一往如前之所許。

二月二十三日天明，數百人立在古巖前伺候。其中有太醫先生、狀師、文武官等富學之士，皆不信女兒所見是真體實物，故心欲察看迷惑幼女之幻境由何而生。亦願考女兒之動靜，或拏得其破綻。特乘伯爾納德未至之時，先將兩洞內外上下勘驗。然後互相告曰：按此外形推考，可知所言之虛像難生，只恐女兒絕無所見而固意行哄騙。

忽聞衆人說道：來也來也。卽見伯爾納德從母親謙遜行到洞前。那數士分

頭立於女兒之兩側細看。其中之某士書上記是日之事如下。

女兒絕不管有無人在前。膝跪取念珠收束心思。似在聖堂誦經然。少焉舉目仰上若其有所待。眾人默然注視。

忽見女兒顏色奇變。視之。非前之伯爾納德。乃一天神也。美容可謂形影天堂神靈之妙福。口中微笑。非俗人之笑。週身異態。世中未見。吾等朋友數人前不多時。矜誇互相辨論。說女兒患病受惑。謊言騙人者。此刻皆驚訝立其身邊。注目凝神看其妙像。

伯爾納德眼目常向小洞仰視。悅樂其心之美物在彼可知。女兒似乎惟慮其或失此。我衆雖無所聞。然細探各情。可知白衣女有密言訓女兒。女兒出密語答白衣女。時伯爾納德有先請教而後聆言之狀。時有應對而允。

諾之形。或靜聽不動，或似聞妙事而奇且樂相兼。禱後卽見感謝，而心內之大福上其面若河浪之上岸。觀之。不知所見爲何。或是人身之容顏，抑是結合其身之靈魂。

女兒所執之念珠時而停止手下。其停之故必因女兒留心於所聞。白衣女之訓畢，女兒卽點頭手拜，諸事美觀無人可收，然後手料數念珠，口仍然默誦。不時畫聖號。余見，難以自禁，眼淚不下者。並自想道：天堂之聖人若畫聖號，必按此模樣而行。

畧過一點鐘，女兒無所見，容顏轉變平常。先纔所見天神耳。現在目前者，蘇氏之女矣。

衆民人逐一離古巖。惟我朋友數士久留在此。口無言身無動而心下多思。

畢竟一同向城默然步。步慢行。相別之時。一曰。今日所見奇事也。一曰。所見超人思之事也。一曰。所見天上事也。

學士此數行字明書
露德之奇事若畫

西二月二十四晨。早古巖前有數百人。或信是聖母發現。而跪地誦經。或不信。而在此觀看人事。六點鐘時。伯爾納德從母親與姨娘到洞前。燃燭後。取念珠膝跪。仰上誦經。過數分鐘。衆見女兒上身向前而偏。其勢可比磁石所吸之鐵物。雙目注定。容顏時而微笑。全福時而感然若苦。或點頭手拜。異形皆令人樂心。畧過一刻鐘。白衣女退入小洞。女兒愁色立身慢步上前。既至大洞。復見白衣女懸立於小洞內門。便喜色歎長氣。若人之得其所求者。再過數分。目前無所見。即時離洞回家。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九回

西二月二十五日晨早男女數百人聚於古巖。六點鐘蘇氏同親戚婦女數人帶伯爾納德至洞前。女兒隻手秉燃燭，隻手執念珠跪地誦經，復見白衣女。但容顏此次不見變態，靈魂不至失覺。與前十日然畧逾數分鐘，白衣女命女兒曰：可往泉處飲水洗面並吃泉邊之草。

當知古巖洞內原來無泉水。女兒聞令，心想所言之泉卽是河流，便轉身向河欲行。白衣女止之曰：未說河水，泉在此。且言且秀手指大洞之左角。女兒卽時奉令膝行入洞。至左角，見土上有溷水希須，野草數朶。遂凹手欲取水。水不足凹。雙手跑坭作小穴，卽見來水。但較前愈溷不堪。凹掌三取此水欲飲，三覺胃翻不致入口。白衣女立於小洞內門，慈顏視女兒若勉。

之。女兒見，取水再四而強然吞下。隨用穴水洗面，並摘草一朶而吃下。事畢轉目視白衣女。白衣女面樂點頭若賀，然後退在小洞外門來。女兒膝行出大洞，跪在原處，仰視如前。須臾無所見。立身從母親進城。或問之曰：洞內之水溷濁不堪，河水至清可飲，白衣女又令汝背河用洞水，其故爲何。女兒應道：不知其故。

女兒是時所不知，現今各人明悉，是日伯爾納德代衆人之位。白衣女令之取洞水以飲而洗，其意不止於女兒。惟在女兒身上轉請衆信輩。却請人用此水，必賜水以益人之效驗。其效復逾數年，普天下無不知者。論女兒之不變態，不至魂超於十八及二十五兩日。此事明証伯爾納德容色改變，靈魂失覺之各情，非其身病所致，亦非女兒所僞作。否則此兩日之外

形與他日必無異。使伯爾納德改形魂超者。白衣女也。且賜此恩於今日。不賜於明日。隨其意焉。

話說露德城有一人聖名類斯。石工資生。前二十年。一日同胞弟若瑟以火藥炸石。二人適纔貫藥未避。藥不知何故突燃。大石洪聲即炸。將若瑟擊死。類斯身帶重傷。得回本家。隨後用藥將傷治好。惟眼目一隻不能痊。雲翳滿目。見物昏暗。直若未見。請名醫百法試盡無變。特此二十年來。不能作細工。而寒困度日。是月二十五日。聞得古巖洞出新泉。白衣女命伯爾納德用其水之各情。心即欲試此水可否治病。遂叫本家女兒往古巖取水一餅回家來。女兒奉命。未幾去來。獻上一餅水。稟道。水溷濁不可用。類斯不慮水之不清。只靠着信德跪地誦經求天主施恩治病。經畢。投小塊

細布於水而以之洗病目。當時畧見微光。再洗一兩次。得明見如昔。未受傷然。歡樂不自勝。且感主恩。且出外普告親戚朋友。次日路遇太醫。即拜而談。昨日用古巖水之奇效。太醫爲人長於學。短於信德。耳聞類斯之言。決然應道。糊說。我治汝目多年。未見稍效。此次用山水。豈可有驗哉。汝目損壞也。終身必不能見光。類斯笑道。我此病目。雖昔時損壞如先生所說。却今日復得光明若前。細物能見。太醫那裡肯信。乃取隨身手摺。鉛筆書一行細字。然後手捫類斯之好眼。叫他以病目讀摺上那一行字。類斯一目了然。說道。先生寫的是。類斯之右目失了光。百藥不可瘡。太醫奇甚。說道。噫。汝目果然明見。此非人力所致矣。遂與之賀喜便去。通城無不識類斯。石匠者。知他雙目光明。咸稱此事爲聖蹟。本帮衆友來恭賀。並互相約

一齊往古巖作工開路。次日咸皆帶鑿到古巖，共力開石成道，與人上下往來。洞內又鑿一穴，可存泉水。願由此取水自用，或帶回家者，可自便。其水日盛，湧流不止。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十十一十二共三回

西二月二十六日天明，八百人聚於古巖。伯爾納德手執燃燭，與念珠膝跪洞前，誦經如常。畧誦申爾福云：十餘次，容顏雪白，變態。須臾叩首深拜三次，然後口唇微動，若語。白衣女請之爲衆罪人所禱補贖。女兒許奉命後，白衣女令之膝行入洞，且叩首親地，以作補贖。女兒將風帽及燃燭托於姨母存守，便合手胸前，執念珠膝行向前而進。行過兩步，卽放下手叩

首親地。到洞內巖壁轉身，手示衆膝跪親地，人等未動。女兒在洞內白容似不悅，雙手復再示衆叩首親地。衆見，以爲白衣女有命。遂一齊奉令而行。女兒喜色轉目向小洞內，門注看白衣女。未幾又奉命膝行至洞左角水湧之處。飲水洗面後，且膝行卽每兩步叩首親地出洞至常跪之原地。在此轉身仰視洞上，少頃無所見。

二月二十七日晨早六點半鐘，伯爾納德從母親與姨娘至古巖有八九百人在此。女兒燃燭跪地誦玫瑰經變態時而面笑，時而感形，或毅然無動，或拱手行拜。種種事情美觀如常。隨托風帽燃燭於母親，便膝行且叩首親地前進。到洞內壁轉身回原地。三次如此。究竟跪在洞前注看白衣女，不多時無所見。

或問之曰。汝膝行叩首親地各事何意。答道。白衣女命我爲自己爲衆人行補贖。再問。白衣女託汝以常奉之委任麼。答曰。無所託。

二月二十八日即此月之末日天曉古巖上下有一千人。伯爾納德在洞前復見白衣女而顏色至福。畧過一刻鐘。膝行且叩首親地前進至洞內。然後回原地。如此再三。衆效學其行。雖天冷下雨。然無一避寒躲雨。逾半點鐘女兒無所見。

是日乃主日。伯爾納德同學堂衆幼女從教書的貞女數人入聖堂與彌撒。彌撒後出堂時。有捕差一人挽其手命跟從。貞女先生驚然問曰。汝何爲。捕差應道。奉某官之令。女兒笑道。小心扭我手。恐我逃奔不見。捕差送他至那官私衙。非日前問女兒之官官心疑古巖事中有僞情。見女兒入堂。作色說道。

小妮子，汝來呢。伯爾納德自若應道。小女來也。官曰。汝每日在古巖何爲。在彼聚人膝跪叩首親地。又是何意。定然有人唆使汝假行見異物之狀。騙惑民心。我將投汝於獄。以阻止汝詐僞害人。女兒說道。要投小女於獄。便可就此時而行。官見女兒之面色。卽知其心不虛。默然片時復謂之曰。若再往古巖。我必將汝鎖禁至死。女兒正視之無懼色。只見門開處掌病院事的某貞女入堂。拜官後請之放女兒回家。官以前話數句爲足。令蘇家謹慎。遂放伯爾納德從貞女去。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十三回

維時露德城本堂神父尙未能明辨伯爾納德言行是非何如。故未往古巖。

並禁過副本堂各位神父勿往此地。怕的是事中有偽，將來人衆咎神父等護庇小人。副本堂等皆奉令，無一往看女兒於其異見之時。

三月朔日遠地之某神父在城，聞得前事諸奇情，便欲親目觀看。是日往古巖目視耳聞，然後記其心思如下。

三月朔日晨早，余往古巖。因人過多，初則未能至洞前，只得遠立伺候。畧逾一點鐘，伯爾納德至。乃俗常之女兒，容顏溫和，眼目至端，舉動自若。其勢絕不似因病而失魂之人。余踐其步入民叢中，惟願到洞前，但未行數步，即爲衆擁擠不能進。一人大聲喊道：茲有神父欲前進，請讓開。衆即讓路。余謝情，便行到伯爾納德之側，致能明見各事。吁！所見至妙，人語不可言狀。女兒跪地誦玫瑰經，容顏初則平常，忽焉魂超，模樣異變。此刻之伯爾

納德比前數分鐘之伯爾納德有靈魂與肉身之別。雙目仰視之情，白容含笑之福，點頭拱手之美，繪畫名師中誰能繪焉。女兒喜色，天堂衆聖之喜當似乎此。或時變愁世中痛苦者之愁形，不致令人心慘如是，且或喜或愁而恆存其安祥。余在此半點鐘，雖不見女兒之所見，不聞其所聞，然亦心悅樂矣。畢竟回想城內衆神父未來古巖，又恐信輩等咎吾不與本堂神父同心，遂不待伯爾納德之回覺世事，而先離此地便行。

神父離古巖後，伯爾納德奉白衣女之命，膝行向洞而進。但因前後爲人衆所擠，女兒不能行。只見兩人身高力大，上前叢中開路。女兒在後膝行，且叩首親地。至洞內泉邊，飲水洗面。時人衆擁於洞口，手將玫瑰樹藤攀動。女兒轉頭感然視衆。一人會其意，喊道：玫瑰樹且勿亂攀。

白衣女常立於玫瑰樹上，女兒

以人手搖此樹爲失敬於衆聞言寂然立看。女兒喜色膝行出洞回原處，白衣女之事故感然視衆。仰目注視，似細心聆密言。少頃無所見，立身便行回家。

且說自二月二十五日以來洞泉水日盛。時常有人來取。是日某婦用之得妙驗。那婦聖名加大利納，前兩載年紀三十八，某日由高處墮地傷手，膀不能動，隨用藥得治，膀傷惟手指三隻死然不能伸屈。太醫數人施法無效。加大利納之手竟殘然無用。是年二月末日聞得古巖洞出新泉水，即懷用此水治手病之意。三月朔日步行十餘里到古巖，有人甚多在此，或跪地誦經或遊玩看事。加大利納跪於洞前求聖母瑪利亞轉達天主施恩療瘡其病。經畢，上前跪在泉邊，投病手於水。須臾覺得有變，取出手以看。奇哉。舊病痊瘳。五指活動能伸能屈。滿心歡喜，眼淚且朗聲謝主恩。衆

人知情，同音讚頌。此事傳於四方，信輩聞知，多言發現於古巖者，必是聖母瑪利亞。

此後加大利納手病，概未見復發。伊在家紡織針線等工，如常人然。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十四回

西三月二日晨早，伯爾納德從母親來古巖，男女一千數百人聚於此。白衣女發現，謂女兒曰：爾當往見鐸德，告之曰：吾所願者，見造經堂一座在此。女兒許奉命，畧過一刻鐘，無所見，便立身回城。

到家，求母親同去見本堂神父。母親久聞本堂不信長女之言，時常說他謊語，騙人。是以恐懼不肯往。女兒求姨母，姨母亦推辭不往。女兒曰：白衣女

託我有話轉告神父。我不得不往。乃請某婦同去。那婦帶女兒至神父等所居之屋。請見本堂。本堂接入客廳。有神父三位在此。女兒拜列位神父之後。遜然說道。小女奉發現於古巖。那白衣女之命特來稟本堂神父。今早白衣女命小女曰。爾當往見鐸德。告之曰。吾所願者。見造經堂一座在此。神父說道。衆傳汝所見者乃聖母瑪利亞。只恐汝現時假說見聖母在古巖。而將來不能見之在天堂。神父且說且細看女兒面色。女兒自若應道。神父。小女概未說發現於古巖者。乃聖母瑪利亞。只說見一女。模樣如此。如此。小女屢次明見之。若現在見神父然。今早此女命小女來稟神父。以造經堂之事亦是實。小女不敢謊言。神父曰。何故不問那白衣女之名。得知其名。卽知其爲誰。答道。小女問過數次。白衣女屢屢微笑而不答。

白衣

女說本名有日故待其神父曰。倘知命造經堂者是天后聖母，我卽喜心盼而不答女兒之問。奉令修造。且要此堂高大華麗不辱衆信輩之慈母。但不知那白衣女爲何人，豈可輕動哉。神父在此埋頭沉默片時，然後謂女兒曰。明日汝可請白衣女顯聖蹟。比如洞口之玫瑰樹眼時枯然無葉。可請白衣女使此樹開花生葉。我見卽知發現者是聖母。事明，我卽設法開工造聖堂。女兒應道。明日小女奉神父命請白衣女顯其能。說訖，拜辭便去。

同日府官

法國之官名與中國不同官之職任亦有異茲以中華之官名稱法官

稟本省總督畧曰。據前月二

十六日露德縣官來書。此城有蘇家之幼女每日往城外某巖洞前誦經。自稱見一白衣之女聆異訓。話傳於四方。有許多人日聚於此地。訛言聖母瑪利亞發現等語。卑職始初只料女兒心虛早遲必露馬脚。致民衆覺

知心厭其僞而不從。殊不知聚於洞前者日加一日。昨有一千數百人。月之初四赴市場_趕日期。必有萬餘。所慮此地崎嶇。恐有人墮巖落水。卑職今日往露德會同地方官商議。共行布置。以免後患。

是日府官果至露德。見縣官議事。先將蘇比祿夫妻女兒半月內之言行嚴察。得知其未曾犯國律。理不可禁。女兒往古巖。或無故而禁。衆必謠動。事恐愈見不美。一面因古巖地勢至險。數千人集於巖上。於河岸。只須後者亂動。前者難免不死於水中。於巖下。故府憲請縣官商議。武員派兵看守各路。令人進退有次序。諸事議定。府縣兩位一同來見本堂神父。以所商各情相告。神父謝官費心後。自亦談伯爾納德適纔來說白衣女願見造經堂在古巖之事。官問曰。神父如何定奪。神父曰。余託女兒轉請白衣女

使洞前之玫瑰樹開花發葉，方可信其言。府縣說道：神父此言甚是，茲可待後事何如。說訖辭別而去。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十五回

西三月三日晨早有四千人在古巖。七點鐘伯爾納德合手執念珠與燃燭跪於洞前誦經。將玫瑰經一台誦畢，無所見。心恐昨日言行獲罪於白衣女，致其不復現。遂立身痛然垂淚而哭。母親與母舅帶他入河邊之磨房。有許多人來勸女兒再到古巖，望其有所見如常。女兒不肯。母舅說道：此刻之事，汝須用食。待人衆走散，我即送汝至洞前。女兒如命。九點半鐘，母親與母舅姨娘等帶女兒復到古巖。尚有一兩千人在此。見伯爾納德至，

便寂然立於河岸不動。女兒膝跪誦申爾福云云數次。即變態面福。衆知其有所見。白衣女謂之曰。余今晨之未現。因有不堪之輩在此。伊等昨夜言行無禮。將此洞穢褻。女兒感然懇求白衣女寬宥。然後敬稟道。昨日小女轉告神父以娘娘所言造經堂之事。神父不信。惟命小女問娘娘之名。並請娘娘顯聖蹟。比如使洞前此玫瑰樹開花發葉。白衣女聞言慈目視伯爾納德而哂。但姓名未說。玫瑰樹未使開花。惟復言願見造聖堂在古巖。願有多人聚於此誦經。說畢不見。

女兒再往見本堂神父。神父曰。昨日之言汝轉稟白衣女麼。女兒應道。小女稟過。白衣女未答。聖蹟未顯。但仍說願見造經堂在古巖。願有多人聚於彼誦經。神父問曰。汝有銀錢造聖堂麼。女兒應道。無錢。神父曰。我亦無有。

可請白衣女贈銀錢與汝。說訖，放女兒去。

此時女兒雖未說白衣女晨早不現之故，然城中人早已知悉古巖昨夜之事。各街傳言曰：此地穢也。此後白衣女必不發現。

是日總督札飭露德文武官員畧曰：據府官稟稱露德城鄉居民每日羣從

蘇家之幼女往某巖洞前誦經。月之初四赴市場_趕日期，將至洞者必萬餘

人。所慮地方崎嶇，恐有人墮巖落水等語。本部堂惟望露德文武會同商議保護黎衆之良法。且恐該巖洞內外或有異奇木石等物能迷惑那幼女眼目，致其誤視之爲活人發現。務必派妥人今夜守洞細查內外各像。明日捕差頭當在洞前考察幼女之動靜，筆書諸事稟核。或見事中有僞，地方官必當卽時出示曉諭民衆。

文武官見札，各自奉令。是日某武員來洞細考其內外，筆畫圖形上稟後，令馬步軍兵次早守路如此如此。若見人叢中不規之徒亂動，卽當彈壓以保衆命。且務須嚴中和順，勿致無故惹出羣民生怒。是夜官又派心腹人看守巖洞，不准民進出。

以上之各情推之，可知官宦大小員無不認真察古巖奇事之虛實。察得其虛，必有心拿獲行僞者照例嚴辦。此諸事亦是天主所准，以明顯伯爾納德在古巖異見之實情。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十六回

三月四日乃白衣女約伯爾納德來古巖之第十五日，亦是四圍鄉人赴市

買賣之日期。是日天明聚於古巖之男女不在兩萬之下。馬步軍兵奉官令在各處立看。洞前巡捕頭坐視。身邊有筆墨以便記錄所見所聞。維時伯爾納德尙在家未出。只見三人入屋。乃隔省之太醫。特來看女兒病強若何。心下明白與否。蘇氏叫女兒出見。三人診脉看形像後問之數句便出。行間互相告曰。此女兒雖體弱。然無失魂見怪之病。更兼心下和平。至明亦難受惑。

未幾伯爾納德從母親及親戚數人到聖堂與彌撒。彌撒畢。快步出外。表姐

某姑孃。

此女德美以後入隱院修道

在後趕到謂之曰。汝何故潛地而出。不待我同往

呢。女兒應道。我在聖堂忽覺往古巖之異感。是故忘却請汝同行而快出。二女過橋得見人無數聚於河之兩岸。表姐說道。人衆多。我必不能陪汝

至洞前。女兒應道。不要心慮。汝必得跪在我側。時一人手提眼目盲瞽十歲之女兒。謂伯爾納德曰。懇求爲我此女兒祈禱。伯爾納德應道。然。爾爲父母者亦當祈求天主。可以洞泉水洗汝女兒之病目。再行數步。見了鬻抱患病之孩。主母在其側。謂伯爾納德曰。切請爲此孩兒祈禱。並遞大蠟燭曰。煩置此燭在洞內而燃之。女兒應道。我必爲此孩兒祈求天主。燃燭之事。小女不能奉命。衆視伯爾納德若上主所寵幸。衆人見伯爾納德即女兒自視若無功。是以有此行。開路讓之行。表姐得跟從至洞前。膝跪其側。前面衆人亦跪地。女兒誦過申爾福云云十三次。其容變白若雪。見者說道。白衣女現也。女兒面福三拜。奇態悅樂衆心。表姐神靈歡忻不可言。女兒誦玫瑰經一台。然後手執念珠之苦像。三舉手欲畫聖號。但手不至額而三指。竟舉手再四得畫體。

面可觀一聖號而復誦玫瑰經一台。時見喜時見愁。時點頭拱手行拜。衆人定目其容上注看。無不比之於天神。巡捕頭在左同衆膝跪。且細看且筆錄各情。第二台玫瑰經誦畢。女兒復畫聖號立身前進入洞。表姐從之。女兒端立在小洞內門之下。其勢似人之與人交語。維時白衣女立於洞內壁前。果然面語女兒如師之語徒。表姐在側。福中突然心覺畏懼而退兩步。在此見伯爾納德口唇微動若低聲說話。乃細聽。但始終未聞一言。畧逾五分鐘。女兒出洞回原地膝跪。復再誦玫瑰一台。手拜面福。經畢。立身慢步入大洞。行到小洞內門之下。須臾復出。跪於原處。片時無所見。同表姐向城而行。衆恭然開路讓二人過。

路間表姐問曰。汝見白衣女之時容顏時喜時愁。其故爲何。答曰。見白衣女

喜即喜，見之愁即愁。復問：汝立身入洞，又是何故？答：彼時白衣女未現在洞外。我入洞復見之，立在小洞內口之下。時我見汝在側，白衣女與汝至近。汝若伸手，可摩其白衫。表姐福中覺懼而退，兩步即此時。再問：那時汝動唇若語，我細聽未聞汝言，又是何故？答：我應對白衣女，出聲似像如常，不知何故無人得聞。未幾又曰：白衣女託我以三密事，並囑我勿傳於人。不知此三事或同日而託，或分

三日逐一而託。且默示我以私經一段，亦不准傳於外。問：汝誦頭台玫瑰經後，執念珠苦像，三舉手欲畫聖號，手三指未至就意。其故為何？答：我三舉手未能畫聖號之故，因白衣女未畫之是也。我舉手再四之時，白衣女秀手畫聖號，我即能同畫。聖道曰：信輩無上主特恩不能行超性之功，其事類於此矣。問：汝在白衣女前素見垂淚，是何故？答：白衣女垂淚，我亦垂淚。白衣女面喜，我亦心喜。在天堂天主通己情。

與聖人聖女因天主常樂聖人聖女亦常樂伯爾納德之事類此也。問。白衣女究竟秀美何如。答。汝在天堂

可知之。另有人問曰。汝在洞前畫聖號之恭敬秀雅無人能效學。點頭手拜之體面。別處亦未見。是誰訓汝以此諸事。答。我未曾學過。惟看白衣女

行而盡心效法。

在天堂聖人聖女映天主之美若鑑之照物伯爾納德之事類乎此

且說是日聚於古巖者雖不在兩萬人之下。却無一墮巖落水。亦未見兵士費心勞力。民中無一言無一行不合理。女兒離古巖後衆人散入城內貿易。買賣之間自然以方纔見之事爲題目者甚多。午前數千人不約而聚於蘇家當門街。請見伯爾納德。蘇氏不得已。命女兒出至門口來。女兒立於此兩點鐘。人衆魚貫而過。且恭賀之。且自託於其轉達。

午後女兒去見本堂神父稟道。今早小女復請問白衣女以神父所命之事。

白衣女仍然微笑而未答。神父曰：我不知白衣女爲誰，總不能奉其命。遂問女兒曰：汝有令復往古巖麼？答：無令。再問：白衣女說過不復現麼？答：亦未言不復現。神父曰：再看後事何如？乃放女兒去。

是日城中某窮戶有三歲之孩兒在臨終。此兒生來多病，雙腳不能行走。畢竟血枯力盡，此刻將氣絕。父母同鄰家某婦看守。午後四點鐘，母親抱小兒下床，衣服包之。不說一言，開門欲出。丈夫問之何往？母親應道：往古巖用洞泉水治我孩兒之病。丈夫曰：天氣寒冷，小孩在臨終，抱他出去，尙未至古巖，必見他死。母親異聲應道：不得死。聖母必將救我兒。說訖，更不轉頭，出門向前快行。鄰家那婦謂丈夫曰：不必阻之，小兒早遲總是一死。丈夫乃止。母親抱小兒且行且祈求聖母。到古巖，直入洞內，跪於泉邊，誦經。

後，揭開衣裳，將孩兒裸身抱在手，欲置之下水。有男女數十在彼，一人手阻，止母親，並高聲責之曰：「看此小兒將死，汝又要置他下冰冷的水，此爲非殺子而何？」一人又說道：「此婦痛兒已至心不明矣。」母親哀聲說道：「衆位，勿致阻我。我知之，聖母瑪利亞必將救我兒。」一人說道：「好好勿阻他。」衆人乃罷。母親將兒置於水，惟掌其小頭在外。過一刻鐘，取之出來，衣服包好，快步抱回家，置之於床。家主見小兒無氣，說道：「我原來說過，此孩半途必死。」母親應道：「未死。」聖母必將治其病。少頃，小兒在床出氣，調勻和平，睡熟。終夜未醒。次日用食，似若體安。第二日，母親出街買物，回家開門，只見孩兒獨自早已下床，脚手舒順有力，行走往來與他家同年之孩兒無異。母親滿心歡樂，出外喊鄰家婦女等來看。衆人大奇，咸稱是聖母所顯之聖。

蹟。以後此孩長
成。人身強。

伯爾納德異見之第十七十八十九共三回

三月內，自初四至二十五日，伯爾納德概未往古巖。惟信輩男女時常在此。或膝跪誦經，或在泉邊飲水洗面。每日有人置黃蠟燭於洞內而燃之。到月之二十日，洞似小經堂。壁上有聖像。像前時花芬芳燃燭不熄。白衣女雖多日不現，却量亦在此喜心享納信輩之敬愛。

月之二十五日，聖母領報瞻禮晨早，伯爾納德心復覺願往古巖之內。感。即時同母親出城到洞前。此事傳於城中，片時有數百人來巖。女兒跪地合手執念珠與蠟燭誦經。須臾白衣女發現，女兒變態面福如昔日。良久白

衣女招之前進。女兒奉令。且見白衣女美容慈悲異常。自覺心下愈加靠望。遂謙聲問曰。娘娘究竟爲誰。懇祈說本名與小女知悉。白衣女聞言喜容加榮。但默然無語。女兒復再禱曰。娘娘爲誰。懇祈說之。白衣女秀顏愈光而仍然不答。女兒不失望。盡其心切再三禱曰。娘娘爲誰。懇祈說本名與小女知悉。只見白衣女至光全福。慢慢放手而復合之於胸前。雙目微仰天上。清聲說道。我乃始孕無玷者。可再傳言與鐸德曰。我願見造經堂一座在此。女兒敬曰。小女傳過此言。鐸德要見聖蹟方肯信服。白衣女不復言。慈容視女兒數分鐘而不見。

且說伯爾納德離古巖回城。細心記白衣女之言。又恐忘却。是以沿路低聲疊說。我乃始孕無玷者。惟因不明會此七字之真義。尙不能說白衣女是

誰且心想自己不明悉者，神父必知之，即往稟本堂以上文之各情。神父聞知，勃然自想道：如是，則發現與我之信輩看，令我造經堂者，果是天后天主之母。此思生於心，子情發於靈，但自知妙事如此，不可輕信，故不露情於外。惟作半信半疑之狀，謂女兒曰：此事且慢察其虛實。若論造經堂之務，亦須預先思量，方可動工。說訖，放之。自即進省城見主教，以此要言面稟。

是日露德衆人等知悉伯爾納德晨早所聞之言，咸皆信白衣女是聖母瑪利亞。通城歡喜，男女相繼來古巖，至半夜方止。以後到此地來誦經用水者日衆，所燃之燭於洞內日多。

白衣女既自稱爲始孕無玷者，吾記後事不用白衣女惟書聖母二字。

西四月七日晨早伯爾納德復覺心感，即時往古巖，有千餘人在此。女兒跪

地誦經。未幾聖母發現。衣服與前無異。慈目視女兒而無言。女兒笑容福面注看。維時合手秉燃燭。其燭下落齊地。上齊本身之肩。女兒魂超眼目望上。不覺將雙手舉至燃燭顛處。衆見火燄由其手指縫射出。女兒不覺痛。某太醫在側。目擊此事。取時錶以看。驗得伯爾納德執燭如此一刻鐘。迨至女兒無所見之後立身。醫生挽其手察看。見其絕無所傷。衆稱有聖蹟。

少頃或見伯爾納德手摩目。卽問之眼目痛否。女兒應道。不痛。但見聖母後回覺外物。眼目每每似平常。由日光照處忽入黑屋一般。

四月內有病人用古巖洞泉水得瘉。其中之一聖名恩理格。年紀十五歲。住居露德本省來城。前兩年患重病。病退後。頸項生癱。太醫用藥未能治之。

聖母發現於露德之時，恩理格見病勢不改，求父母准之往古巖用新泉水。父母不知何故未准。四月二十八日本城某信輩由露德回家，帶有的洞泉水一瓶。恩理格聞知，求分此水一杯。信輩欣然與水。是夜全家老幼膝跪求聖母轉達，然後母親以古巖水洗恩理格之頸，並以浸過水之布數摺包之。少年喜曰：明日我必無恙。遂臥床安眠一夜。次早果然全瘉。

且說聖教中凡出奇事如聖母發現於露德者，鑿牧等無不仔細察考其事，然後曉諭信輩，以此事之可信。此乃費多時之務。達爾白

露德地之省城

城鑿牧

聞知伯爾納德在古巖異見異聞之諸情，自然照舊法從容辦事。雖查得信輩私自常至古巖誦經燃燭，却未見示諭本屬之鐸德教友，以此事之可行與否。一面國家官員自吏部尙書至府縣，皆心疑不定。或曰可准百

姓來洞無妨。或曰人衆受惑於無據之異事。理當禁其聚於古巖。究竟六月內總督奉吏部尙書令。札飭露德之官。命派人將古巖洞所有之時花聖像蠟燭等物取出。並以高木插圍着該洞。致人不能近於此。官派巡捕頭帶捕差等依總督之令而爲。衆民聞得此事心愁且怒。此後雖不能入洞。然每日有人在插外。或在河對岸跪地誦經。

西七月十六日。家爾默爾聖母瞻禮。亦稱聖衣會瞻禮伯爾納德復覺內感。卽時同

親戚數人向古巖而行。因巖上下有插不可近於洞。是以由河右岸之草坪赴至洞前。在此跪地向巖而視。未幾聖母發現。女兒面福容秀如昔。畧過一刻鐘無所見。

或問之曰。河寬大如此。汝又在對岸。量必不明見聖母。女兒應道。聖母發現

之時，似若無河在我前。且見聖母，遠近與昔跪在洞前無異。此乃聖母瑪利亞發現於露德之末回。以後伯爾納德槩未覺往古巖之內感。雖不時往此地，然總未復見始孕無玷之天后。

蒙法帝旨准，人衆復得入古巖洞祈禱用水

話說信輩貴賤貧富不能入古巖洞，示敬取水，無不埋怨官上無故禁好事之無理。九月內某主教見帝，以此面奏。各省亦有名顯上奏請開禁。帝准行。特此旨諭達爾白總督，令解前禁，准衆民在古巖往來隨意。總督奉旨札飭露德之官。十月五日巡捕頭奉官令帶手下之人到古巖，將四圍之木牆拆毀。民衆欣然一齊前進，在洞內外跪地讚頌主與聖母。

同時本省鑒牧委神父數位會同細察露德之事，伯爾納德異見，各人用洞水治病之諸情形，神父等應當隨時書其所察於各地成本上稟。通國聞知此二事大喜，以爲不多時黑白必可辨明。一面乘帝旨准行而來古巖之人甚多，其中受大恩者不少。茲可記一二事。

來城有某寡婦，聖名瑪達肋納，前二十餘年患重病，幾乎身亡。此後體弱無力，加之胃痛不容食，惟以肉羹牛奶養生。二十年如是，究竟半身木然無覺。瑪達肋納有一子一女，子遠居波爾多城貿易，女未嫁，晝夜服事老母。天后聖瑪利亞發現於露德之年十月十六日，女見母親殘身愈痛，即請太醫復來看。太醫看後謂之曰：老母加病，其命在旦夕，我無法可救。病婦瑪達肋納量本身之事與醫生無異，遂請神父聽告，解送聖事來。次日領

聖體終傳後，瑪達肋納安待天主之時。是夜喘氣謂其女曰：聽聞隣家某婦由露德來，帶的有古巖泉水。可去求他此水一杯。我用之必得好。女應道：此時夜半三更不便往。待至天微明我即奉令。次早主日女告隣婦以母親之言。那婦欣然與水一瓶。女回家斟水一杯，獻於母親曰：此即古巖泉水。病人誦經後飲一杯，須臾說道：正施生之水矣。我內病已瘳。茲可洗我癱瘓之身。女依言。只見病人身浮腫之處，隨洗即消。疼痛霎時亦息。母親說道：我覺熱氣如火，由我身散去。少頃又曰：我病全好。可納些飲食來。女獻肉羹。母親曰：可納麥餅酒肉。二十年來未曾嘗過。今日蒙聖母施恩，我能餐如常人。女奉命。母親用食有味。餐後見無人在臥房，即下床。不數分鐘，女到臥房門來將入。但見母親跪在聖像前誦經，不覺心驚止步。大

喊一聲。時衆信輩與了彌撒由聖堂出。當門過路之婦女數人聞得喊聲，只料病人已死。遂入屋來看。只見那女容顏驚異在門口立看臥房內。來者問他何事。女似心慌說道。母親復活也。衆料他心痛狂言。卽進臥房。但見多年之殘廢人此刻身靈安逸膝跪誦經。歡喜同跪謝主洪恩。片時通城知悉有許多人來賀安。瑪達肋納之子得信在波爾多。卽上火輪車回家。同親戚朋友歡喜數日。然後復至波爾多貿易如前。且欲彰揚聖母之慈愛。乃請新報館某士記錄母親患病多年將死而一旦復安之諸實情。特爲新報此一篇文。又有某家自託於聖母而受異恩。

此家住於波爾多城之南。是年其女瑪利亞在城內某學堂讀書覺得眼目痛。初以爲事不大緊而不用藥。隨見病重。方請太醫來看。太醫說病難治。

母親聞言接女回家。一連三月百法使盡無益。延至十月內瑪利亞眼目一隻失光不能見。一隻昏霧亦將瞎。父母之愁不說可知。某日商議送女進京另請醫師施法。是日父親看新報恰讀來城寡婦瑪達肋納用古巖泉水得治舊病之事。父親信德確穩。看報之後卽時決意不再用藥。惟願懇祈聖母顯能醫長女之病。十一月八日父母兒女及親戚朋友等相約誦經九日。求聖母轉達。父母又許愿曰。若愛女之病得痊。女往露德謝恩之外。必着藍白之衣一年。西方之幼女以此二色自認爲聖母之婢衆人切心同功誦經。第九日皆辦告解領聖體。是夜瑪利亞以古巖水洗眼目。隨將沾濡水之手巾摺置於雙目上。便臥床而眠。次早覺醒取手巾。大聲喊胞妹曰。瑪爾達。瑪爾達。我雙目好全明見。瑪爾達忙忙下床來看。果見姐姐雙目清亮無膜。

歡喜不自勝去請父母來。父母入女之臥房，見瑪利亞手執細字書本讀之無難。即時同跪誦經謝天主及聖母。

隔數日父母帶女往露德，在古巖還愿。瑪利亞脫俗衣，着藍白二色之服。復逾半月，回學堂。女友百五十人歡歡喜喜接着。以後瑪利亞十八歲出嫁。目病總未見復發。

主教示諭衆信輩以聖母發現之事

且說主教所委查古巖事那數位神父一同至露德察看地形，細問伯爾納德及男女証人甚多，然後同遊各州府縣，問昔日病疾而因用古巖洞水得瘡之衆人。各處亦問太醫及証人。數月如此方得事成功，回省城，請名

醫數人查己所書之病單與各病痊癒之實據。衆太醫會同察考各情後批畧云。

露德古巖之水考來是平常的水。病者用之而得癒之故。乃超過醫家明悟之事。若說此水有藥性。其效猶含不可明悉之情。蓋其病不同。其藥亦當異。却古巖水惟一而治重病各樣。常事用藥必須日時方見其效。惟用古巖水則當時有驗。再者病方始治之較快。病久緩醫之愈慢。在古巖則無異。數日或數年之病皆瞬息見癒。吾等將諸事查明。不得不稱古巖治病者有超過人力之權。醫學百法不如現於露德者之獨法。

衆神父將數月內所見所聞及太醫此批筆記成書呈上鑾牧。鑾牧會同博學數士將此書之事體逐段辨論。雖考得其篇篇至實。却仍待三年。第三

年復委神父等遊各方再考前事。查得昔日用古巖水而痊瘡者。至是年恒享康泰。遂出示訓衆信輩畧曰。

自古迄今。常見天主訓世人。初則發現在地堂。懲人類原祖父母犯法之罪。隨則世世與先知聖人交語如人之交人然。古聖經素亦載依臘爾民人得見天神之事。

古教廢後。天主未斷恩典於世。反且施之愈多愈顯。聖教始傳之年。天主聖子不時或現或遣天神現與宗徒鐸德信輩目見。訓之以密事。救之於艱難。勉勵之甘心受苦致命。

世世相推。異恩相繼。聖母瑪利亞奉上主委發現亦多次。遨遊各國。見有名之聖母堂而查此堂之來歷。素得知昔日聖母發現於此地。當時之人特

造聖堂記此妙事。汝等祖人昔造本省家來松聖母堂者皆此故也。

感謝天主復再垂憐此地，令造經堂於露德城外，願信輩特敬聖母瑪利亞於此而蒙其轉達受恩佑。是以委聖母發現在古巖與窮家十四歲之幼女名伯爾納德。

在此鑒牧將以上聖母發現各事載明，然後復諭衆曰。

發現於古巖，自稱爲始孕無玷者，雖有人身，却他人未能得見。惟伯爾納德見之聞之，可知現者非世人也。

聖教每辦此類各事，必緩然查考情形。因世人明悟短少，受哄至易。因魔鬼素愛僭藉主耶穌或聖母及天神之狀而發現，騙惑信輩。故應當查事至細，明辨現者或由天主來或否。聖教自古所用之善法，本鑒牧已用之。四

年來無不以露德之事爲念。特遣才德之神父數位遊各地間人查事。記各情成書。此書本鑒牧詳考後請博學明士會同辨論其篇篇所載。現今本鑒牧心意決定。伯爾納德見聖母於古巖。乃至實無可疑之事。

論伯爾納德之說。其言真實無僞。其性最直。問之。其所知卽語。其所不知則不言。應答之時。則是是非非。且短且明。或有人行恐嚇。伊心恆安無懼。或客等許財誘惑。伊嫌財不貪。問至百次。其言前後相符。無所加無所減。此乃言實無欺之據。見其據可信其人之語。

一面雖知伯爾納德出言真實。然猶恐其自悞。致心想有所見而實未見。此乃身病或心切慕之所致。若論失魂見怪之身病。此幼女未曾患過。論心之切慕。女兒於頭次見聖母之前。絕然未想此事。况見之非一次。而十數

次也。兼之此女在聖母前之時，其容變態不似世人之狀。足証女兒之目前，前有寶物，其物至美，自映於女兒之顏。

大凡見菓卽知其樹之嘉與否。見信輩衆因古巖事所受之妙恩，卽知此事由天主而來。伯爾納德異見之言恰傳，方中人等從之到古巖。初則數十，終則二萬。此女在洞前福面樂心注看之際，衆雖無所見，然皆異情生樂，而加熱切誦經。以後聖母雖不復現，伯爾納德雖不至古巖，却每日有人在彼顯己敬愛。預先而信者進於德，冷淡者回心改途。此非天主所爲而何焉。

論身體說來，露德古巖洞水既出，卽有病人用之而見瘉。此後各方之信輩或來古巖用水，或不能來，則託親朋帶水回家，而得痊者甚多。其中有患

舊恙用過世藥未覺效者。惟以古巖水而病身復安。豈是病疾自然而瘳者乎。曰。否。據醫家所証。其病雖用藥。必不能療。瘳如此。何況不用藥則愈見無望矣。或莫是古巖水生成含的有藥性而治病可比俗藥耶。曰。否。據化學師考之。古巖水乃平常無藥性的好清水。水既無藥性而得治病。其效非本然之事。惟實乃現於古巖者之權所致。却無藥而一時治重病之權。惟天主能委之。可知現於古巖無藥而一時治重病者。必由天主來。由天主來。其言必真實。聞之自稱爲始孕無玷者。卽知是聖母瑪利亞。

西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教宗必約第九將聖瑪利亞始孕無玷之端定爲普地教友當信之道。五大洲各國之信輩聞此言歡樂。城鄉各堂衆人聚集辦瞻禮恭賀聖母讚頌天主。復過四年聖母屑降發現。明証教宗旨諭之。

寶曰。我乃始孕無玷者。願見造經堂一座在此。

且聖母所選造經堂之處。乃近於各國多人每年遊歷之地。似若請普天下衆人來此祈禱求恩。

露德居民汝當滿心歡喜。天后聖母特愛爾等。開妙水泉在爾境。令造聖堂附爾古城。惟願廣顯慈悲救拔人衆身靈。爾當感其母情而以肖子孝女之心愛之事之。達爾自省衆民。爾亦可欣然自慶。露德之福事大有關係於爾。爾住於聖母發現之地愈近。必受其恩澤愈易。自古以來爾有聖母名堂數座。誦經唱歌。汝等常稱其名。此後益可讚美露德聖母。

勉哉信輩。我等切靠聖瑪利亞轉達上主。可勝世上諸難。恒守信望愛德。幸逮常生。

特此祈禱天主並商議本屬明賢衆神父之後，

據昔前奉委查露德事情列位鐸德之實稟，

據醫家明士等所書露德泉水治病奇效之各憑，

因細察異見於古巖幼女之言行，及發現者所顯之諸奇，便可知其事非世人所能爲。

因所顯之聖蹟，如感化罪人回頭，或霎時而治世藥不可治之病等事，乃全權者所獨能致，故知其乃天地大主所爲，

因欲滿鑒牧鐸德信輩等之切願，

哀懇聖神默照，祈求聖母轉達之後，

本鑒牧定奪如下。

一、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二三四等月內，始孕無玷之聖母瑪利亞發現於露德古巖與伯爾納德明見十八次。七月十六日之現未算之事是實。衆教友可信之。倘若教宗查得本鑿牧決此事有誤，本鑿牧預先順服教化皇之聖意。

二、本鑿牧准特敬露德聖母。但或著書或作經歌談叙讚頌露德之妙事，必當先投草稿於本鑿牧察核准行，方可出印。

三、本鑿牧願奉聖母再四所出之令以造聖堂於古巖。但因地方險極多難，必須費金銀不知若干。故請各國各方之信輩捐銀助力，方可成此大工。此示當宣讀在信輩聚集之各經堂，在公義等書院及病院聖堂內，於出印後之頭主日。

書於達爾白城鑾牧府中，蓋以本鑾牧及吾幕賓之印，於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二人身病痊癒

是年主教將古巖之地買爲達爾白省鑾牧世世相繼之業。並派人使工匠開山，上下造寬大路數條，請建屋師畫圖遣傭工在巖上炸石掘坵平地，預備造大經堂。法國各省士庶貧富歡然捐銀作用費。外國亦有人出款。數年內古巖自河岸到坡頂，只見工人汗身下力，只聞槌鑿之聲。一面遠近之客來洞祈禱取水者相從不斷。維時洞泉每日出水數萬斤，足散於普地有餘。各國各方用之，素見治病之效。奇事之中再叙一二。

主教出示那年法國京都某士，聖名恩理格，年紀三十餘，眼目徐漸敗弱，用名醫之藥數月，雖時得病微鬆，然不幾日，勢復變壞，致明知雙目早遲必無用，究竟不能看書不能執筆，離京歸鄉。九月內悶倦藉他人之筆投函於某友名下，函內畧談目病日重，用藥不濟各情。其友從耶穌教不敬聖母，但聞知古巖之奇事，素願考其虛實，將恩理格來書覽畢，心即自想道：名醫費心治我友之病已數月，其藥無效，此正試古巖水破我疑之期也。當時回書，情語撫慰友之外，勸之畧曰：前數日弟由露德城過，復聞古巖泉水治病之奇效，兄病沈重，太醫無法，正當棄俗藥用露德此異水，幸而得瘉，卽是我二人之福。兄則身體復安，弟則疑破是非辨明。聞此水不可不在古巖而用，致函於露德本堂神父，數日後必由火輪車得水一瓶，兄信

從天主教敬愛聖母之人，不可不試此神法。恩理格得此信，大奇所奇，非友勸之用古巖水之言。惟奇此言之出於裂教人，且雖知覺友說事之有理，却一時未從。古巖水未用。

十月初日因事進京。其友亦在此。某日相見，友復再面勸。友之妻皆從耶穌教，亦說此法當試不可輕遺。恩理格推曰：弟此刻無人執筆，再待數日有書手，許必寄函露德神父處，請寄水一瓶來。友曰：弟就此時代兄執筆，有何不可。恩理格無奈，只得允諾。友拈筆書數行字，請露德本堂神父寄古巖水一瓶到京城某街某家。即恩理格之家書畢，使家人投函於信館，須與恩理格辭別回室。

十月十日得火輪車帶來一小箱，內有古巖水一瓶。恩理格見，即覺心感。且

敬且懼自想道。既求天主顯聖蹟，自當預事善備。遂出門往神父居處，欲告解得罪赦。因未能見神父，乃回家入臥房，誦經後愈覺內衷感動，虔望此時用古巖水。此時必瘉。乃膝跪禱曰：主，我罪人也不堪仰慕於爾，不堪用爾祝聖之物。之接來水主，余自深幽籲號於爾。主，聽允我聲。我本當先告罪，然後用此神藥。但心望不可延緩。主，求寬恕我，矜憐我。懇祈聖母瑪利亞以其仁慈轉達救我。經畢，斟水一杯，復禱曰：至聖聖母瑪利亞懇求爾醫治我身靈之病。說訖，以手巾浸水而洗雙目。即時覺病退，心下難信。復再洗數次。畧逾一刻鐘，取書以看，得知眼目明見如昔。一連讀數十篇，毫無疼痛。滿心歡喜。復跪謝恩。是夜七點鐘去見神父，將前事面談，然後辦告解。次早領聖體，讚美天主，全心謝聖母。

裂教那友夫妻知悉，大奇且喜。但究竟未至棄邪歸正。恩理格乃文墨之士。受此洪恩之後，著書將聖母發現於露德，病人用古巖水受身靈妙益諸事細談。其書文雅多情，信輩讀之不厭。以後恩理格眼目不再敗，信德恒存。光緒二十六年壽七十餘身病善終。

再者西一千八百五十餘，法國波爾多城有夫婦二人生育兩子。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幼子聖名儒畧，年紀十歲患喉症，飲食難吞。雖請太醫用藥，然病隨日加重。畢竟儒畧只用牛奶肉湯，餘諸食盡不能下。雖不至身死，却柴瘦可憐。兩年如此。西一千八百六十七，看新報，讀得古巖水治病之奇事數端。始心下靠望聖母，時常說百藥無驗，惟露德妙水能救其性命。起初父母不以此言爲意。某日再請名醫看兒設法。太醫曰：此病最難治。父

親曰。以我淺思。此兒若肯扶痛。量猶能吞些飲食。惟因畏懼喉疼。是故不吃。太醫應道。非也。據我察驗。汝兒之喉嚨。因病成窄。小如麥草。牛奶清湯。尚可飲下。餘食不能過。竟命試藥如此如此。儒畧用藥數日。因加痛方止。乃稟父親曰。醫生無法。尚有聖母瑪利亞能治我病。父親曰。世藥用盡。天法亦當試。二月十二日。父子上火輪車。由波爾多到達爾白城。在此落店宿一夜。店內衆客見儒畧病身似死屍。皆哀惜。勸父子靠望聖母。儒畧謝情。只應明日到古巖飲水。喉病必癒。父親信德不如兒。語言雖慰。子以明日得身安之望。却心下疑惑。不信露德泉水有如此之妙效。治病者非水。惟令用水之。聖母父親之信德不足。儒畧若似家父其病必不瘥。次早父子到露德古巖聖堂。與彌撒。儒畧在祭台前虔然祈禱。某神父見其熱切。彌撒後來問之。願否自獻於聖母。儒畧

應道。願神父將祝獻之經誦畢，儒畧說道：「已今我是聖母之僕，聖母必將治我病。」父子下至古巖洞，在聖母像前膝跪祈禱，然後到泉邊，儒畧飲水一杯，並洗頸項心窩。須臾，父親遞細餅與之曰：「可試用餅看。」兒接餅到手，便食。喜聲說道：「我病好也，吞食不覺痛。」喜得父親快步上巖，去見神父說此奇事。神父來洞，見儒畧在此，且誦經，且歡然用食。是日鑿牧由露德過，聞得此事，傳父子來見，問少年昔日患病今日得瘉之各情形。父子實言敬談。鑿牧令書手錄其語存稿。父子在古巖謝恩半日，便回達爾白城，落原店一宿。有許多人來賀喜。次日上火輪車歸家。親戚朋友歡欣來接。此後儒畧身體強壯無病。

造修經堂房屋培植花園露德古巖景變

西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四月四日信輩五六萬人聚於露德。是日當立聖母石像。在古巖。只見城內各街牌坊相連，旗幡無數。只聞鐘聲應山，炮響震地。信輩衆在老經堂外列隊，然後唱聖歌奏樂慢步向古巖而行。二里數百人在後輪番擡聖母像。神父四百餘唱聖詠陪送。到古巖將聖像立於小洞內，聖母昔日發現之處。其像高大如常人。白衫，白蓋頭，天藍帶，白玉子金串念珠，妝扮畧似聖母發現之模樣。神父講道理行降福之禮。禮畢，衆信輩仍然列隊回經堂方則四散。

逾七八年巖上之大經堂完工。祝獻之日可謂熱鬧無比之勝日。此後來古巖者每日在新堂內行聖禮。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教宗比約第九陞此當

爲普地有名經堂中之一。

維時古巖四圍之地數百畝改成花園。園內樹木森森各種花草芳菲。正中
立有聖母大像一尊。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教宗比約獻金花嵌以白玉之
妙冠冠之。是年七月二日某紅衣鑒牧行加冠之禮。主教三十六位陪着
神父千餘信輩五萬與聖禮。事之榮盛人之心福誰可言狀。

以後古巖洞之側造大石牆由聖堂當門坪分頭。馬掌形慢下至花園。牆之
平面畧寬三丈成路。兩邊有石欄杆。人衆在花園或在洞前欲上大聖堂
者。可由此兩路而行。馬掌形牆空中另造的有經堂一座。名稱玫瑰堂。遙
遠而視之。上下二堂似合成最大一經堂。兩堂之工至妙。其內之飾物與
行禮之各樣聖器可值中銀三十萬兩。

古巖洞乃鉄牒所圍。白日開牒，黑夜鎖之。洞內正中依壁有祭台。其前金燈數盞，燦爛射光。黃蠟燭數百，或數千，燃灼日夜，奏上聖母以其子女之愛情。

河之兩岸造的有修道院數座，民房棧店舖面甚多。總之，四十年內古巖變成美觀之福地。每年數十萬人在此敬聖母享聖事之神樂。來者喜，去者戀，無不切望異日復至。

信輩在露德受靈魂之恩

天主所造露德之山水雖奇妙，人工所培植之花園雖華美，然衆客所愛於此地者，非山水亦非人工，乃人物氣象之善。各信輩入露德之境，卽覺心

意舒服和平。似若遠離俗塵，進無妄思，無邪慾之地。入經堂臨巖洞遊山谷，各處享安靜，似有天主及聖母隱然在左右護庇。且考衆客之動靜，卽知其咸皆善思神樂。萬人同心而往來，多情相待。雖由各鄉而至，然初會可比骨肉弟兄姊妹。見過此事者不忘。惟常稱露德，乃天主特備福人心於塵世中之美所。

欲賞其諸美，當乘春夏溫和之日以往此地。或時可數二三萬人由各國各省不約而聚。

白日或在聖堂或在洞前領聖事誦經。時在泉流飲水，時在池邊小屋內助各客下水洗身求安。經典之聲終日不止，讚頌之歌朝夕不絕。或時聞得喊聲大起。問何事。卽知某客來時，或眼目不見，方纔用泉水而雙目清明。

或多年不能動手足，纔爲四人擡着下水，霎時出池，得使四肢無阻難。一

傳十，十傳百，忽焉衆客聚在洞前，喜聲唱，吾魂現今宏主兮。云云以謝聖

母轉達顯聖蹟之恩愛，然後歡欣羣送此福人至太醫案前。隔洞百步有太醫公館醫

生數士時常在此案考病人於其用泉水之前於其用察驗其病療瘡之

水而得痊之後隨將所驗之奇事記於書而傳於普地實情察明後送之回店，與親戚朋友賀喜。

夜下八九點鐘，客等聚於聖堂，人集衆出外列隊，便慢步而下，各秉燃燭，唱

經，且前後隨曲路，遨遊花園，一兩點鐘，人影往來，似海波相推，燭光運動，

像火江繞流，歌聲時朗如萬弦之琴，幽雅若過林之風，看者神樂魂飛上

天。

住於露德數日而離此地者，月復年新，若回顧前事，追念衆客在露德敬天

主愛聖母之熱切，方中景緻之悅目，清心聖體之熱鬧端儀，無不覺心下歡樂如事事之猶在目中。且四十餘年來，寓居露德數日，數旬之信輩幾百萬人，各人歸家必將所見所聞談叙，致普天下有無數之人眷愛此地。特此露德可謂目下世界險海之塔燈。海客在狂風猛浪之中，見塔燈可正其路，免礁觸舟失，致貨得全，命得救。世人見天主時時所顯之聖蹟於露德，可知聖道之實，各種異教之虛，以正其志向。信輩因此而得免偏惡者不可算。先違背信德而因露德之事回頭歸化者亦甚多。

吾之友某士自孩年信愛天主，隨後成名醫，始懷疑。徐漸冷淡，不與於聖事。究竟全棄信德，惟專世俗各學，視天地人物而似不知其來歷。十餘年如是。維時吾因病由中國回法，復得與之相見。友素愛論道，吾自然不避舌

戰而竭力辯聖教之當從。逾數月，一日吾二人相語如常，友說道：弟所難信者，卽天主干與人事在現世，審判人善惡在身後之各端。成得親目明見一聖蹟，卽知天主旣宰治人事在生前，亦必賞罰善惡在死後。於是弟之疑團可破，信德尙可復生。但聖蹟虛言也。誰人得見哉？吾曰：兄此言，雖不覺，然實由矜驕所發。天主聖子昔日生死復活升天各妙事，乃聖書所明證，至大無比之聖蹟。以兄之博學，考察聖經，必可知其大體之真實無虛。聖經旣確証真道，致明訓萬靈，從善得永生，世人尙有何面目索問上主？另顯聖蹟與各人親目得見哉？兄此言本不當出。但天主慈悲，特憐鑒失信德之教民。兄曰：聖蹟乃虛妄，無人見過之事。弟則反言聖蹟乃眼時最易察驗之實事。友曰：何處得見？吾曰：露德乃上主所特選彰揚其能。

之地。三十年來靈蹟在彼不斷。兄若願考天主之干與人事當往露德。住居數日於此。目視耳聞。量亦可見異蹟。友默然片時說道。此言甚是。待事稍寧。弟必往露德。

逾半月。吾友同其妻上火輪車南行二千里方到露德。正是夏日客旅甚多。太醫數人每日在古巖公館內查各病人於其用泉水之先後。吾友入醫館與之面見。相拜禮畢坐定。吾友說來意。某老太醫說道。弟昔日懷疑與今日之兄然。惟因所見於此地之奇事。而回頭信服。兄在此數日必有所見。於是吾友終日陪着那數位太醫察病看事。三日內病客用水。雖得些非常之效。然醫生等不敢稱爲超過人力之事。吾友生疑。有離露德之意。妻曰。俗言。一不做二不休。已今行二千餘里來此。欲明察關係永世之大

事。丈夫務須終志。況此地最美。居之舒心。再留玩幾日何妨。丈夫只得允諾。妻信德至虔。惟望夫回心。遂倍加禱求聖母轉達天主施恩顯能感化夫心。

次日吾友在公館。只見數人推小車至。車上坐一病人。衆太醫驗得此人半身癱患。數年來手脚不能動。鉄針鎚其肉不知覺。並帶的有本鄉醫生之手書。書內細講其病之來歷。用藥不效之各情。諸事察好。親朋等推病人出館去用水。老太醫謂吾友曰。設若此人身洗古巖泉水而得病當時痊癒。兄親目見其事。信疑何如。吾友應道。弟明知世藥不能治此人之病。今日若見他動手脚。弟必以爲聖蹟無疑。只恐古巖水不致妙如此。

維時小車推至池房門口。推者將病人擡進屋。與之更衣。放之下水。然後皆

跪於池邊爲之祈禱。

晷過半點鐘，衆太醫在公館互相語說病論藥。忽聞人聲喊起。老太醫說道：今日必有事可驗。須臾聖詠之音應山，千人唱，吾魂現今宏主兮。云云。老太醫歡喜謂吾友曰：兄今日量有所見。復逾刻鐘，公館門開處見一人喜色而入。衆太醫立身。吾友目擊驚訝若痴。入者非他，即適纔坐車上半身癱患，鉄針錘肉不覺那人。老太醫見吾友面白心不自若，特待片時不出言。少頃吾友心下微平。老太醫請之合同察驗。察得那人手腳活動，全身無病，行走不覺難。卽時書憑照明辨此人來露德之時病是如何光景。用古巖水一次之後，更是若何。書畢，衆太醫畫押，將憑照存下爲據。並便身痊者歡歡喜喜同親戚去謝恩。老太醫問吾友曰：以此推之，兄量古巖之

事何如。吾友曰。弟合同列兄。纔見之事絕妙。弟所奇者三。一則無藥性之清水治病。二則治世藥不能治之病。三則治長久之病。而不見其病由重而變輕。由輕而致痊。惟使病者突然體瘳復安。奇藝如是之醫。無他。獨是一命造天地人物之大主也。弟昔日錯疑其干與人事之權秉。自今以後必確信而事之。且弟之大事已成。不致久留。遂謝各位太醫之多情而辭別出外。是日同妻謝天主顯聖蹟。復再樹信德於其心之慈悲。次日夫婦上火輪車回家。此後吾友熱切於聖事。遇機時常善論聖道之當信。天主全能管治人事之當服。

此乃萬事中之一事。餘者惟天堂之天神聖人能數之。吾等只得祈求上主准天后聖母顯其妙能於露德多年。並加恩與冷淡者見而得出其心疑。

回頭歸化，賞賜好教友在古巖享神樂，自堅其信望愛德，勝敗俗而得常生。

伯爾納德生死事跡切畧

聖母發現之後，伯爾納德仍住本家兩年，深感昔前所受之異恩，惟願守貞事主終身。逾兩年，經管城內病院之貞女等請之來院同居。伯爾納德稟父母命後，歡喜入院。在此讀書習針工，效學貞女等操德。或時服事病人，時因病發，不能下床。四年如此。時光迅過，萬態有變。惟伯爾納德不然。年紀二十，身軀容顏仍似昔日。十四歲之伯爾納德，心思之善，亦可比八歲之女兒。時常有客來院請見，問其在古巖所見聞。幼女奉命對答，無不

謙遜自若。或時客等欲顯其敬，而反然失言，至稱之爲聖女。伯爾納德心難，自稱爲罪女，或忍不着笑，責來客不知聖女二字之義。

年紀二十二，雖願離俗修道，却因時常患病，因學問不敷，故未求入貞女會。

是年肋斐爾鑿牧由露德過特入病院。伯爾納德來拜。鑿牧問之願否入

經管病院貞女等之會。

其會之訓徒總院在肋斐爾城

幼女應道。入會當出養身之銀若

干。小女無錢。鑿牧曰。汝家貧苦，可不出養身銀而入會。應道。小女無學，不

能教書。別事又無所長。入會無用。鑿牧試其謙卑，說道。汝學不足教書，是

實，別無所長，亦是實。但可在廚房助人備火洗碗擦鍋等工。幼女不變色

應道。蒙主教不棄，小女慢慢熟思，後上稟。復逾數月，意決求入肋斐爾貞

女會。主教及會長允諾。

幼女往肋斐爾入院，脫俗衣着會服，同幼女十餘人學規矩。貞女師欲顧其謙遜，特禁其衆伴勿問之以聖母發現之諸情。同伴不得已奉老師之命。伯爾納德亦無題古巖事之一言。次年領頭巾許愿，過數日同學衆女奉命各行各處去，或教書或看顧病疾。惟伯爾納德無委任。長會貞女當主教前指之曰：此妹無學無才，不可奉命在外。懇祈主教准留之在此使用。恐伯爾納德因前事自滿，是以常作輕薄之狀，又恐伊奉任在外，而因世人之讚頌發矜驕，敗德故留之隱靜在院。主教會意曰：善。此後伯爾納德在院同別貞女管理聖堂內事，掃地石，洗聖布，補祭衣等工夫，或時亦看守患病之院女。

昔日聖母發現，伯爾納德見其美容變愁，眼目垂淚，即問之曰：何故愁悶如此？要小女何爲？聖母訓之曰：汝當爲衆罪人所禱。聖母亦訓之爲世人作

補贖。伯爾納德將此言刻在心。以後時常自獻於天主。合主耶穌作罪惡之犧牲。自入貞女會修道之後。天主不使之顯聖蹟立異功。誨世人。惟照聖母之言而委之病痛贖俗人之罪。居靜院十有三年。身體少安多苦。苦中無他慰。只有目視耶穌被釘於十字架以自安。或追思昔年見聖母之神樂。即以天堂之永福自勉於忍耐。若問其所成益本會之人事。則似無乎有。若論其因忍身苦而立益本會及聖教之神功。則天主獨能鑒。西一千八百七十八伯爾納德加病。疼痛日夜無息。而喜容如常。究竟臥床不能起。次年三月二十九日領終傅。時院長及衆貞女在側。伯爾納德說道。求長上赦罪女十餘年內所犯失敬之罪。求衆姐妹寬宥我壞善表之諸事。次日病微鬆。但伯爾納德自知見主之日在邇。遂時時預備。四月十

六復活瞻禮後第三日，忽覺力乏氣將絕。是日得臨終大赦後，雙手抱苦像不放，衆貞女誦臨終經，伯爾納德明聲應答。午後三點鐘，低聲慢慢禱曰：天主聖母瑪利亞爲我罪女。今祈天主及我死候。阿孟。誦畢，輕輕出口氣而逝。

時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華大清光緒五年。

入殮後停屍於經堂內三日。城鄉人衆相繼來看，無不稱亡者爲聖女而自託於其轉達。第三日本方鑿牧來主喪，做當屍彌撒。彌撒中上臺講道，稱頌天主委聖母發現於露德以堅固教友之信德。讚美聖母慈悲屑託其心思於微末如伯爾納德之女兒，並賀伯爾納德謙遜玉潔至終不負聖母之愛，不辱孩時所受之託。畢竟勸衆人善用上主之恩。效法亡者謙卑。

忍耐潔心事主愛聖母。禮畢，將亡者埋在靜院花園中小經堂內。

聖母昔時許伯爾納德曰。我將福汝不在現世惟在後世。讀上文可知伯爾納德果然無福在世。見其始終之善，亦可知聖母之慈言必幸驗於永世。痛苦身死之後，伯爾納德蒙主聖愛得真福。現今明見天主聖三無限之榮天后聖母之諸美，其福無量而萬萬世無終。

賀喜於爾天后之愛女。惟望爾在天堂助我衆轉達主前，感化主心賜我等加信德恒志避惡操善，訓我衆得以現世之苦而買後世之安息，使能同爾讚頌主及聖母於無窮世之世。阿孟。

十二日

聖葉斐默

顯修

亞西亞洲之西，默所波大彌之地，昔日有小國，京城名葉得斯。主耶穌升天

後，國民早已奉教。

七月十七日切想

逾數十年，國王不能自立，乃北面事羅馬之

帝。其國成羅馬東方之邊省。西三百零數年，華晉懷帝之時，聖道大行於

此。時城外有農家夫妻耕田資生。某年妻產一子，取名葉斐默。此兒微長

寡善多過。賦性急躁。聞言見事不合本意，輒易生怒。年紀十七八，信德不

確，道理不明。雖畧知天主造成天地萬物，然心下疑惑其專與人事。

上主預知此少年將來之大功，乃以異恩破其疑定其向。是年葉斐默為某

人誣訟於官前。官放差捉拿，投之於獄候審。葉斐默在此二月有餘。一夜

夢見一聖人發現，威然問曰：汝何故受禁於此？葉斐默應道：僕為人誣訟。

雖未犯其罪，然猶受其罰。那聖說道：汝果然爲人誣訟，但自有罪當補贖，故此天主准窘難臨爾身。與汝同監之某人受囚，亦是此故。葉斐默聞言，自想道：愚哉我也。昔日亂思天主不專與人事，愚昧我也。

復過數日，那聖又發現謂之曰：來日汝有所見。次日被誣訟而與葉斐默同

監者爲差役押送至官堂受鞭笞等刑。

名爲誣訟之罪而天主前實爲隱惡

是夜那聖發現

問葉斐默曰：迄今汝量已信天主之專與人事呢。葉斐默說道：僕確信矣。只願出監離俗隱修補贖前罪。聖人曰：不久官將伸汝冤而放爾。不數日官提葉斐默及誣訟之原告對審。究得葉斐默無辜即放之而遷罪於原告身上。葉斐默謝主恩歸家。同父母安居數日，然後稟命求准出家隱修。父母准之。

葉斐默入山從某老隱士習善。朝夕祈禱克苦，在主前悔生平之惡。數年之工夫全變。成謙遜忍耐，時時歸向於主，恒常流淚痛罪，同時讀古新聖經，樹聖學於心。且舌才生成，出語直達人心，可謂奇學異德之師。

某年進葉得斯城欲見某才人論道。路中求天主遣人來題醒他以聖經之隱義。再行一二里，遇一妓女。其人赴來，停步葉斐默前，注看其面上不語。

葉斐默心想道：我求天主使人來訓我，不量來者即此異物矣。遂嚴然責那女曰：汝乃不堪之物，理當隱匿不出世。豈可亂目視人如是乎？妓女不轉頭。惟作色慢慢說道：女身由男身而出。起初天主取原祖父之肋，我爲骨而以此造原祖母之身。女視男，可謂返本追原，並不犯理。男由坭而成。天主以坭造原祖父之身。汝爲男不可視女面，惟宜遜然埋頭看坭土。說訖過路自去。葉斐默心想道：此女解聖

經雖有些古怪，然亦說不得其論無理。遂一路俯首下視，默想人出於坵歸於土之道。

進城寓棧。同街對門房屋又是妓女所居。葉斐默不知悉。次日安坐窗下看書。只聞女聲問道：對門尊客有所虧欠否？葉斐默舉目一視，即知出語者爲何人。遂厭然對曰：只虧火磚與石灰。女曰：火磚石灰何爲？葉斐默答道：欲封此窻，免汝姦目偷看我室內之人。妓女大笑答以淫語數句。葉斐默厲聲責之無理太甚。次說淫徒身後之大苦，並論貞潔之美。從此者生時有譽，死後有福。那女從前未曾聞過如是善說之人。一時感化謝教，許即改途。逾數日離城，從某聖女修道補贖而福終。

是年葉斐默入聖品。隨後依時而陞，續推至六品正輔祭。在鑾牧左右講道。

理事。維時此任重大可誼正月二十二日八月十日以其大才以聖神多年所默示之之聖學葉斐默能照人之明悟辨善惡以其謙遜順和以上主所施墮淚哭罪之異恩亦能動人心習善避惡。

儀思城之主教聖額我畧三月十日書上記聖人之事云。一日某善士蒙主恩得

見天神數位。其中之一手執書卷問曰。此書當賜何人。各位天神題善士一名而請賜書與之。執書者曰。奉令賜之與極謙遜極善良之葉斐默。說訖。衆天神一同行至葉斐默居處而交書與之敬收。表聖神謀策聖人之盛那士欲

知葉斐默之智何如。遂進城。每日在經堂聽聖人講道。畢竟當衆頌之曰。正受天神之書。心藏天才之師也。衆問其意爲何。那士即說其所見聞而離城歸山。聖額我畧書又載云。蒙主默示於內。葉斐默心思過多。舌雖至

善於言，然或時猶不勝於語其所懷。是時也，聖人禱於主曰：主，爾訓可比江河之汜淹。懇祈爾填住其流，否則僕心下不能容矣。聖人講聖道，聞者不感於其文才之華美淵博，即化於其雙目痛罪之苦淚。誰人心剛而不柔於其語之謙和。奴於身慾者，誰不悚然聞其說後世之事哉。指不可化之物，即比之於石。然有許多人胸中懷心較石愈硬者，而爲葉斐默化得至順至和焉。

彼時葉斐默之名傳布於四方。聖人知之而以此事自謙在天主前。自稱爲大罪不堪，世人不知其惡。否則厭然輕薄。

聖人公事微暇，即棄城入山隱修克身。不時亦往朋友聖亞巴郎處靜居而與之同功修道。

三月
六十

維時則撒肋之總鑾牧聖巴西畧六月十四才德驚動羅瑪國。葉斐默久願見其面。某年上路欲遂此願。將進則撒肋城聞的有聲語之於心曰。我屋內有寶器。汝臨之必得美食。可養神靈。葉斐默進城直入經堂。巴西畧正在講道訓民。葉斐默見白鴿安棲其肩上。耳畔授之以當出之言。葉斐默細聽良久。卒乃歡樂不能自禁。褒獎則撒肋鑾牧之善信輩之福。時巴西畧受默示得知葉斐默在堂。聖事畢遣人請之來見。二聖相語一日。神樂不可言盡。

葉斐默修德在內。化人在外。年月相推。不覺壽已近七旬。一日默想天主賜人以時光之恩。多人混過日月。將來如何對得上主。忽見大光發於目前。似見天主坐位巖然視之。若將審其生平之事。聖人匍匐於地求寬宥。上

主容顏變慈。以後葉斐默每念及此事，未嘗不胆寒求救。

某年地方饑荒，聖人集衆貧人在城內，每日以富家所給之銀錢養其身，以正道善言救其靈。如是以數月之大愛全功績而預備見天主。西曆三百七十九年二月初旬聖人染病領聖事而安逝。

聖人所著辯駁裂教註解聖經講聖道之各書猶存。讀者神益不淺。

聖女玉納理

亦稱曰
歐辣利

童貞致命

西曆三百零四年，華晉懷帝之時，羅瑪國弟約格肋斯及馬濟彌亞諾皇帝共理政事，嚴禁聖教。是年西班牙省默里達城某貴家有十三四歲之女，名玉納理者。此女自孩提聖德最妙，素不與他孩女戲耍，獨愛誦經或聽

父母談聖人們之言行。十三歲時舉止端莊。語言賢智。心思玉潔。無人不敬。

維時見風波行於本城。而心惡上者殺無辜之惡。一面知悉男女信輩多人。畏懼過分。特生自付與官証信德之思。意謂衆知必各自堅心。父母知悉此事。將幼女引導出城下鄉。玉納理在此。心志不改。惟朝夕祈求天主施恩與之成功。某日潛地出室進城。晨早入公堂。端立官前。官問之何人。所願何事。幼女曰。我乃某家之女。名玉納理。特來責爾無故殺人之暴虐。官問是否天主教之人。幼女應道。正是。官以皇旨之嚴。以重刑之不可當說。恐駭之語。並勸之勿投其父母於無慰之愁。自可享福多年在世。勿以犯法之罪。自斷生望。自廢其福等語。終則命之燒香敬菩薩。幼女不奉令。

官命綁之於刑架上以鉄爪刮其身。刑役依令。聖女唱經直若不覺痛。刑役以火燈焚其兩膀。末竟奉命集柴一大堆。綁聖女其上而燃火。聖女立於焰中。雙目注上誦經。少頃俯首而逝。衆見白鴿由其口出而飛上天。讀正月廿六日可信輩等將其聖屍抬回本家安葬。

逾二十年聖教太平。家親造聖堂在其墓前。自此迄今一千五百餘年聖教敬玉納理之德。其名同聖女依搦斯則濟理亞等之名列於聖書有榮於普地。

切想

主耶穌訓人以總審判之言云。彼時之難。甫平。日輒昏黑。月亦失光。星隕自天。天象震動。維時人子耶穌之號現於天上。普地衆民舉皆哀泣。即見

人子乘雲而降，顯大權，彰榮耀，遣天神，吹角四方，集簡選之人云云。瑪竇二十

四章二十九節

某日聖葉斐默講聖經此處，勸信輩畧曰：基利斯督所愛之友，爾等當細想聖書之此言而存之於心。余沉思審判，屢屢心驚意亂。吁！能言是日之可畏，誰人哉？是日天地之大君在高天坐位，輝哉其榮，駭哉其威。

忽爾天角吹響，普地之亡者復活。眼時霹靂一聲，人人驚懼。天角之聲震地，誰能當哉。

時基利斯督之十字聖架燦然現於天上。此乃善人所從，惡者所背之旗幟。善類見之大喜，惡輩目覩痴愚。

須臾救世主發現於十字架之側。眾惡目擊，舉聲哀泣。

此時葉斐默在臺上，下淚不能言。衆信輩求之住淚再講。聖人曰：各方各世之人皆集於基利斯督前候審。可謂懸在天堂地獄之間。

葉斐默復爲內情所阻，雙手掩面而哭。衆人一同發聲大哭。少頃一人請曰：求再說後事，訓我衆恨惡免永罰。聖人垂淚長歎說道：基利斯督察究信輩以洗滌祕跡之聖號，以許棄絕魔鬼之言。並考各人在世如何踐過此言成善，或悖之成惡。畢竟天神將善惡分格。夫妻多各在各方，父母離於子女，朋友一在左一在右。西禮以右爲上，以左爲下。在左之君民賢，愚見在右者之榮，即哀聲加倍說道：此乃我等昔日所輕視者。那時我等譏笑其狂思虛想，殊不知智者伊，愚者我。迄今伊得永福，我受永禍。伊將登天，同造物主享萬美。我只有下地獄刑苦無窮。云云。

省察 世間萬象速過。不久我將身死而全離各物。惟帶所行之善惡去見
天主對審。審後即是永遠的禍福。思想此事。豈可不效學葉斐默而驚恐
痛罪乎。

定志 自今以後。我以天主審判時常自醒而以永苦之思自勵於善。

十三日 聖博理於德 致命

西曆二百五十年，華三國之時，羅馬國之東方亞爾默尼省默里登城，有大將二人，一名博理於德，一名黎亞格。二將同僚多年，相得相親，愛逾兄弟。興兵之際，協心合力攻敵，罷兵歸家時時往來，正可謂同甘苦之好友矣。二人所異，黎亞格早已認識天主，博理於德未曾奉聖教。然高志大義，可比好信輩。

是年德西約皇帝旨諭各省督撫，令捕拿天主教人刑問，不背教者誅滅。某日博理於德，覺得黎亞格容色愁悶，即問故。友答曰：弟心愁是實，且告其故於兄，兄不能施慰。博理於德曰：莫是弟不覺而獲罪於兄耶？友曰：非也。弟不日將離於兄，故此心悶。博理於德說道：我二人非死不離。友曰：弟所

言。即是身死之離。博理於德說道。何死之有。友曰。今日方纔宣言。帝令信輩祭國神。不祭者。官當問以死罪。難道堂堂名將。若弟不爲人控訟。國律只捕拿被訟之人。而不照例嚴辦。博理於德聞言。沉默不語。須臾說道。我二人猶可同生同死。不相離。友曰。兄未曾欽崇天主。皇旨不關兄之生死。博理於德說道。我可奉教。與兄同信。卽與之生死不間。友大喜。問曰。兄信否。基斯督之道。博理於德曰。弟信之。素聞兄講死後之審判。天堂地獄之各情形。無不願避來世之永患。而得其美福。尙有一密事。今日當告之與兄。前不數日。基斯督發現。賜弟以衣服一套。令我脫舊服。新親手衣我之後。賞我以有羽翅之馬匹。其馬似鳥欲飛。基斯督令我上之。我奉令。基斯督倏然不見。自此以來。弟雖未曾公然奉教。却心下實意願從。但不知弟所見之事。

有何妙義。友曰。兄所見者。弟能解之。基斯督賜兄以衣服而親手衣之。事。表兄奉教棄舊成新。背鬼魔之奴。抱於天主爲義子。此諸恩。基斯督將施之以洗滌祕跡。賞兄以羽翅之馬而命兄上之。表兄善生事主。死後飛上天國。博理於德說道。弟多年不曾恭敬天主。空過時光犯罪。迄今奉教。尙可得永賞否。友曰。兄不必憂。福音聖書有基斯督之言。比天事與世事。曰。全日傭工者有工資。午後始工者有工給。日將暮而下田者亦無不受辛償。兄此時奉教。定然可得天福。博理於德大喜拜主。切願領洗。

是日出街。恰見羣人立神龕於路旁。安定菩薩於上。欲逼信輩等在菩薩前燒香。博理於德上前。將邪像投於地。神龕折毀。異教衆人大怒。圍着博理於德押送見制軍。

制軍正是博理於德之岳父。是日坐堂，忽聞堂門外大鬧。須臾見羣人送一將進來，喊伸冤，視其將，即女婿博理於德。大驚，問何事。一人控博理於德，以折毀神龕，辱慢菩薩之事。制軍不信。博理於德和顏說道：「伊所訟是實，婿實心奉教，欽崇天主。制軍知悉國律之嚴，犯者雖大官不免罰。是以聞言變色，說道：『我日前以賢婿之智勇自誇，今日必成無婿之岳父矣。』說訖，雖心愁甚，却奉本任間博理於德曰：『皇旨禁軍民士庶奉天主教，汝知之矣。』聖人曰：『然。』制軍曰：『爲臣不護骨肉，惟奉旨從令，汝知之矣。』聖人曰：『然。』制軍曰：『汝所犯死罪也。』聖人曰：『然。』問：『汝不懼死耶？』答：『爲將者以臨危冒死爲常，加之有天主聖恩，堅心何懼之有？』制軍感然謂之曰：『何不念家眷之痛苦而改心呢？』聖人道：『妻室同我認識天主，可望同享永福。若從岳父信事，』

菩薩伊必不免永禍。制軍歎息說道。天主教人以邪術將汝昏迷不自在。聖人曰。基斯督屑降訓我。我感佩欽崇之。

聖人之妻聞得前事慌忙來堂。丈夫膝下伏地垂淚說道。夫受惑於何人。致侮逆而虐國神歟。聖人曰。菩薩已經折毀。賢妻不須另尋神於地。惟宜從我欽崇天上之大主。岳父與妻二人千方勸之背教。以全性命。以免本家喪榮等故。聖人志定不移。惟訓之以聖教之真正。不可不從。

且說城中傳說博理於德之剛勇。有心奉教之人紛紛辯論褒獎制軍女婿之善。說皇上之不仁等語。異教人知悉愈見忿恨。在公堂往來催案。制軍無奈。只得引女聖人之妻痛苦離堂入內。然後委官審女婿之事。委員照例定死案。刑役等押送聖人出城。異教衆民羣從。到法場。聖人見黎亞格在此

伺候。乃謂之曰。勉哉。友。勉哉。前約勿負。黎亞格賀其先受賞之福。而約復相見在天國。少頃聖人跪地引頸斬首升天。

黎亞格取其屍首回城敬埋。即時親筆記聖人致命之各情形成書。布散各方爲信輩之訓慰。以後黎亞格致命與否。博理於德之妻及岳父奉教或從異端至終之各事。古書未題。

聖尼克福 致命

博理於德致命後十年。羅瑪國西里亞省洋弟約家城有信輩二人。一名撒必時。一名尼克福。二人先相厚數年。同心幫辦聖教之事務。以後不知爲何故相忌相恨。以至前情變成死仇。良久尼克福知覺其罪。心下痛悔。來

見撒必時求和。撒必時拒之不改心。尼克福不失望，屢次遣人周旋曲說。撒必時只是不聽。

風波忽起。官兵捉拿撒必時逮案。官命之悖教。撒必時不奉令。官命用刑。撒必時忍當。畢竟官定案，令送之出城斬首。兵奉令送人出堂向法場而行。尼克福在路旁伺候。見撒必時過路，乃跪地求赦罪取和。撒必時直過不顧。尼克福在背後跟從哀聲求赦。一兵說之曰：此人將死，你求他取和赦罪何益。尼克福不答。只管向前而行。到法場，兵等備諸事將行斬。撒必時說道：何故殺我。兵弁曰：因汝當堂不肯祭國神。撒必時說道：願祭神免死。尼克福聞言大痛謂之曰：兄何爲也。已經受了許多辛苦，再登一步可升天堂。豈可半途而廢，畏懼片時之刑而失萬世之賞哉。請兄赦我罪取和，然

後心下懷愛德引頸受斬而永事全也。說訖跪地待撒必時出一句好言。撒必時目不視口不語。兵弁押之菩薩前令之焚香。撒必時依令背主。失於人必失愛於上。尼斯福道我乃欽崇天主之人。請拿我代撒必時致命。主故無致命之恩兵弁遣人稟官以此兩件事之各情。官令放撒必時斬尼斯福。尼斯福端然上前跪地待死。少焉一兵揮刀斬之。聖人之靈魂歡然升天受其愛德之賞。

切想

聖書載主耶穌之言云。爾獻物於祭臺前。憶他人怨爾。當舍物臺前。先往與之歸好。然後來獻物。瑪竇五章二十四節

三教人時常自稱愛人而素不知愛德之理。其中常見人獲罪加害於他人

而不至認錯賠禮。或受了他人辱慢虧負。而心抱不平。不肯赦罪寬容。遇被辱太重。即加惱恨。自誇與某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等語。而以復讐爲有功之美事。此乃異教之道。

聖教則不然。衆信輩當愛人如己。朋友愛我。我還情愛之。仇讐恨我。我猶當愛之。而以善報惡。我獲罪於人。當自謙至認錯賠禮求歸好。人獲罪於我。我宜慈心寬容饒恕。雖受至大之辱至重之害。若傷身命喪產業敗名聲。殺我親人等事。然我不可復讐。心亦不可願移害冤家。或見讐人喪身失財等禍。自不可心樂。

此乃天主嚴令之道。信輩不從。天主即斷其恩。雖誦經行善。却上主不納。而功績全無。倘若以愛人之正道而爲。天主歡欣降福其善。是以主耶穌時

常訓誨門徒以忍辱赦罪之緊要。

萬物中之最貴，人命是也。人獻物於主，以致命爲尊。然據前言，有讐恨於心，不可獻區區之小禮。何況禮屬至貴，若致命乎？是以信輩雖依恃血氣而冒突刑苦，然若無愛德在心，則枉自送命。天主不納，死於讐恨者不能見上主。

今日撒必時之事，何其令人深思。伊本心毒忌無仁，願証天主於重刑，不肯赦他人之小辱。天主望其與尼克福取和，是以初則賜恩與之，歷苦。次見其硬心不赦他人之罪，即斷恩。恩斷而撒必時失其剛勇，不但不得致命之榮，猶且悖主奉邪，以後得回頭贖罪，無由可考矣。

尼克福以愛讐之德感動上恩，致天主賞之，代撒必時証聖道致命升天焉。

省察 人獲罪於我。我赦之麼。我獲罪於人。求人恕我麼。

定志 據聖道、信輩恨人必爲上主所棄。自今以後、我不記讐不惱恨。或一

時任怒而獲罪於人、必認錯求和。

十四日 聖法能定 鐸德致命

古書載此聖之言行如下。

西曆二百六十九華晉武帝之時，法能定神父在羅瑪城看教友，頗有才德

之名。格羅弟約皇帝召之入廷。維時遇重事國君素召人問之曰：汝輕視

朕之寵幸，不奉旨祭國神反且與朕之仇同心。異教誤訟信輩是何故也。神父奏

曰：陛下若知天主之恩，必背所敬之國神菩薩，而欽崇造天地之真主及

其子耶穌基督。遂將聖教之要道各端講了一番。帝靜聽。然後問神父

願否祭國神。聖人奏曰：造萬物主宰之外，無神可祭。帝令交之與制軍從

事。

制軍委某官究問。官心慈。聞得法能定神父係有功德之士，乃令送之到私

衙來。神父入衙，朗聲祈禱。世光之基斯督開此屋內衆人之明悟，使彼棄邪奉正教。官問曰：爾稱基斯督爲世光，是何意？神父曰：基斯督之外，無訓人以真道者。故稱之爲世人之光。遂講吾主所傳之要道，並說其所顯之聖蹟。若醫盲瞽者能見，舌結者能言，耳聾者能聞，等奇。官曰：有小女在此，二年來雙目失光，爾若以基斯督之能而瘉其病，我即識基斯督爲世人之真光。神父曰：可引女兒來此。官出一令，家婢引那盲瞽之女至。神父默然誦經後，朗聲祈禱曰：世之真光耶穌基斯督，求爾光照此女兒之目。言未訖，女兒之雙目光明。官信服。是日同家眷僕婢共四十六人拜主學聖道領洗。

早有人以此事奏帝。帝令捉拿該官全家男女而殺之。衆人恒守信德，皆致

命升天。

法能定神。父爲制軍監禁。屢次受鞭棒等刑。二月十四日死於刃下。而得永福。聖名世世有榮於聖教。

聖瑪爾弟尼亞諾

隱修

古書記此聖之言行如下。

瑪爾弟尼亞諾乃西里亞

昔日羅馬之屬地

則撒肋城之人。出世於西曆七百七十

餘年。華唐代宗之時。幼時讀書。年紀十八出家入山。造土築草蓋之小屋。而獨居靜修。以巴爾馬樹葉編蓆。白日端坐。手作工夫。口吟聖詠。或時罷工。跪地沉默。黑夜少寢多寤。每月負所編之蓆進城變賣。作粗食薄服之

資。二十五年如是。聲名遠傳。誦經得治病疾。救負魔者。衆稱之爲聖人。魔鬼邪念誘之於內。怪幻恐駭於外。瑪爾弟尼亞諾誦經克身禦敵。一日鬼魔發現。謂之曰。你雖靠上恩習善。然早遲必爲我所勝。我千方攻你。不逐你離此地。我心難甘。說訖。如暴風轟然一聲而去。

且說則撒肋城有一妓女名所耶者。年紀二十餘。自十七八歲忘却天主。舉動無廉耻。某日數人談叙瑪爾弟尼亞諾之妙德。所耶在旁說道。此曹人之功何足掛齒。居住山中野物之間。無外事之慮。無人誘惑。如是之德。人人皆可操也。倘居城中。日陷於世務。伊只恐與你我無大異。少頃又曰。比如我上山去誘他。保必將他說下。聞者皆無耻之徒。是以哄堂稱趣。一人說道。出話倒易。只恐成事難。所耶曰。你不信。我明日就去。要通城知悉這

等人雖稱爲聖，然交戰來，猶敵不過一美人。衆仍然笑道：此言甚妙。汝往得勝而回，我衆必來與你洗塵，好笑天下聖人。

次早所耶穿着破服，將錦衣首飾包好。用食後身負小包，手執拐棍，勢似丐食者出城向山而行。

是日下午瑪爾弟尼亞諾在小屋當門陰涼處手工誦經如常。日將平西，見起風落雨，乃入內閉門。晷過一點鐘，有人敲門。瑪爾弟尼亞諾不問即開。只見一老婦，敝服垢面，身背包袱，遶立門外哀聲求放入。瑪爾弟尼亞諾只應不可，便欲閉門。那老婦哭將起來，懇祈聖人念天主仁慈不要棄他。瑪爾弟尼亞諾問他何往，來此無人之地何意。老婦應道：老身隨處沿門乞食。今日由某村起程欲進則撒肋，不幸在山林錯了路不知方向而竟

到此來。已經饑餓力乏不能遠行。加之夜黑雨大，野獸滿山。老士不放入，我必無生活。不死於溝壑，即爲猛獸所噬。瑪爾弟尼亞諾心下憐惜而放之入屋。即時堆柴燃火，小桌上擺粗餅洋棗。巴爾瑪樹之菓泉水，然後謂老婦曰：汝在此宿一夜尚可。但明早天亮當離此地。說訖出外閉門。自在黑暗摸路行兩百步入一巖洞而宿於此。房屋空虛不怕盜賊讀者知之，求入室那老婦，即是無耻之所耶。見聖人出外不知其何往，心下自然不悅，只得坐於火前，將衣服焙乾，然後用食，且思想成其惡事之法。

次早日光照山，瑪爾弟尼亞諾自想道：此時天亮已久，昨日來之客料已棄我室自去。遂離洞慢步行到屋前開門，只見一女年紀二十餘，容顏丰麗，花衣燦爛，立於屋中，阿諛逢迎。瑪爾弟尼亞諾目擊驚心，只量是魔鬼所

顯之怪。遂畫聖號驅之。但此鬼即真骨肉之所耶。見聖號無一點畏懼。且乘瑪爾弟尼亞諾懷疑不定。乃輕步上前。千嬌百媚誘犯罪。瑪爾弟尼亞諾初則自覺意亂。願避。而心似無志。足像無力。邪女愈加放肆。瑪爾弟尼亞諾正在危極。幸而回想天主之公義。後世之永苦。方得若夢中甦醒。而異法禦敵。乃快步上前。火上加柴。而臥身輪滾於火上。少頃立身明聲。自謂曰。瑪爾弟尼亞諾。你再三思之。從此女之意犯罪。即行地獄之路。此小火你尙難當。地獄之永火豈可當哉。說訖。又臥身輪滾於火上。

却說所耶性慈易感。見瑪爾弟尼亞諾如此行爲。初則驚視無言。次則聞其言。即念自己昔日事主恐懼審判之諸思。而始動。畢竟心想瑪爾弟尼亞諾。因他無臉面之惡。而自苦身如此。乃憎恨己所爲。當時將首飾花衣脫

下而投於火，然後跪地槌胸求聖人寬恕。聖人橫身帶傷，威立於前，責其無理，而以永罰恐駭之。所耶曰：聖人不必多言，罪女蒙主恩已感化，今日必改行。且數年之罪深惡重，罪女欲隱修終身行補贖。請聖人指一地，罪女願奉命靜居之而不出。又曰：罪女邪意來此，有心害聖人。何幸上主就此地以聖人之妙德化罪女歸善。聖人聞言苦中大喜，慈顏說道：吾女欲實其眼時之好心，可往白零縣入某女院隱修。所耶曰：罪女必奉命再求聖人赦罪爲罪女轉達於主，使能恒執善志不移。聖人許之。所耶叩首辭別，破服歸城。將所有之銀錢家物散濟貧窮，然後往白零入女院。在此苦修十二年而福終不題。

但說則撒肋城衆人聞得所耶談叙以上各事之情形，善惡無不稱頌瑪爾

弟尼亞諾之德。一面瑪爾弟尼亞諾追思此事，駭然自想道：此次我幾乎落於魔鬼之手，且恐婦女等再來誘感我，不如棄此山，往至無人可近之地。此後每日熟思此事，迨至身傷痊癒，某日起程下海濱，見一人推小舟，手招之來岸，舟人即至。聖人問之海內近處有否無人居之地，舟人乃熱切之信輩。見瑪爾弟尼亞諾裝扮聞其言，即識之爲隱修之士，遂恭然應道：海內有盡石無土一小洲，因草木不出，故無人居。瑪爾弟尼亞諾說道：可否載我到此洲去？舟人曰：今日風靜水平，可推小舟去。但老師隱居於此，飲食如何而計？瑪爾弟尼亞諾說道：我載巴爾馬樹葉，以便作工，麥餅甘水足兩月之用。每兩月汝推船來洲，以巴爾馬樹葉以餅水給我。我以二月所編之蓆賞汝。事可否？舟人曰：可。二人商議停當之後，瑪爾弟尼

亞諾買了緊要之物上船。舟人開發順風到那小洲。果是海內無人無草木一大石。石上有洞可居。聖人歡喜上岸。寄物於洞內之後。再約舟人兩月來一次。而謝情放之。

聖人在此以石洲爲國。可自東而南。由西到北。均無人爭界。青天在上。碧水在下。獨立其間。而晝夜稱頌造天與海之大主。善功與昔日無異。以手工沉默吟詠爲每日之事。兩月一次。舟人擇海無浪風順之日。來取聖人所編之蓆而對獻其所需。六年如是。聖人安和。只望終身於此。

某日起暴風。波浪滔天。忽見一船隨浪沖來。離小洲不遠。踵撞於石而破。衆人爲浪沒去不見。惟一人依扶浮木隨波浮至石洲。瑪爾弟尼亞諾救之。上岸視之。乃二十餘歲之女。聖人悚然自想道。鬼魔之兵復來攻我。奈何。

一面此女落難，不可不相顧。看你瑪爾弟尼亞諾如何設法。乃送那女入洞，給以飲食，數句好話撫慰，然後出洞隱身，不知於何處。到次早不見。是日風息，聖人熟思後來至洞，謂此女曰：昨日天主救汝性命，汝當盡心感恩，善用年月。我居洲隱修已六年，惟願安逝於之。今有汝在此，我不可久留。洞內之物，汝可隨意而用。餅水足你養身。每兩月有某信輩推船來，汝各人候之在此。船至之日，你可附之回有人之地。說訖降福之告辭便行。那女痛然求之勿相棄。聖人不聽。直往海濱。在此祈禱曰：主，此地有犯罪之危，我當離之。但四方無路可行，海上又無舟。只得自投於水。望爾特恩賜佑。說訖下水而游。久之力困，手足難動。但見海猪兩頭，近於身邊。聖人視之若天主所遣。欣然游其中來，雙手左右扶其背上。海猪駢肩恭然負

之到某島上岸。聖人謝二猪之勞而放之，然後讚頌主解其身靈諸危之德。

維時獨居石洲那幼女心下自然不爽快。思想全家衆人破船死於海。自己眼時寂寥無依。將來雖能回有人之碼頭。然無家以歸。局面實係可憐。無時不垂淚自托於天主而爲亡者祈禱。時光易逝。漸覺心意微安。乃細看瑪爾弟尼亞諾所編之箒，而照樣工作以過日時。

推船那信輩來洲之時至。幼女遙遠見其小舟，心下大喜。隨思想回世而身勢孤獨，喜意即變愁。乃自揣曰。有許多女信輩隱修操德榮主積功。我何不效學其爲在此。遂跪地祈求天主默示其所當行。

逾兩三點鐘，小舟泊岸。那信輩身負巴爾馬樹葉來洞。只見一女在內誦經。

那女立身請入。信輩問他由何而來。瑪爾弟尼亞諾何在。那女將以前諸事談了一回。信輩請之附船同返。幼女說道。已今我無家無親。惟願隱修在此。不知汝願否。以前約每兩月來付我所需。那信輩允諾。遂將所載之食物負來入洞。將幼女所編之蓆背去上船。然後告辭開頭舉帆出海。

幼女獨居石洲六年。德功日進。第六年某月。那信輩推船泊洲。不見他來海濱迎接。心下懷疑。快步到洞。見他臥蓆容怡若安眠。近之則知其死。乃抱之上船。載至碼頭。衆教友送喪。將亡者安埋而稱之爲聖。卽是聖女
縛定亞

且說瑪爾弟尼亞諾蒙異恩。免死於海。得至某島上岸。逾數日。附船過海。泊厄肋西亞碼頭。隨入內地。丐而食。遊歷大小各城。白日在聖堂祈禱。黑夜寄身於馬圈牛欄。見者雖不知其名。然無不稱之爲聖。逾數年。進亞得肋

城入經堂，自覺身衰力盡。維時本城之鑾牧受默示，知悉聖人瑪爾弟尼亞諾在經堂內臨終。忙帶神父數位來看。聖人見之大喜求聖事。主教送了聖體，即與之傅終油。禮畢，聖人謝恩，然後架手胸上，自託於上主之仁慈而逝。

時西曆八百三十年二月十三日。

切想

聖經云：避罪若避蛇。

訓道篇二十一章二節

某國出蛇甚多而最毒。山野城鄉房屋內

外無處不有之。為蛇所傷而身死之人不可盡數。

聖經比罪於蛇，其言甚當。蛇殺身，罪殺靈。蛇藏清水邊花草之中，而暗地傷人。罪隱於人情，寓於世樂而突然害靈。每年普地死於毒蛇之人數十萬。

爲罪而投於永死者誰能計之哉。特此聖經勸人避罪若避蛇。

萬惡之中最可畏者，邪淫也。因其動人心最易，而害之最毒故也。智者不恃本力以禦敵，惟速退以避戰。不避而得勝者幾人。聖經實言指之曰：喜於危者，死於危。

瑪爾弟尼亞諾十八歲出家隱修，其意在避罪。逾多年邪女所耶來其室。瑪爾弟尼亞諾雖見之破服垢面，無姿色，却不自恃本德而避。次日回屋，見所耶改裝變成美人，瑪爾弟尼亞諾只須急忙避其面。但因少緩，故心下受傷於其丰姿而淫思猛生。俗法恐不能克內情，乃以異法自禁。遂自投於火而以大痛逐出邪念。明示避罪易，面敵難。

聖人以此事廣見識。以後見女泊石洲，即自投於海以免誘惑。正是避罪若

避不可勝之獸。

或咎之以此爲犯自殺之罪。當知聖人等非你我可比。伊行事素爲天主默示，致你我不可爲者，伊可不犯命以成之。讀者惟當以瑪爾弟尼亞諾之異行自警。各人無有自投於火於海之令。但有避罪不自陷於危之命。奉者生，違者死。

省察 我爲罪所傷，應受永死，多是因不避危之故。聖人們異法避罪，我惟圖快活不肯辛苦免惡，豈可同聖人們勝罪到天國乎。

定志 自今以後，我常記聖經之言云，避罪若避蛇，喜於危者，死於危，而以此訓行事。

十五日

聖縛斯定聖若未達

弟兄致命

二聖乃羅瑪國白赫西亞城之人。縛斯定位居鐸德。若未達當六品正輔祭。弟兄在本城同心合意化人。西曆一百二十年。華漢孝安帝之時。地方官遣差捉拿二人逮案。百方誘之悖信德。未能動其心。乃命差役等送之入某廟。差役依令。廟內有日神菩薩。其像大而美。委員在此命二聖焚香於菩薩前。二聖膝跪誦經。經未訖。邪像頹破。官令押送二聖入鬪場。放野獸攻之。差役從令。獸數頭變馴不害聖人。異教民中數人見此事。稱天主教之善而奉之。當時爲官拿獲刑問。皆致命刀下。

官將以前各情上奏。帝批令解送二聖到米納諾城。重刑苦之以警士民。米納諾之官令刑役如此如此。刑役奉令。先則以燒紅之烙鉄烙二聖之兩

勝。次則縛之仰臥於地，然後以燒化之黑鉛傾灌其口中。蒙主顯聖蹟，燒化之鉛入二聖之口，似溫熱之水，不害身而下。特此事不如帝之所望。城內居民奉教者不少。

地方官仍然上奏。帝令押送二聖進羅瑪。弟兄在此歷列刑，然後爲官兵解送至納玻璃城而投於海。天主救之。畢竟送回本城。二月十五日致命刀下升天。

爲弟兄而願心同意合於禍福者，可祈求二聖轉達。

聖婦韋落尼加 守節

韋落尼加四字非聖婦之本名，乃信輩等稱之之借名。其字表意真像。以此

衆人、世世稱聖婦爲恩得耶穌真像者。聖婦之言行至今未能明考。某書畧載之如下。

韋落尼加乃如德亞

彼時爲羅馬之屬國

日路撒冷城某家之女。出世於主耶穌前十

七八年。華漢孝成帝之時。父親與聖若翰洗者之父爲嫡堂弟兄。維時天

主之聖殿惟一。日路撒冷城之殿是也。

五月三十日

其側有女塾。虔心恭敬天

主。切望救世主降生之人。多送其女兒入此塾。衆幼女在此讀書學聖經

之外。猶作針工。或縫或補聖殿內之祭衣帳幔等件。出塾即嫁人。聖母瑪

利亞居此多年。韋落尼加同學。與聖瑪利亞相契相愛。

聖瑪利亞出嫁與聖若瑟

三月十九日
九月八日

住居納匝肋村。韋落尼加嫁與本城

之人。年月相繼。不忘昔日之情。而不時與聖母瑪利亞往來。聞知耶穌聖

誕天神發現，三王來朝等奇，滿心歡喜，視此子若世世之先知所預言之救世主。但不明知救世主爲何人亦不知其如何成功自己生男女，教之甚善。

吾主耶穌年幼不時由納匝肋進日路撒冷，每每來其家而視之若親。隨後年紀三十，遊歷如德亞城鄉，傳教選宗徒納門人，亦有婦女學習聖道。韋落尼加在其數。時常與聖母聖瑪爾大聖瑪達肋納等談叙耶穌之妙德奇功而竭力習善。一面見本國古教之司祭德鐸等怨恨耶穌之甚而不免心恐。但思念吾主超越人力之能，而心下復安。三年如是。

是年，巴斯卦瞻禮前夜，忽聞耶穌爲司祭等所遣之人捉拿而監禁。韋落尼加自然大驚，是夜未寢。次早帶一婢出室往總督多比辣衙門探聽。見堂外惡黨聚集騷擾，堂內耶穌獨立於總督座前，爲仇讐冤訟而不答，受鞭苔。

茨冠而忍苦，惡徒備十字架將要釘之其上，吾主待死不顯聖蹟以救性命。韋落尼加目覩，心不識各情之所以然，惟疼痛若痴，離衙門歸家，入內膝跪雨淚懇祈天主。

未幾，聞得街上嘈嚷，問是何事，得知軍民押送耶穌出城，將在家門前過。聖婦聞言，悲淚愈作。同家婢立於門內窺看，馬步先軍已過，即見耶穌頭戴茨冠，背負十字架，橫身滿面汗血，慢步痛然而行。聖婦目擊心裂，快步出外，赴至耶穌身邊，跪地，雙手敬舉雪白之綿巾，獻於吾主，開拭容顏。耶穌仁心大感於其善情，苦架之下停步，接白巾在手，以拭容顏之汗血而還。聖婦並溫言謝之。聖婦淚珠滿面，以哀惜之語回吾主，然後手執綿巾，慢步入室。耶穌仍然從兵前往。韋落尼加在室，將白巾張看，奇哉。白巾正中

印的有吾主之眞容，似活欲動。恰值聖母瑪利亞、聖瑪達肋納等往加爾
瓦畧山，在當門過。韋落尼加出外，淚聲告之以前事。衆聖女入室，見白巾
上之眞容，皆悲樂相兼，稱吾主之愛。聖母即出外而行。韋落尼加同衆聖
女從之，到加爾瓦畧山。在此半日，慘然目視主耶穌被釘於十字架身死，
而竟幫助聖人等放下聖屍以葬。三月十五日此後聖婦見主耶穌復活升天，
苦心自然大慰。

以下諸事之
虛實愈難考逾數年，羅瑪皇帝遣人到日路撒冷城查考耶穌生死復活各
事之奇情。使臣得見韋落尼加所存印於綿巾上吾主之眞容，即願帶此
像回羅瑪獻於帝賞看。聖婦不忍與此聖物相離，一面難得不順使臣之
意，乃請教友能人數位一同陪使臣帶聖容之巾進羅瑪。教友等允諾。

衆進京之時帝患重病。聞得聖婦至，即請入殿。使臣送之入內，見帝。聖婦將白巾取出，雙手張開。吾主真容即顯。帝目覩大慰而病即瘳。特願留聖婦住居羅瑪。聖婦求皇恩放之歸鄉。帝准之。聖婦同那數位信輩附船而返。復逾數年風波行於如德亞。聖婦受監禁斷飲食而致命。主耶穌昔日賞之印巾之真容，現今存於羅瑪城伯多祿聖堂內。每年顯之數次與信輩衆示敬。

切想

天主在聖經書云：愛我者，我愛之。箴言八章十七節
問：天主至大至智至聖，全能而常在常王。一言而造萬有。一言可滅天地。人者何物可比於主。有何美處可感天主垂愛。

曰。人可取愛於主之好惟一。聖愛是矣。聖愛發於人心。天主不思自己之尊貴。不念人之微末。而以愛還愛。其愛比父母之愛兒女愈仁愈慈。與人結友而生死至信。非人先間於主。主必不間離於人。其愛又不終於人之身死。惟視人愈親於身後而授之以永業。此事雖妙。然亦真實不可疑。聖經各書逐篇証之。

天主聖子降生在世。人衆分格。或愛或恨之。恨者。耶穌不之報恨。愛者。耶穌百倍還愛。聖婦韋落尼加懷聖愛。特此見耶穌受刑將死而心情至苦。苦愛動於心。即欲以性命救主。不能救。即願獻撫慰。遂不避惡徒之仇視粗語。直赴耶穌之側。國俗。獻巾與哭者拭淚與受傷者止血。乃表憐惜同苦之情禮。韋落尼加獻白巾於主拭容。其意正合此俗。耶穌神自見其情而

仁心大慰謝情，且欲賞之。若親之賞親，若友之賞友，即以聖蹟印本容於其所獻之巾而給之。

千八百餘年來，信輩等以此美事相傳，無不喟然褒獎。所貴於此聖蹟，非耶穌印其容於巾之異能，乃天主聖子屑納區區一人之愛而以聖愛賠之，以妙賜賞之。古今信輩六十代潔心愛主者甚多，其中無一不見上主報之以愛而降恩相給焉。

省察 要得永遠之富貴，先當取愛於天主。然取愛於主有定法，愛之是也。定志 自今以後，我竭力實愛天主，以取其愛而得永福。

十六日

聖魏肋默

苦修

魏肋默乃法國之諸侯，轄治西南數省之地。名則事法帝爲主，實則自立不受制。生得身高勇力異常，賦性暴躁好色。某年強奪胞弟之妻，與之同居三年。某主教責其無理，諸侯充流之出境。此後數年內暴虐士庶，奪聖教之田地房屋。

西一千一百三十年，華北宋高宗之時，教宗崩駕，因諾桑第二即位。假教宗亞納格肋爭權。從者在羅馬滋事。因諾桑棄城移駕法地，聚衆鑿牧商議。平息聖教之法。衆鑿牧細考諸事之後，識因諾桑爲正統，而以亞納格肋之僞普告各國。英法二帝識因諾桑爲教宗。魏肋默固執不然，示諭本屬，令士庶從亞納格肋，禁衆人與因諾桑通稟呈。教宗遣人勸警。魏肋默置

罔聞。教宗將他棄絕。絕之於聖教之神財諸侯大怒將鑿牧數位充流外地。另推無良之人即其位。識亞納格肋為教宗。因諾桑委聖伯爾納篤八月廿日及鑿牧數位往見諸侯。諸侯初則不見。次則怒然接入。問來意。聖伯爾納篤雄才說之。諸侯無言可答。但心意未變。惡行未改。逾數月。列位鑿牧欲歸。以回復教宗命。聖伯爾納篤勸之再緩。並朝夕懇祈天主化諸侯之心。某日衆鑿牧鐸德信輩集於聖堂。諸侯亦在此。彌撒中聖伯爾納篤手執聖體。由祭台直行諸侯前停步。舉揚聖體。威顏謂諸侯曰。天主之僕等教宗鑿牧鐸德等宗自稱為天主衆僕之僕。懇求爾勿亂聖教。爾矜驕不聽。茲天主聖子來。將審判爾於死。後之大主在此。令爾奉教宗命棄邪歸正。豈敢與之抗衡哉。維時鬼魔入諸侯之身。而擊之於地。武將等扶之立身。諸侯仍然昏絕。數次如是。衆見

心驚。久之，聖伯爾納篤按手於其頭上誦經。諸侯心平身立。當時許背逆假教宗，還聖教之田地，准衆鑒牧復原任。聖人將彌撒完結。次日列位鑒牧同聖伯爾納篤辭別諸侯即歸。

此乃諸侯改惡之始。惟好色之心猶存。復逾兩年，蒙上主之恩感於內，大事成全。諸侯痛悔生平之罪，惟願行善功補贖。旋即將大小事辦清，將私財散濟窮人，然後避位入林。問某隱士以其當行之補贖。隱士曰：補贖須與罪相稱。諸侯犯罪甚多且重，若誠心回頭欲得天國，亦當立非常之功。魏肋默問何功。隱士曰：因昔日統率軍兵搶民劫財奪聖會之田地，可棄財帛富貴。魏肋默曰：我已棄之矣，絲毫未存。隱士曰：因犯邪淫，亂人倫之事，每日可守大齋，終身不斷。魏肋默說道：願如命。隱士曰：因無理殺人，護庇

轄下行兇，苦衣之下，依肉可穿。鉄甲晝夜不脫。魏肋默說道：願如命。

次日始行，以上補贖之各端。且以穿鉄甲之苦爲不足，而以鉄鍊纏胸十圍。

某日別隱士步行往教宗處，告罪求開棄絕之罰。教宗善言撫慰之，並委

權與日路撒冷城之鑿牧赦其罪。魏肋默奉令往日路撒冷城，路遠在鑿

萬里

在鑿

牧膝下告罪得赦。鑿牧請之寄身於本府。魏肋默謝情而出。是日在城外見一巖洞，擇之爲寓而居之。九年不往別地。每日在耶穌苦難身死之處痛罪祈禱。嚴齋不斷，鉄甲鉄鍊不脫。粗餅爲食，河水爲飲。

逾九年，附船漂海到意國之地。土人彼時受兵患。魏肋默日見兵馬往來，銳氣一時忽發，惟願帥兵禦敵，保必打勝仗而回。地方人推之爲帥。魏肋默脫了苦衣及舊甲，欣然穿着大將之衣，其上着新甲新盔，上馬操練。正在

備武有興，忽覺雙目盲瞽不見。即時甦醒下馬，謂衆曰：我補贖罪之大犯也。到此地來，心亂欲與世事而矜示勇力，可謂犯愿廢志。是以天主罰我，以此急病。說訖告別，復着舊甲，鉄鍊纏胸，而隱居守齋如前。逾數日，雙目仍然光明無恙，乃入大林，築小屋獨修。

魔鬼竭力騷擾。一日，魏默肋見先父發現，謂之曰：你的罪已經補贖了。可離此林回法復原位。魏默肋懷疑畫聖號誦經。即時無所見，便知是鬼魔藉先父之像來誘感他棄善回俗。又一日羣魔攻之。魏默肋重傷臥地不能動。聖母瑪利亞發現治之。

數十人來從魏默肋爲師。聖人善表引之，善言訓之。見其中厭勞求安者，時常提醒之曰：自耶穌立聖教迄今，離俗出家之人甚多。其中有因恨苦愛

逸者而下地獄。現今伊惟願歷萬苦在世以得天國。其願枉自而發。爲主所棄。永不獲安。伊所願而不能。我等幸而能爲。當忍勞耐苦於此短世。以享安逸於永世。逾數年。門人等怨其訓之太嚴而不服其規。聖人避之。行至先城之地。入林獨修如昔。高壽不改行。西一千一百五十七年染病。好信輩來看顧。聖人預言其身死之日。而盡心善備見主之事。二月九日領聖體終傳。次日安逝。

信輩等埋之在林中。以後時常有人來墓前求轉達。

切想

聖經載耶穌之言云。痛悔宜與罪相稱。瑪竇三章八節

我等在世數十年之大事無別。預備過天主之審判是也。天主恨罪至極。罰

之至嚴。死於重罪者。失天堂美福之外。又受永苦無息。誰能熟思此事。而不驚然避惡哉。

地獄之外。又有煉獄。其苦甚重且長。以世苦比之。萬不可度其十分之一。如是則免煉獄。乃關係禍福之大事。人人亦當以此爲念。不幸沉思者寡。混過年月者多。是以避罪人少。罪後痛悔而補贖者。幾人哉。

常見熱切信輩。以日日之小過。自責而痛然求救。信德淺淡者。則冷視自己所犯之重惡。而無心悔之贖之。或行告解。即告罪若叙寒暄一般。告解之後。將其罪置之度外。而心下和平若無事可慮。以此而自投於後世之苦者。誰可知其數哉。其中有下地獄者。蓋痛悔分虛實。然冷冷落落告已罪。告後似若擊罪背後。不之回思者。其痛悔可謂實乎。痛悔不實。其罪雖告。

於鐸德、鐸德雖出放赦之言，然告者實未獲其恩，罪惡仍存，永罰未免。或幸懷痛悔，足以得罪赦而免地獄，然煉獄豈可免乎。無意免煉獄者，斯人愚昧矣。

明悉聖道之信輩，以痛悔與罪相稱之訓，自量其事。時時追念先惡而悔之，刻刻忍現世之窘難，或行善功以贖之。如此必獲罪赦而免地獄，亦得補贖罪惡之罰，或以避煉獄，或以儉其刑矣。

今日之魏肋默賢智可稱。回頭之初，必以永刑之恐懼自醒而改途。隨後愈思其所爲之不堪，而愈加疼痛。再而心想犯上主罪惡之無限，雖歷現世之萬苦，然補贖猶不可曰與罪相稱。乃棄尊位，離俗，自投於辛苦，終身不求安。如是行善功，贖前惡，而得永福於身後。你我各宜盡本力，效學其行。

以定靈魂之大事焉。

省察 痛悔補贖當與罪惡相稱，方可免地獄的永刑煉獄的暫罰。我之痛
悔補贖何如。

定志 自今以後，我以痛悔補贖為每日之念，而生平行之不斷。

十七日 日本二十六位聖人 致命

西曆一千五百四十九年，華明世宗時，日本國之事畧似中華東周末時之事。日本之地分爲小國六十餘，各國以諸侯爲主。土稱大名各諸侯名則事君，實則自立不受制。各國之內地無人欽崇天主。是年聖方濟各沙勿畧二月三日由麻六甲進日本傳教。二年零數月之久，化得數千人認識天主。西一千五百五十一年，離日本附船航海回麻六甲。次年有意進中國，仍就上船出海，行至廣東省三洲島，染病福終升天。

此後耶穌會神父等續繼聖人之功，四十年內得化日本列國之士庶三十萬人。信輩等熱切可稱。

維時國事有變，名將復姓豐臣名秀吉者。隨後建號曰太閤強兵轄制衆諸侯，威權

獨主日本之政事。起初則優禮待神父們，准之傳道。次則輕信讒言而忌聖教。

西一千五百九十六年，明神宗二十三年，方濟各會

十月四日

神父數位在國與

耶穌會神父同心化人。信輩等日多，其勢日危。是年十二月，兵丁奉太閣之命，捕拿西班牙國方濟各會神父六位，日本耶穌會神父三位，信輩老幼十五位。其中有幼童三人。一、聖名類斯年甫十歲，一名安當年十三，一名多默年紀十四。西正月三日，兵等奉令送那二十四位神父信輩到京都之較場。徐次割取各人之左耳蒂，然後押之遊歷城內各街。是日又拿獲信輩二名，致聖人等之數共上二十六。太閣欲警醒各處之士庶，遂命解二十六聖由大坂堺等城赴長崎。在此即處死之於十字架。兵等奉令

押衆聖上路向長崎而行。各處之教友不避危。沿路接送欣然賀衆聖。求同之致命者不少。聖人等在路一月。忍受寒凍冰雪苦雨。西二月四日到長崎城。次日爲兵押送上城外之立山。衆人在此見十字二十六架排列於地。各架互相間離畧四步。每架前立兵丁二名。

維時日本人雖以十字爲刑架。然用之不鈿人。其架上下有橫木。將死之人仰臥於十字架之後。刑役綁其左右手於上橫。雙足於下橫。雙腿於立木。綁縛之後。即將苦架豎立而深插於地。隨後依刑官之命。以長矛刺架上人之心窩而殺之。

且說二十六聖到立山。其中十歲之童類斯趨上前笑嬉嬉仰臥十字架上待縛。異教某人近進其身邊。勸之背教以全性命。類斯訓之曰。不恭敬天

主不可升天。我不得背之。汝亦當識之。奉其教。幼童安當亦仰臥於架。伺候。父親由人叢中上前。其人雖當教友。然聖道不明。信德不確。乃謂其子曰。茲你至幼。雖有致命之意。然亦可緩數年。長成人後。汝猶可証信德致命。安當答道。兒雖幼。然蒙天主補我之不足。亦可祭性命於此。父親誘兒之言。請勿復之。恐異教人耳聞藐視聖教。刑官亦來勸安當悖主。而以功名財帛許之。安當應道。功名財帛我不貪圖。性命我獻之於主。雖將死於苦架。却心安不畏懼。追思救世主爲我死於苦架之愛。我惟願效從。十四歲多。默之父親在致命聖人之數。父子被縛於相鄰之二架。以善語始終相勵。其餘教友十三位。各亦爲刑役續綁於各架。九位神父毅然各擇其架。似將行彌撒而擇祭台。

二十六人網縛後，刑官一令，十字二十六架爲刑役等豎立，成排向城。看者如堵。幼童類斯，笑容可掬，稱頌天主之言不絕口。日本人耶穌會神父複姓三木，聖名保祿者，高聲謂衆立看者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將亡之人，所言必真實。爾衆當知之。欲升天享永福者，須認識天主奉其聖教。否必下地獄受永刑。迄今我等雖無辜而被殺，然皆寬免仇讐之罪。惟望其信從天主救靈魂。日本人耶穌會神父複姓五島，聖名若望者，縛於架上，見其父親立於架側，謂之曰：人生在世，惟以救靈魂爲最要。懇祈吾父勿失信德，使我全家人身後同福在天。父親對曰：多感吾子之金言。然不必掛慮。我及汝母甘心願死，以證信德。汝只管安平致命。說訖立於兒架之傍，不動。容兒鮮血滴下身上來，以表敬愛而同心之意。

忽聞方濟各會神父聖名伯多祿者巨聲題禱加理之歌云。祝兮天主。依臘爾之主云云。路加一章六十九等節衆聖合音唱畢。幼童安當題聖詠云。幼童請讚主云云。一百一十二聖詠未訖。只見衆刑役手執長矛一齊上前。一矛刺各人心窩。數分鐘之間。衆聖致命升天。

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教宗必約第九將二十六位之名上於聖人之冊。此後日本信輩中致命之男女老幼難算。茲可再記數位之言行。

肥後地名之諸侯。某年奉聖教熱切敬主。不幸早亡於西曆一千六百零二年。朝廷封某大將即其位。新諸侯驕矜暴虐。出示諭命屬下衆人悖教。聞得顯臣二人。一姓南聖名若望。一複姓竹田聖名西滿。全家男女爲信輩等之首。即令斬二人。並處死其妻室兒女於十字架。南若望聞風進熊本縣

見太守。太守與南交厚。是以苦苦勸之背教免難。南容顏自若對曰。弟萬不能棄天主。惟有死而已。特意來此送命。是夜南斬首升天。

次日太守往竹田家。誘之悖主。竹田不悖。太守謂其母親曰。今日小姪當回復諸侯之命。切望老夫人助一臂之力。勸世兄背教。則小姪有面目見諸侯。老夫人曰。我爲母只得勸兒恒守信德。生死不二心。太守曰。世兄不悖教。當即時斬首。老夫人知之乎。夫人曰。我兒爲天主而亡。我與兒同刑同亡。乃我之至願。太守帶竹田出外而託之於異教某朋友。或能說之改途。是夜聞得事仍然無變。乃遣一將。並出令如此如此。那將來見竹田。謂之曰。奉令來問心意若何。不悖教即當斬首。竹田曰。容我回家辭老母。那將允諾。並從之到家。竹田入室說消息。老少二夫人憂樂相兼。賀其致命之

榮。少夫人聖名依擲斯青年絕色，膝跪丈夫足下告曰：妾所慮，諸侯殺夫不殺妾，求夫與妾剪髮，倘或不能致命，妾許愿棄俗修道。竹田不忍與之剪髮。老夫人曰：本人既有此意，我兒當從，以悅其心。竹田依言事畢，三人互相告別，約再會於天。竹田出外，謂那將曰：可奉令取我頭，言訖，跪地待斬。二夫人跪其側相勸，將手舉刀落，竹田斷頭升天。

二夫人帶家僕葬其屍，然後入內室，懇求天主賞之。隨亡者致命。次日黃昏時分，致命南若望之夫人聖名瑪達肋，攜八歲之兒入府，見二夫人，謂之曰：案已出矣。今夜我三人與此小兒當死十字架上。二夫人滿心歡喜。熱切三人同跪誦經待死。未幾兵等到，請三位夫人坐轎往法場。三人依令。

到場。老夫人謂刑役曰。請汝以鉄釘釘我。照昔日如德亞人釘主耶穌模樣。可否。刑役對曰。此事不由小役定奪。只得依俗法而行。不能遂夫人之意。說訖。縛之而豎立苦架。時雖夜半。尚有多人圍看。老夫人善言勸衆認識天主。以得天堂之福。忽中一矛刺其心而逝。

南家夫人瑪達肋納及小兒各在各架對面相視。刑役舉矛欲刺小兒。失手未中。母親恐孩兒畏懼。乃叫他呼耶穌瑪利亞聖名。小兒喜色呼之。時刑役復之一矛。應手取命。回矛刺母。母親即亡。

尚有竹田之妻依榻斯跪於苦架之側。從容待刑。衆役見其秀美純善。無不動心矜憐。皆不肯動刑。夫人柔聲請之奉命。並臥身於十字架待縛。刑役等推辭不忍動手。立看民叢中一人代刑役上前。將夫人綁於架而豎立。

空中。即時取矛而刺。因係生手。復矛數次。重傷其身。不即殞。見者難忍。惟夫人喜色不改。一語不出。滿身紅血。若泉而似。不覺難。竟中一矛穿心。而氣絕。靈魂升天。

有馬之地。教友亦甚多。某日官定八人之案。俱當死於火。一複姓高橋名主水。聖名亞弟央。與妻若翰納。子雅各伯。年甫十二。女瑪達肋納。年紀十八。一複姓林田名助右。衙門聖名良。及妻瑪爾大。一複姓竹富名勘右。衙門聖名良。偕子保祿。皆係官家之人。而受監禁於島原城。西十月七日晨早。神父送聖體入監。衆人敬領。畧過一點鐘。兵丁百名解之向法場而行。信輩二萬人跟從。兵等恐懼。信輩衆無心作亂。惟恨不能同時致命升天。到場。見八株高椿插於地。週圍疊積柴薪一大堆。刑役將八人各於各椿。網

縛。衆信輩誦經稱揚致命之福。

刑役燃火。黑烟四起不見人。看者二萬餘人寂然不出聲。少頃濃烟漸散。復見八人在火內。幼童雅各伯手足縛斷離椿而行。衆憶其欲逃避。殊不知幼童在火燄之間。直行母親之前而雙手抱之。母親苦中若醒。喜顏視之。須臾母子倒地而亡。時雅各伯之姐瑪達肋納獨人猶依椿而立。身軀似爐中之紅鉄。清聲欣然頌主。未幾幼女端臥於地而逝。此際衆教友上前將餘火撲滅。並取各屍回家埋葬。

讀此篇書。可知日本人昔日奉教之誠心致命之慷慨。不幸四十年內各處之教友徧被殺戮。幾乎絕滅。存者不多人。而隱然敬主不出世。二百年之久。無神父進日本。信輩世世相傳之道。或有所缺。迄今日本與西國通約。

已五十年。神父等復進內地傳教。但局面與前大不相同。裂教人處處往來。門戶名目太多。國人難分誰是誰非。特此奉聖教者寥落不多人。惟望天主垂念昔日致命者之功。開化日本_人之心。認識真主。從正道為幸。

切想

聖經書云。真光

救世主

入世。然人喜暗。逾於喜光。

若望三章十九節

天主聖子耶穌自

天來。訓人以聖道。引人以善表。豈非真光照世間之暗昧乎。世人大眾不從耶穌。反且棄之殺之。豈不是喜於黑暗而厭光明乎。因殺救世主。棄真道。如德亞人。畢竟喪國滅民。本月十八日三月十八日五月三十一日迄今不能復立。

自耶穌升天後。門徒傳教於普地。各國或從或逆。據地理圖綱鑑。奉耶穌所傳天主聖教者強。逆者弱。豈不見歐美二洲異學巧藝超過外邦乎。其故

非他、因從聖教是也。造人類之天主獨能光照人靈、寬擴人心。令其通達前後兩世之奧微、物理性義之本末。致人修善也而得其妙絕、習學造藝也而及其巔崖。不從天主耶穌者、不享其光照、而才德藝學不及多也。聖教傳於日本已三百五十餘年。士庶奉之甚切。倘若通國信從、日本人才學奇藝、早必與西國無異。不幸主政者短於見識、格物殘虐、教民除滅、真道。是以三百年內、日人以古學自限、不習新。

四十年來、日本人爭先攻西學、致其國始興、旺立名。然所從之師、皆認識基利斯督各國之士。蓋西洋之學、咸以基利斯督之道爲基址。西人明悟心情、乃基利斯督之美訓、世世所陶鑄。其中背基利斯督者、似坐井不見日頭、而稱天光不由日頭所生之人。一面日本之士庶進於西國之學、而不

欽崇基利斯督者，可謂嘗菓不識樹，求末不返本。其學可比上面華美，而底下無基址之殿。功欲長久成全，先當認識恭敬世人之真光基利斯督爲奇師之師，然後照其訓修道操學。

堂堂中國願自全其威，亦須背舊奉新，識基利斯督爲世之真光而從之焉。省察 基利斯督乃世之真光，人識之而明，國從之而強，人背之而學不全，國禁之而敗其威。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以主基利斯督爲世之真光，以其訓爲正道，竭力行之之外，我猶盡心傳之。

十八日

聖西默翁

主教致命

據方出之新紀，聖母瑪利亞之夫聖若瑟有一兄一姐。兄名格肋阿法斯，姐名瑪利亞。格肋阿法斯娶妻生兩子。一名西默翁，一名如達，常稱曰達陡。瑪利亞出嫁於亞爾斐亦生兩子。一名雅各伯，一名若瑟。

聖若瑟生平童貞無子。但聖母所生之主耶穌稱之爲父，並依地方之風俗視格肋阿法斯及亞爾斐之子爲兄爲弟。福音書所題耶穌之兄或弟者，即此四人也。其中雅各伯與達陡俱陞宗徒之位。讀此部書五月一日十月二十八日，可識二聖之行實。若論其弟若瑟，伊於主耶穌升天之後所務何事，書上未記。茲畧叙西默翁之言行。

耶穌復活升天後，聖神降臨之日，西默翁同聖母瑪利亞衆宗徒門人在色

納格肋

耶穌建立聖體房屋之名

領聖神。隨後其兄雅各伯當日路撒冷城之鑿牧西

默翁在其左右幫辦內外諸事。西曆六十年聖雅各伯致命卸世。五月西

默翁年畧七十三即其位。

日路撒冷乃救世主被釘於十字架身死之地。罪大可誅。昔年耶穌某日望

城愁視歎曰。敵將來築壘環攻困爾。墮堦滅子民不留一石於他石。路

十九章四節此乃天主聖子預知後事之言。早遲必實驗。

維時日路撒冷乃羅馬上國之屬地。西六十年居民反叛欲逐出羅馬人自立。羅馬皇太子弟杜斯帥大兵向日路撒冷進發。某日鑿牧西默翁受天主之默示云。耶穌預言之禍將至。城不時必破而滅。爾等避焉。主教奉上帝命帶衆鐸德信輩出城過若爾當河散居白納之地。

未幾羅瑪兵到。土人力戰不能敵。乃閉城門堅守。弟杜斯深溝高壘，圍得日路撒冷。城水息不通。城內軍民一百二十萬。人心不和，互相攻打。兼之麥糧不敷，瘟疫流行。數月之久，死者不下百萬。畢竟羅瑪兵取城，亂殺老幼男女。房屋聖殿俱爲火焚盡。石不重，石磚不連磚。其未死於刀於火之士，庶羅瑪人賣之爲奴。

逾兩年，西默翁主教帶衆信輩回日路撒冷。各造房屋復興一小城。聖人在此當鑒牧四十年。美德有名於四方。西曆一百零七年，華漢安帝之時，羅瑪達納讓皇帝之時，聖人高壽一百二十歲。爲異教及裂教人控訟在總督羅瑪前。案由無別。因聖人係如德亞古君之後嗣，又當天主教之鑒牧是也。主教爲兵拿獲逮案，忍受數日之刑。二月十八，被定十字架致命升

天。

聖依西多羅

致命

古書畧載聖人之言行如下。

依西多羅出世於羅瑪國幾約斯海島。幼時奉聖教熱切敬主。所喜讀聖經及聖人們之言行各書。年紀二十從軍立功。雖陷於營伍之驕肆。然無時不謹遵天主之規誡。攻敵憤勇。交接公平。言智行端。可謂兵弁之範。年畧三十。位居運糧官。

時德西約皇帝禁聖教。旨令軍士敬國神祭菩薩。依西多羅事事禮義有人情。是以起初無出首控訟者。某月新軍扎營於幾約斯之地。其中之某將

日前從聖教，因懼風波而背逆天主。其人心毒恨善。見依西多羅功德，取愛於下，得幸於上，即生妒忌，欲害之。聞得糧官從聖教，心下歡喜。某日請見總帥稟曰：「天主教乃皇上所嚴禁之邪教。然營中有奉從天主之官員，都督何以忍之？」都督曰：「誰爲官而從此教者？」奸將稟道：「運糧官依西多羅是矣。」都督曰：「依西多羅爲人正直，頗有軍功，何得從邪教？」奸將道：「依西多羅從此教是實。」都督不信，可另查其事。都督曰：「可請運糧官來見。」奸將得勢，往依西多羅處請見。依西多羅出迎，奸將冷笑說道：「弟此來無別故。惟傳都督之令，都督聞知兄奉從天主，特命弟來請兄往見。望兄當面奉旨祭菩薩敬國神。依西多羅正色道：「真喜報矣。兵弁爲國家效力，皇上賜錫俸祿，聖教之人爲信德，歷辛苦致命，天主賞之以無窮之福。余本不

堪受此妙賞。但依靠吾主耶穌恩佑，余願下場與鬼魔死戰，以彰揚聖教。依西多羅往見都督。都督問曰：方聞賢契從天主教，本都督以此爲讒言，未信。聖人答道：卑職欽崇天主是實。都督驚曰：何不奉旨敬國神祭菩薩。聖人曰：所稱爲國神者乃邪鬼。菩薩又係無知無覺之像，卑職不能祭也。都督曰：此乃忤逆之言。豈不知菩薩威凜能罰汝褻瀆之罪歟。聖人曰：菩薩卑職倒不怕。惟都督可畏。天主之審判。都督曰：不必多論。汝當奉旨祭神。否則用刑不寬饒。聖人曰：卑職有永遠生活不死之靈魂，都督不能害之。所可傷者此身也。卑職置之於都督之手，可以萬刑虐之。蒙天主賜佑，卑職不辭辛苦。都督怒曰：口舌亂說，當割之。聖人曰：卑職無舌以語，心下亦可讚頌主。都督令割其舌。兵等依令。刑畢，只見都督昏絕於地。兵等將救。

之醒。都督坐定欲語。但覺舌結。話說不出口。多人明知此病非偶然而生。皆稱天主之能。都督拈筆寫案曰。運糧官依西多羅從邪教。固執不祭國神。本都督奉旨。令某將帶兵就此拿之。出營斬首。書畢。交案稿與其將。朗聲宣讀。所奇者。依西多羅雖割舌。然聞案猶能出語說道。讚美天主。賜我無舌而能語。讚謝吾主耶穌。賞我勝諸仇致命得永息。讚頌三位一體天主於無窮世。亞孟。

兵丁數名送聖人出城。到法場。聖人跪地請聖號。禱曰。吾主天主。感謝爾。准我罪人爲爾辛苦致命。懇求爾勿棄我賤僕。惟垂允我入爾衆聖之永福。說訖。端跪俯首被斬。

時西曆二百五十年。華三國之時。

切想

聖奧斯定曰。國家之兵。弁聽號令而行。爲耶穌之兵者。愈當勤於主命。或問。誰當耶穌之兵。曰。從聖教衆人是。因當習神武而終身敵仇故耳。再問。誰當其仇。曰。信輩之仇有三。魔鬼世俗及各人之敗性。

千萬魔鬼死心恨人。遊歷普地阻人行善。誘之爲惡。以百法擾亂人心。動其情。敗其志。白日不停。黑夜不休。所喜見人死於罪。招永禍。斯仇也。無人可避。

世俗乃不守天主誠命之衆人。不思來生。不望天堂。不怕地獄。獨以今世爲計。以身樂爲念。貪名圖利。厭勞苟安。驕矜邪淫。奸險多詐。見心恬潔淨者。即巧語佞色以誘之。謙卑淳善者。即白眼謔詞以笑之。誠心事主者。即恨

而欲阻禁。伊或得主政使權，必至革聖教，殺信輩。此仇時而柔順，時而強惡，教友亦不能避。

若論敗性，誰不識之哉。心願熱切敬主，而自覺冷淡無精神。願淨心潔情，以度生，而覺邪慾密攪於內，引誘於行。願謙遜忍耐，而覺驕矜，怒氣混雜於情。願儉食省飲，輕財愛貧，而覺饕餮貪財難禁。此仇在各人身，靈扎營，信輩日夜不能避其面。

三讐當竭力禦敵。否則爲伊所勝，爲伊勝，必生死於罪而入永苦。

然敵之常用何法。曰：當以神武而戰。神武，乃祕跡經典，苦功哀矜等善事。凡爲信輩而習神武者，斯是耶穌之兵。奉天主之規誡，若兵將之聽軍令。雖當辛苦致命不辭。伊薄視今生，切慕來世，清心克慾，朝夕敵魔鬼，勝世俗。

正敗性，即成耶穌之勇兵，可受永賞。

聖依西多羅乃國家之將，亦是耶穌之精兵。武藝神功雙全。事事遵軍令，件件從主旨。盡忠於生，執信於死。正軍中之聖，亦教中之表也。

省察 信輩各人是耶穌之兵。兵弁聽號令。命戰即戰，命死即死。教友亦當從耶穌之命，而以神武之各功敵三仇，不辭辛苦。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以今生爲戰場，以耶穌爲帥，以鬼魔世俗敗性爲仇。我竭力奉上，令習神武，致勝三仇，而得永賞。

十九日 聖俄西伯 主教

古書載此聖之言行如下。

俄西伯乃羅瑪城富家之子。出世於吾主耶穌受難之前十餘年。隨後宗徒聖伯多祿在羅瑪傳教。俄西伯學習聖道。因父母信從異端。故不說心腹而暗地欽崇天主。父母意欲與之定親。俄西伯求免。但見雙親常題此事。心想久留在家必難推辭。不奉命。乃附船進海。向東行一月。竟泊西白肋島之某碼頭上岸。在此領洗與堅振祕跡。助聖巴爾納伯宗徒六月十一日之親戚若望號稱瑪爾谷傳教化人。逾數月。陞神父。進所肋城。欲勸人奉教。司祭廟內主祭者某人問其姓名故鄉及來意。神父答道。余羅瑪京都某家之人。遊歷各地看風土。司祭請之寓於本家。神父歡喜從之入室而安居於此。

復逾半月，司祭見客言行美善而不入廟焚香，乃問道於之。神父將天主造萬物、人類之原祖犯命、天主聖子降生贖罪、訓人行天路各事說了一番。司祭性直，聞道即信。遂留神父在家，而潛地引之遊城，化人認識天主。過數年，俄西伯陞爲所肋之鑾牧，造經堂每日集人於內講聖道。不時蒙主施恩，得顯聖蹟，醫病逐魔等奇。人衆目擊心感，奉教者甚多。

維時主教之胞弟在家同妻久已認識天主。聞得兄歷載所立之功，便欲往東從之爲師。某年帶妻附船漂海到西白肋島所肋城，見兄說來意。聖人大喜，留二人幫辦善事。夫婦分房，夫陞爲六品正輔祭，妻會同婦女數人靜修經管女信輩。二人在此善生福終不題。

俄西伯當鑾牧五十年，大典聖道壽八十餘，推某門人爲副主教。是年身病

臨終集衆神父勸之守信德善顧信輩於內力傳聖教於外時副鑒牧在榻側聖人執其手曰天主舉兄爲鑒牧恩典不俗請兄時時追思天主聖子苦難身死之愛而盡心效學吾主之善以救本屬之人靈。

衆信輩在外請聖人降福聖人扶依兩人下床來門外降福而慈言撫慰羣教友次日長逝升天患重病之數人手摩其屍即時痊癒以後墓前時常有人求轉達。

聖公納多

獨修

公納多乃意國伯肋桑絲城之富翁同妻安居城內無所慮某日帶家人下鄉打獵見野獸藏於深草不出乃命家人放火時夏日炎熱草枯木乾五

穀色黃。火燄隨風飛過麥田。霎時一方燃灼焚盡。公納多囑家人勿言起火之由。自心惜此大患。悚然歸家。瞞過妻待後事。

次日地方上人咎某鄉老。解之入城。控以放火之案。鄉老初則不認罪。次則懼刑而屈招。官定以絞罪。

公納多知悉。自想道。不說出起火之實情。鄉老無辜必身死。說出實情來。我當賠各家所失之財。雖有若大家資。賠後却無所存。事實係兩難。沉默後復再想道。我義當救鄉老之性命。乃見妻以前諸事相告。妻駭然謀計。良久無法苦心。按大義說道。那鄉老無罪不應死。夫當救之。賠補雖盡傾產業。然良心過得。有面目見人。天主前有功。丈夫聞言意決。

是日見官照實說各情。官放鄉老歸家。問公納多賠補。公納多將田地房屋

變賣而照官所定之數，盡補各家之所失。事結無所存。夫妻在窘難之中，漸將世俗看淡。竟互相商議分房，各在各處修道之事。望協心立功在世，同享永福在天。

某日互相訣別。妻入本城之女院善修，終身不題。公納多穿着方濟各會，四日之苦衣，步進羅瑪。每日在各聖堂祈禱，丐食資生。逾數月往西細里亞省，在樂多之地獨修。以地爲床，以石爲枕，以丐來之粗餅爲食。終日沉默誦經。魔鬼時時以貪餐誘之。公納多忍當而以嚴齋禦敵。

天主賞聖人以先知後事，以治病之恩。方中人愈加敬愛，時時來自託其轉達。

逾四十年，聖人患病臨終。歡喜請神父來聽告解。次日神父送聖事來。聖人

領聖體後膝跪謝恩。神父與信輩數十人在前。衆忽見大光圍着聖人。片時即散。聖人同時絕氣而逝。但身勢於死後無改。膝跪如前。不偏左右。亦不放手。四方之民。聞得此事來看。皆得見亡者端跪似活人誦經一般。是日隣城內之大鐘無人擊而自鳴。衆人驚問何事。查考時刻。恰合公納多安逝之時。可知天神以大鐘之聲報聖靈入天堂之喜事。次日衆抬亡者進城。埋之在經堂內。

時西曆一千三百五十一年。華元順帝之時。

以後墓前不時顯聖蹟。教宗魚爾巴祿第八准方濟各會士友敬公納多以敬聖人之禮。

切想

聖經云。善路之本。行義是也。箴言十六章五節

善人行義。不義則不善。義也。公也。公與私相反。心私者見利忘義。好義者事
事考理。理可爲則爲。不可則止。

善者義於人於物。義於人則敬上愛下而信於衆。廢其三之一。不可稱爲善。
義於物。則見不公之財。必不取。先取財而後覺其不義。則補還。論傷人身
敗人財之事。義者避之。或犯則賠補。

世俗之人無不自誇爲義。而實爲義者寡。常事。多人不從正理。只管不犯國
律不自招罰。傲上慢下。失信於衆。取財不問其來歷。傷人不賠。害其財不
補。豈非日日所見之事乎。善路之本。旣在行義。可問行善路者幾人。

聖教中人不可行世俗之道。惟須以義爲本。自寧受虧。不肯虧人。今日之聖

公納多可敬爲此德之規範。無意之中放火喪他人之財。雖原來無罪而竟能避案。然甘心願賠補。致盡費家產無存。此乃至義之舉。夫婦二人以此進善路。昔前造德俗常。此後蒙主洪恩棄俗習善極精。高志到數十年不敗。而竟成聖。身後夫妻復見在天國。必不惜年前失財之禍。惟互相恭賀。以行義得常生之美事也。

省察 善路之本行義是也。我願行善路。不可以世道行事。只管照聖理而爲。寧受虧不肯害人。或不幸而害之。必竭力賠補。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照上文行義。寧可失利。不令他人因我受害。

二十日 聖葉侶德 主教致命

西曆四百五十六年，華前宋武帝之時，法帝未曾奉教，正位於都爾肋城。現

比國之地是年葉侶德出世於此。其家饒富。父親欲見子習武當官。維時武藝乃富貴之路

子性柔和，惟願讀書操善。年將二十，未曾娶妻。稟父母後，入神品，盡心專務聖事。三十歲陞為都爾肋城之鑿牧。

時此地之民尚從異端，不容奉教之人住居城內。更兼認識天主者多行左道，信裂教。致誠心之信輩內外受攻。葉侶德主教住城外鄉下。一面看顧教友。一面闢駁裂教，勸化異端之民人。或聞城內某家願學聖道，即時潛地進城，竭力訓之。數年之久，才德之名布於四方。

維時都爾肋城太守之女年紀二十，突然身死。喪事後，太守傷心不安。某日

想及主教之德，來見面，祈之復活其女。並許見聖蹟後必認識天主奉教。鑾牧說道：復活死人，乃天主全能所行之妙事。余無此權。但願祈禱於主求命。太守謝情而歸。鑾牧守齋誦經數日，然後受默示來見太守，請同往至亡者墓處。太守同往。士庶羣從。到墓，主教請發塚開棺。事畢，主教三呼亡者之名，而以天主聖三之全能令之復活。只見亡者目開手足動身立。慢步來跪鑾牧膝下謝恩求領洗。太守大喜。城內居民稱奇。但無人心化奉教。

逾數月，疫症流行城鄉，死者甚多。異教人歸咎於鑾牧身上，說葉侶德邪術可令人生死隨意。此人不殺，地方中人難救等語。可知異教人之見識處處皆同某日聚衆將聖人毆打，而送入衙門見太守。太守見勢洶洶，難以彈壓，是故命將

主教投監。是夜放之潛地歸鄉。

西四百九十六閣樂位司皇帝領洗。

六月三日

都爾肋城太守感化請聖人居城

內訓民。聖人歡喜進城，朝夕講聖道。次年太守與士庶萬餘人領洗。聖誕瞻禮之日，生來盲瞽之某人求洗。聖人問道後與之付洗。禮畢，盲瞽之眼目光明無恙。衆見倍加信德。

某年聖人進羅瑪城朝拜教宗，奏以法國北地聖教大行之喜事。教宗歡樂，留之數日。竟賞之以聖斯德望

十二月廿六日

之聖髑，而放之歸屬。聖人將到都

爾肋，衆神父信輩出城迎接。鑿牧穿着祭衣，恭然捧聖髑而行。衆人排行合聲唱經，踊送至城內聖堂。病痛者數人，手摩聖髑得瘡。

聖人猶存二十年於世。功德日顯，異教民中奉教者多。惟裂教人迷心不改。

聖人辯道駁其邪。不但不能化之，反且深取其恨。某日由聖堂出，爲裂教之羣徒圍着毆打。迨至信輩等來救，主教重傷臥地不能動。信輩抬之入屋。逾數日聖人領聖事後自託於天主之手而逝。

時西曆五百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諾勇城之鑿牧聖默達爾多_{六月八日}主喪，令埋聖人於城外聖伯多祿經堂內。讀下文可知如何，三百年後，主教等遷其聖髑入都爾肋城。

聖婦德格納 守節

西曆八百餘年，華唐朝之時，聖葉侶德死已三百年，地方中人不知其墓在何地。時陸伯城有守節之婦，名德格納者，心中特靠此聖之轉達，而時常

求之保護。某年患病，雙目失光，忍當艱難，而善功如前。某日神見白髮白髯一位聖人，發現謂之曰：余乃都爾肋城昔時之葉侶德主教。茲可代請都爾肋之鑿牧，使人在城外聖伯多祿經堂祭台之側掘下，必見一古墓。我之骸骨在此。說訖不見。德格納心恐此事不實，遂隱然不說。聖人發現再三。德格納疑退，進都爾肋城稟主教以所見所聞。主教使人到經堂掘地，果獲葉侶德之骸骨。某日數處之鑿牧集於堂，衆神父信輩亦在此。本地之鑿牧將聖葉侶德之聖髑置於銀盒內，然後衆人唱經送之進城。德格納扶依家婢步從。路間雙目復明。衆知歡喜謝主恩。鑿牧將聖髑置在某經堂內。講道勸人禮畢，靈牧等與信輩俱散。

此後時常有人來求聖葉侶德。德格納尚活數年，恒專善功。某年染病安逝。

本地之人世世敬之而託其護庇。

聖洒多德

主教致命

西曆三百四十一年，華晉成帝之時，波斯國之信輩受風波。京城之鑿牧勸衆人避難。自帶神父數位下鄉隱居。某日謂衆鐸德曰：昨夜余見一梯，下立於地上，及於天。其梯光輝過日。少頃前任之鑿牧聖西默翁發現於天上，手依此梯。謂我曰：請兄上來，勿懼。余昨日已上。兄之輪值在今日。據此神見，前任之鑿牧往年已致命。余今年必死於刑。

說訖，勸衆神父盡心堅固教友。降福後，放之各往各處理本事。自安待天主之時。次月兵差捉拿主教與神父信輩共一百二十九人。

聖人等被兵押送進京下獄。在此五六月中續受各刑。次年二月官定以絞罪。是月二十日。主教與神父信輩等爲兵解送至法場。衆聖一路唱詠。到場皆跪地待死。須臾同時斬首。衆聖靈一齊升天。

切想

或曰。據聖道。天主處處而在。天主在此。天堂亦在此。然聖人們素見天神。或聖靈由地而上。可知其居之美所在上。再者。聖人們素見天神聖靈以梯而上。不知此事何解。

曰。見天主而享其美。乃天神聖靈之頭等大福。伊雖無別樂。然以此亦足矣。且因天主無所不在。故天神聖靈處處常見天主而享福。但天主特造一美所。而以其全能。薈集可福神靈之萬物於此。其所。聖教稱曰天堂。乃衆天

神聖人享常生之福國。然天堂在何處，聖經未言，人中無一知之。若論天堂之在上與否，當知我等所居之地有圓球之形。地球週圍又有星辰無數。星不見動辰常有運我等見天像，常說某星在上，某辰在下。殊不知星辰不在地之上下，惟離之遠近而已。天堂亦然，不在地之上下。惟在某處。所說耶穌升天，聖靈登上等語，乃人由世事所推借之字。其義不實。到天堂者不上亦不下。惟往而已。

聖人們所見天神聖靈以梯上天之事，乃天主將就世人思想所顯之奇異。因我們時常說天神聖靈升天下地等語，故天主賜人見之以梯上下。非訓我等以天神聖靈實然用梯而上下。惟順我等淺薄之明悟，而以人在世上下之俗法，彷彿神靈之行。

再者，上字表意尊貴，善，良，下字有卑賤輕視之義。天主素常默示聖人見天堂在上，地獄在下，以示天堂之可望，地獄之可懼。凡事亦以上爲難，以下爲易。天主賞聖人見神靈以梯而上，乃表天路之難。地獄之路則不然。行之可比附舟順流，坐車下坡。

今日洒多德主教見梯及高天，聖西默翁勸之欣然上之，勿懼。乃天主所賜之特恩，以勉勵主教勝刑致命。主教與列位同侶忍苦，恒上此梯，幸到天堂永息焉。

省察 天路似高梯，行之必難。我知之麼。忍當辛苦，恒行此路至終者全福。我思想之麼。

定志 善路似由地到天之高梯。我宜上之，終身不倦。否則不至其顛，不能

入天堂受永息。

二十一日

聖亞忙斯

主教

亞忙斯乃法國某諸侯之子。出世於西曆五百九十四年。華隨文帝之時。自幼不戀富貴。惟喜誦經事主。年近二十。潛地出家。入某靜院。父親遣人引之回家。亞忙斯不改心。久之。父親准兒自便。亞忙斯辭了父母。往布爾日城見主教。求准獨修於本城。主教准行。同時備小屋一間於城墻近處。某日集衆鐸德同送亞忙斯入此屋。當羣信輩勸之恒守善志。然後降福之。鎖門而歸。亞忙斯居此屋十五年不出外。惟晝夜誦經沉默克身補贖世罪。飲食則餅水些須。過十五年。聖人進羅瑪。敬歷宗徒們及世世之大聖立功之各地。某日在聖伯多祿墓前誦經到黃昏時分。看守聖堂者將閉門請之出去。亞忙斯願通夜善寤於此。守堂者不准。亞忙斯不得已而出。

但在堂門外跪地沉默若在內然。半夜聖伯多祿發現，慈言撫慰之，然後命之回法地化人。聖人奉令而歸。

是年位陞鑾牧。在法之北方現今比國之地傳道。未曾認識天主之民恨之，並尋隙

欲害。聖人以善報惡，盡心益仇讐之身靈。某年蒙主賜神權，主教將某家之死人復活。異教人目擊心服，認識天主者甚多。主教造靜院在數處。各院之隱士等，善表善訓，引導士庶操德，恒行天路。

時法帝好淫不自重。聖人入朝面諫。帝怒，將聖人流於南方。聖人在此聞知法西交界之地有一支人，名瓦斯公，猶迷於菩薩之邪教，即往此地傳聖道。

逾一兩載，法帝爲國相聖白炳，即下文之聖白炳。園法總司聖額理日約，十二月刑

部尙書聖俄德祿

八月二十四日

勸化改行歸善。帝遣人代祈亞忙斯赦昔日無故流之之罪。並請之入朝。與新生之太子付洗。主教即時進京見帝。帝跪在其前請罪。聖人慌忙扶之坐定。而善言撫慰。次日行付洗與太子之禮。帝帶文武衆大臣到經堂。亞忙斯主教行禮。取小孩之名曰西日白。以後此兒長成當法帝善生福終。代代之信輩敬之爲聖。

此時歐洲正中斯納縛尼

其地現屬德奧兩國

人尙信異端。某年推法國某王爲主。亞

忙斯主教乘勢進此地傳教。但枉自費心數年。終未能化之歸正。聖人復進羅瑪。每日在各聖堂誦經。自新於熱切。逾一月附船欲航海以歸。半路起大風船危。衆人求主教轉達。聖人膝跪誦經。聖伯多祿發現謂之曰。勿懼焉。說訖。張手向海。命其息浪。須臾風寂海平。

是年聖人陞爲馬斯得里格城之鑒牧。教宗委之集法國之衆鑒牧商議禦敵裂教之善法。聖人奉令主此會，然後進羅瑪面奏教宗以所議之欸。回法後，時在本屬，時在遠地，竭力化異教鄉民。國相聖白炳大德薰佈法地，盡心體之於善。白炳福終後，其妻眞福異達與女聖熱爾度德三月二日爲亞忙斯主教所勸，得立尼斐肋名院而習妙德於此。聖女雅爾德公四月九日亦領頭巾於此，在聖人膝下。

維時亞忙斯之名榮貴於通國，人人稱其神能。某年主教往南方，復進瓦斯公之地傳道。蒙上主施恩，居民大衆聽聖人善勸，棄菩薩認識天主。聖人在此數年，訓誨引導新教友，仁愛可敬。年紀八旬歸北方，隱居爾隆院修道。身軀病痛無怨言。臨終集衆士，勸之守規立功。是日領聖事福終。

墓前顯許多聖蹟，信輩世世來此求轉達。是故爾隆院外徐漸興一城，名稱聖亞忙斯城。

聖特阿多羅 致命

古書載此聖之言行如下。

特阿多羅乃羅瑪東國黑海邊玉嘉得城今俄國之地奉教家之子。十八歲從營

勇謀超羣。漸擢大將。某年帶兵由某地過。此地有蟒蛇，身大若樹，藏居山穴，時出害人及畜生。方中胆力之人攻之，每每爲蛇所吞。特阿多羅賦性好勝，兼之信德堅愛德切。聞得此事，即自想道：此乃展吾勇力之機，不可失。况斬殺妖物，裨益方中之人不淺。明日必與此蛇決一戰。是夜誦經，特

求天主護庇賜以得勝之恩。

次早天將明，穿甲頂盔上馬到蟒蛇藏處。未幾天曉，萬物喜色。特阿多羅在馬上四面細看不見蛇，乃查地理，以備攻打之事。又恐馬匹遇蛇而驚，遂勵之若勸人曰：汝雖無靈之畜生，然亦係天主所造之物，理當爲主效力。今日我攻惡蛇，你須勇然助我，不可驚恐亂動，只管向妖龍直馳，說訖手執雙鋒長劍，巨聲擲蛇來戰，曰：因耶穌之名，令汝妖孽出穴來此。只見蟒蛇奔出，其勢果然兇猛，非信德斗胆之人，誰敢與之鬪哉。特阿多羅躍馬上進，其馬毫無恐懼，直直對蛇一縱。只見特阿多羅火劍閃光，向蛇橫砍而過。蛇身重傷，紅血灌場，長尾掃地，張口若將吞人。特阿多羅轉馬回頭，又是一縱，快劍閃處，蟒蛇翻身亂絞，一回便死。特阿多羅下馬膝跪，謝主

賜勝之恩而歸。衆人知悉以上之事，無不稱其德。

西曆三百一十九，華晉元帝之時，李習義八月十日爲羅馬東國之帝，暴虐聖

教。維時特阿多羅官居都督，駐扎黑海邊赫納格肋城。揚揚從聖教，不奉祭菩薩之旨。帝知之，貶之爲庶民，並命地方官捉拿問之。背教，倘或不悛，即定死罪。地方官奉令，特阿多羅忍當鞭笞、鈇爪抓身等刑，口中惟讚頌天主。官令投之於獄，斷飲食。聖人腹饑身弱，但神強志堅如常。官令綁之於十字架，手足未釘而派兵看守。聖人在苦架上講聖道，勸人。兵等與民中多人感動，認識天主。咸皆同日致命，血洗升天。官命將特阿多羅放下架來，斬首。少頃，聖人死於刀下，榮登天國而受永賞。

屍埋於故鄉玉嘉德城經堂內。信輩世世朝拜其墓，求其轉達。

聖白炳

國相

白炳年長上文之聖亞忙斯十四歲，與聖額理日約聖俄德祿同時事法帝。年紀三十餘陞相。才德遺芳後世。理政勤明，致本國太平於內而威布於外。自在家習善，可比隱士之在靜院。某年帝分國，立太子爲副君，託之與白炳善訓。白炳奉任至忠。幼主有明君之材。逾數年即父位，不幸任慾，自敗己榮。主教聖亞忙斯入朝面諫，帝充流之。可讀上文但有國相如白炳大臣若額理日約等之君，早遲不得不自醒。某年帝果然歸善，操德不敗志。以後立太子西日白爲副君而託之於白炳輔佐。國相訓副君如昔日訓帝。副君不負老師之善教。生時榮王於國，死後名登聖人之冊。國相年紀六十患病善終。

時西曆六百四十年，華唐太宗之時。通國聞信哀惜。無不敬之若聖。逾三年。其妻眞福異達其女聖熱爾度德。三月二十二日遷亡者之骸骨至尼斐肋院。埋在經堂內。母女二人。在此習美德榮聖教。熱爾度德之姐早已出嫁生子。其子乃正月二十八日眞福嘉畧大皇之祖父。

切想

聖經書云。耶穌行加理肋海濱。見弟兄二人。一名西滿。後稱伯多祿者一名安德肋。適投網海中。蓋皆漁夫也。謂之曰。來從余。將使汝捕人。弟兄頃刻棄網。相從。又前行。另見兄與弟二人。一名雅各伯。一名若望。同在舟中。偕父治罟。耶穌召之弟兄。輒棄網別父以從。瑪竇四章十八等節世人願造房屋。即擇工匠而雇之。耶穌願創聖教。亦擇其人以召之。匠師作工。惟望受工資。從耶穌者

獨願享永賞。故此別親人不求世利。千八百餘年來。天主之工在世。不但未曾完結。猶且年年相推而成倍大。昔初行其工於歐洲及其隣地。現今務之於普地五大洲之各國各邦。特此六十代人來。爲上主所擇而使行工者。其數實不可記矣。

讀聖人們之言行。常見之受默示於心。願事主在萬有之上。此乃天上之召也。伊等欲從。初必覺本性好安惡勞之阻。克本性之後。伊又爲親人所止。尙須勝過肉情。方可立功。

聖人們之外。歷代以來有許多信輩。心志不堅。聆天主召之後。未能克本性。勝家情。畢竟雖得救靈魂免永刑。然而無功於聖會。無大賞在後世。

信輩。爾爲幼男幼女神。覺上主密聲召汝於心。宜慷慨願從。然後祈禱問謀。

於賢智。明知主召是實，必恒心堅志，以克本性懼難之誘感，以勝親朋肉情之阻止。爾爲父母者，各當思念身後之大事，以謀兒女取生路。不可慳吝，不捨一子一女出家事主，益聖教。惟須細查其志向，見其恆願離俗，專務聖事，爾當效學今日聖亞忙斯之父母。雖痛心苦情，然勿阻止兒女應從天主之召。惟准之自便，以奉上命。如是則天主有良匠續述其神工於世，子女可操德立功，汝避罪免罰之外，可有分於子女之功績。事豈不均美乎。

省察 天主或時召信輩於心，如昔年耶穌之召伯多祿若望等。效學宗徒們跟從者福。我知之麼。懈怠背令者，將來必爲天主所問。爲父母而阻止兒女應從主召者，身後亦當以此事受判。我知之麼。

定志 我爲父母，宜細查兒女之志向，而引導之，行其當行之路。此後不得
慳吝阻之行善。我爲幼男幼女必細聽天主密聲於心。祈禱熟想後，必恒
從天主所指我之路。

二十二日 聖伯多祿宗徒正位洋弟約家城。

維時洋弟約家

西里亞之省城

與亞肋山

厄日多之省城

乃羅馬東方之首城。洋弟約家依

山於東南，沿河於西北，而四面爲固牆所圍。山水景秀，天色溫和。廟殿甚多，花園最妙，鬪場戲樓，寬大華麗。文風不及亞肋山城。但爲東人貿易求樂之總歸。居民五十萬。以優人妓女等爲貴。以尋安爲首務。

聖斯德望致命於日路撒冷之後，

十二月二十六

信輩多人懼風波離本地四散。來

洋弟約家者不少。民中好義之人見其道之真實，其行之美善，即厭異教各傳之謬，風俗之敗，而回頭認識天主。數年之久，聖教大行於此。正可謂出於鄙地之珠玉矣。

某年聖伯多祿宗徒正位於城內。因東南西北之商人時時由此過，宗徒可

通函於四方，而悉知聖教之大局。在此七年，而信輩愈多。異教人稱之爲基利斯當者。若曰從基利斯督者其名在仇讐口中有辱慢之意。但信輩等以之爲榮，各方徐漸以此四字自稱。

逾七年，宗徒離洋弟約家，正位羅瑪京都。六月二十九日以後洋弟約家城居民隨世化盡。數百年之久，由此出而散於四方，傳教之士甚多。

聖女瑪加利大 苦修

瑪加利大乃意國多斯加肋省基於西地某人之女。出世於西曆一千二百四十九年，華宋理宗之時。母親不幸早亡。父親再娶。後母恨瑪加利大，不施善教。瑪加利大年紀十餘，好穿戴，喜嬉遊，聲名不佳。無家教之女，難免習惡 十六

歲背父母，與某甲匿居，快身奢華九載。是年某日甲帶家犬出門，不知往何地。是日未見返。次早瑪加利大在屋，正在掛慮，忽見犬獨歸，哭聲直至瑪加利大坐處，口啣其衣，欲拖之出外。瑪加利大目擊心驚，自想道：據此犬之異像，其主必危。遂取家僕二人從犬快行。良久到某處，見路傍柴網一大堆，犬在此作聲愈哀，並向柴堆口咬脚抓。瑪加利大叫家僕看柴網藏何物。僕等將柴網移開，獲得主人之屍，紅血淋漓，坭漿濁濁，便知主人爲賊所殺。

不說拾亡者回家，親戚稟官後，行葬各事。只說瑪加利大見情，郎青年力壯，一旦兇死，美身變醜屍，可謂夢中甦醒。是夜恐懼不能眠，自想道：人生今世，其性命究竟微末如斯耶。所稱人身之豐雅，可速至敗壞如是耶。我眷

愛此人隆情，放縱身樂，致悖逆天主，直行地獄之路，豈不愚昧乎。亡者昨日都顏美觀，今日醜態驚人。只恐靈魂過了審判，比身愈加可憐而無從獲救矣。余所行之道，與伊同惡。倘不回頭改途，早遲我身歸塚，靈魂亦投永苦。如是則一生之快樂何益哉。

瑪加利大思想此事惶恐無安。逾數日回本家膝跪於父親足下，哀懇恕罪，並求相容寄身家內。父親雖恨女背逆，行不端之罪，然見之心悔，有意操善，即時息怒，收納之入室。維時瑪加利大年紀二十五。此後心思獨歸於恨罪補贖。或手工，或誦經，痛然懇祈天主赦免。時而頸項掛粗長繩，似當絞死犯之行至經堂門外，在進出衆人前告罪，求代爲轉達。

且說後母恨瑪加利大之心未改。見他回家偕居，自然情惡。某日謂丈夫曰。

汝女昔時亂行，爲人所厭。迄今改途，日夜誦經涕泣，頸項繫繩，遊歷街道，舉止皆似瘋狂，人衆嘖嘖煩言，弄得我家朝夕不安於內，聲名不美於外。不如令之離此，他往別謀生計。家主素性無剛，是日然婦人之語，令瑪加利大另尋寄身之地。瑪加利大雙目垂淚，手提小包，愁然出門，不知將往何方。魔鬼誘感之於心曰：父母棄你，衣食皆絕，豈可竟坐道傍待死。你年尙幼，丰姿猶存，何不仍依外人，以作資生而慰心之計哉。同時賊鬼以昔日快活之事動其情。瑪加利大左思右想，無路可行。心內又起波濤似風下之水，非天主特來護庇，其德復危矣。但惡念淫像之中，瑪加利大跪地哀號於主，求降佑。忽聞密聲於心曰：汝往葛爾多肋城。路不入方濟各會甚遠院，可知當行之事。此語出於昔日一令平海浪之基利斯督。瑪加利大聆

之於心，內情即安，怪念俱散。歡然進城入院。在此辦告解，請神父指補贖罪之路。神父定立章程，作其度生日日之規模。並以聖女瑪達肋納等之善表勵之。瑪加利大心下大慰而出。是日佃城外窮寒一小屋，身着方濟各會之苦衣而靜居於此。白日默然紡績，黑夜長寤誦經。其食粗麥餅，渴飲井水。以核桃生菜爲大瞻禮所用之細饌。以地爲床，以石爲枕。結繩成鞭，而每日自答數次。恨容顏之美麗，昔時誘人同淫，故用粗砂揉擦臉面，致皮裂生瘡。日夜垂淚若泉，致眼目發病，而淚變血。手工所得之錢，盡施濟貧苦。分文不積。

鬼魔見此諸情，自然願敗瑪加利大之善志。一日藉某老隱士之形像發現，謂之曰：汝行事不要過分。雖願補贖操善，然不可自傷其性命。只可效學

衆賢人而苦中自寬以省身力。瑪加利大聞言心疑。乃畫聖號自託於主。假老士見驚然而奔。此後魔鬼千方誘之於內。怪幻駭之於外。瑪加利大獻此諸苦於天主作贖罪之功。而忍當不怨。魔鬼乃誘感他以罪惡之大。雖痛悔千年。亦不可獲赦。此乃最難破之魔計。信德深切之人。思及天主公義之嚴。罪惡污穢之可恨。難免不自投於無解之愁悶。何況老魔在側夾攻。令人心下昏亂不自在乎。特此失望。離歸善之道。而自投於惡者不少。瑪加利大苦於此念。謙然和然服於天主聖意之下。並時時誦望德經。而恒操苦功如前。一日正在心悶無奈。忽聞聲謂之於內曰。吾女請放心。我偕汝在苦中不離。勉哉。我將救爾。細心從汝師之訓。必敗衆仇。此聲之柔和。勝過慈母撫兒之善。惟哈者知之。其語未訖。瑪加利大和平喜甚。魔

鬼之局全亂，無由下手。

維時葛爾多肋城鄉之人皆敬瑪加利大之德，而稱之爲聖。特此瑪加利大心痛曰：我人中之大罪人也。城民容我住居於此，足証其愛德。但錯視我爲好人，乃自悞過分。遂設法自謙自下。某日與隣家二婦商議如此如此。是日瑪加利大頸項掛長繩，同二人進城。一婦手執繩，牽之若牽牲畜。一婦在後，大聲喊街道。此乃壞善表害許多人靈之罪女。此乃不堪享天覆地載之物。如是遊通城方歸。城民悉知此事出於謙遜之實情。故無不稱瑪加利大恨惡之至。

瑪加利大每日默想耶穌之苦難。沉思之間，大痛且喜。追念本惡，即自咎若苦天主聖子之犯而痛。細想救世主之大愛，即歡幸感謝。一日主耶穌發

現謂之曰。我降生成救世之功。雖苦甚。然預知我辛苦身死之效驗。而悅樂受難。世間善者少。惡者多。然而設若普地愛主操德之人惟一。我猶不惜死於十字架之苦。

聖女所願。受身靈之窘難。賠還愛主。可謂以辛苦爲席上之珍。而賞之若俗人之味。賞美酒嘉餚。更有一食爲伊所慕者。聖體是也。每日而領。領前每日在鐸德膝下告罪。領後似乎天上之人。世務全置度外。毫不思想。惟念後世之大事。而勤專於之。

天主所愛。見善人通功。救罪人於世。贖煉靈於後生。聖女體助恩主。於此善事。領聖體後。哀懇天主。屑納聖子之苦難。而施佑與罪人。回頭歸善。與煉靈免刑升天。其禱出於心之熱切。似火矢上。申天主父之心。而感之降恩。

於人靈。見瑪加利大之苦功。或得其善禱之佑。而改惡習善者甚多。煉靈蒙主特准。時常發現求其轉達。一面主耶穌默示聖女曰。汝須請鐸德爲煉靈祈禱。其靈之數甚大。親戚朋友中憐之者幾人。聖女片時不忘此事。誦經克苦。常有贖苦靈之意。因善功而取寵於主。故得救煉靈無數。

天主賞聖女以先知預言後事。以治身病。除魔之神能。負魔者臨之。魔鬼異苦不能當。即離人身。

聖女苦功二十三年。滿四十八歲。得主耶穌之默示曰。汝臨終之日近。死時汝祈禱所救之靈陪着汝。聖女大喜。朝夕備善終。西曆一千二百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領聖事後安逝。屍埋於方濟各會院聖堂內。墓前所顯之聖蹟甚多。逾二十七年。教宗魚爾巴祿第八准敬之以眞福之禮。復逾

四年本篤第十三登其名於聖女之冊。其身迄今全存無朽。

切想

聖經云。善教子者。取榮於子。

訓道篇三
十章三節

又云。子行不理。其父有愧。

二十
二章三節

兒女成器之大事。本性之善。不如家教之善。性善之子女。無家教。可背善從惡。性惡而得美訓者。可避惡向善。大凡見男子婦女爲人何如。可知其幼年所領家教何如。

兒女受善訓而行善。父母有功於主前。有榮於人間。兒女無訓而行惡。父母以此獲罪於主。而取愧於人。且功罪榮愧。不以此世而界。乃通聯後世。有許多父母。因善教子女。而加福在天堂。有許多懈怠於訓誨之責任。而倍刑在地獄。是以聖經載云。善教子者。取榮於子。子行無理。其父有愧。

再者父母賜訓之職分，包含親生及螟蛉或前母所育之子女。父母不可有分彼此厚一薄一之行。後母細訓己所產之子女，而無意於教前母所出者，其罪與懈怠於訓親兒親女之罪無異。

此罪之惡驗可見於今日聖女瑪加利大之事。瑪加利大幼時愛穿戴嬉遊。此乃賦性好身樂之據。從本性之向，徐必偏惡而行不端。母親幸而不死，必覺女兒之敗性。覺之，必善教嚴責，可挽女兒改向恨惡仰善。母親不幸早亡，後母即任不續其愛，反且厭瑪加利大而不賜教。一面父親懦弱，不作主以阻新妻行惡。瑪加利大爲親人輕薄，心下自然悶倦而求慰於外。求慰於外，而不免落於魔鬼之局，致喪德混於淫。其罪雖大，却父母之罪豈不愈重乎。

過九年，蒙主異恩，瑪加利大回頭來父母家行補贖，後母舊情未改，父親之無剛亦未變。瑪加利大究竟爲父母逐出家，去無所歸。倘若仍然依從魔鬼之誘惑，復取淫路，終身不改而惡死，天主豈不咎父母哉。幸有孤獨無依之天上父憐憫，授瑪加利大以指路之默示。瑪加利大從之，恒然勝本性好樂厭苦之阻止，痛罪習善，而竟成大聖。世世教友讀其言行，當惡其家父母之無情無德，而讚誦天主救之之特愛。噫，受父母神害之子女，不只於瑪加利大一人。其中未能棄惡歸善者，誰可計其數哉。

省察 男女幼時受善訓而習德，大凡善生福終。幼時不受訓而從惡，素不歸善而惡終。我知之麼。父母盡心訓子女有功而享厚賞，懈怠於家教者有罪而重罰。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盡心訓誨兒女。見其大小過，無不責罰以正其言行。兒女長成，不幸而爲不善，我仍奉父母之任，而竭力佑之改途習好。

二十三日

聖伯多祿

達彌盎

主教聖師

西曆九百八十八年，華宋太宗之時，意國拿文納之地某農家夫妻撫育七子。一日長子埋怨本家產業微小，分者太多。母親聞言傷心，將末生之乳子拋棄不育。家婢憐惜，將小孩撫養。逾數月，母親自愧己所爲，乃收納孩兒回家。此兒即今日之聖伯多祿。復逾六七年，夫妻身亡。長子理家待弟至惡。伯多祿自孩提辛苦，無戀世樂之意。所望身後登天國得安息。故細心操善避惡，朝夕熱切誦經。勞苦侮辱之間，忍耐無怨。度生雖至窮，然心足無所貪圖。某日牧牲畜於山，足前見過路不知何人所落之銀錢一圓。歡喜拾之。童心之首思在赴場買些食物。將行之際，忽自想道：家兄所給之食，雖薄且粗，然猶足充饑。買食物乃貪饕之意，不可從。遂收存銀圓不

聖人言行

西曆二月二十三日

三百五十九

用。踰數日獻之與神父，請爲已亡之父母做彌撒。見有年紀之人行此事，猶當稱善。何況八九歲之孩童哉。以後或因此功而爲天主特恩降福成大事，亦不可知。

某年次兄得陞鐸德，即收納幼弟同居。伯多祿在此發蒙讀書。年滿二十一，二學問口才均不凡，在公塾爲師訓徒。數年內名傳於通省。富貴人家欲擇之爲婿。一面奢華之少年等時常誘之放肆樂身。但今日富貴之伯多祿與昔日貧賤之伯多祿無二。輕視現生之短樂，惟願得後世之長安。時覺心意微亂，邪情叢生於內，即加克苦，致冬寒日期，自投於冰水，以勝淫念。剛勇如是之人，必不止於俗常之功。伯多祿年紀二十五，棄世榮辭恩兄，入聖何牧亞爾。本月七日所立家馬爾都肋會之院以修道。

會規至嚴。七日內之四日，隱士等只用麥餅與水。主日及瞻禮三與五可用素菜些須。穿苦衣之外，猶須每日自鞭。辛苦於白日之後，夜半復當離薄床入經堂公誦日課。伯多祿身體強健。以衆人所行之克功爲不足，而私下加苦。殊知行事過分，致柴瘦體弱，患重病。不得已用藥調養。病瘉之後，效學老隱士等之中庸。克身足勝其慾，不致陷之於恙。逾兩年陞神父，然後奉命在院內依日講聖道勸衆士。隱士等耳聞心悅。同會各院之士等，請會憲遣伯多祿遊各地，而以其才學之華美慰衆弟兄。會憲等允諾。伯多祿奉命而盡其愛情益衆。某年總長過世，伯多祿爲會友推立即其位。因世人愛其才德，來從者甚多。

伯多祿之名徐聞於意國各省。教宗屢屢召之議事。維時各處之聖堂田地

甚多，鑒牧鐸德等富貴。有許多無才無德之人，貪圖聖教之財帛榮貴，而買鑒牧鐸德之缺。斯人在位無他意，惟百事自便而快活度日。列位教宗善牧等深惜此事，欲改鄙風。伯多祿時而隱居院內，拈筆作書，時奉教宗委遊城鄉，責謫此等無良之牧。其中有許多自覺其罪，或卸任，或改途。逾數年，教宗欲賞伯多祿之功，陞之爲窩斯弟亞之紅衣鑒牧。聖人謝恩不當。教宗以其所許用命之愿，令之到屬蒞任。聖人無奈，只得行陞鑒牧之禮，往窩斯弟亞城上任。

次年教宗崩駕。有不軌之鑒牧等不依聖教會之法律，而推某人即教宗位。聖人進羅瑪聚衆紅衣大臣。先則棄日前所推之假教宗。次則照常法陞某鑒牧爲正統之教皇，而以其名宣告各國。

是年某大城之鐸德等素慕身安，言行無規，引得屬下之人放肆縱慾。教宗委聖人往此地改風正俗。伯多祿奉令進此城。鐸德等使人遊城，蠱惑民心，訛言教宗遣使來廢古典新。衆宜阻止此事，以存列世聖人所立之規矩等語。城民信以爲實，聚衆圍着伯多祿所寓之室，怒然喊之出境。聖人上樓，手示羣民聽言。衆見寂然不動。伯多祿先則稱頌此地世世聖人所與之善規，褒獎居民願存祖傳之孝心。次則說奉命來此之實意。其意非在改本地多年之規，惟在懲犯規敗城名於外之鐸德。惡牧歸善，此城得和平習善而復其榮。衆民間言心服，默然散去。聖人將鐸德等逐一善勸。無意改途者，聖人會同本方鑾牧開其缺，奪其神權。許痛悔自新者，赦罪留任。事結，聖人回羅瑪復命而竟歸屬。

逾兩年教宗崩駕。假教宗復起。聖人筆書口講。竭力挽衆信輩。認識正統。棄邪。究竟心厭外務之繁雜。上奏請教宗准之卸任。回本會之靜院以修道。教宗准行。聖人離窩斯弟亞城入隱院。遜然守規。位雖尊高。年雖老邁。却猶減食薄衣如昔。某年又奉教宗委進法國理事。事畢進日爾曼國。幸得阻皇帝棄正后另娶之惡。隨回意國。在法因撒城患病。自知臨終至。二月二十三日領聖事後安逝。

墓前顯聖蹟不少。因其所著證聖道之善書。故教宗登其名於聖師之冊。

聖博爾斐畧

主教

聖女依赫肋

童貞

博爾斐畧乃羅瑪東國戴撒勞尼城富家之子。出世於西曆三百五十三年。

華晉穆帝之時。年紀二十。離家進厄日多。省從某隱士修道五年。然後往
日路撒冷城。敬歷如德亞聖地。因救世主生死於此故稱聖地各處之後。造小房屋於若
爾當河邊而獨修於此。某年身病。回日路撒冷。備善終。一日在主聖墓前
祈禱。耶穌發現。慈言撫慰之。博爾斐畧心喜而身病即瘳。遂仍然歸野隱
修如初。年紀四十。陞神父。逾三年。推爲家撒城之鑒牧。

維時此地之信輩少。某日異教數千人不知爲何事。欲殺主教。主教同某神
父逃命。至某街見小屋之門大開。即奔入閉門。屋內只有幼女一人。主教
問之曰。異教欲殺我。可否暫避於此。幼女曰。主教只管放心。仇讐不能來
尋。搜於我室。主教問幼女以其父母之姓名。幼女應道。卑女依赫肋之父
母皆已過世。只有婆婆一人尙在。卑女針工強勉。得付二人之飲食。主教

問曰。汝奉教領洗否。答。未曾。然卑女愛聖道。切願奉事天主。主教愛此女兒之謙和。歎息曰。善乎此地之民。不幸異教司祭等阻之從聖道。

次日事平息。鑿牧暗地出而往別處。隨後回城。遣人引依赫肋來見。幼女同婆婆即來。鑿牧託二人於女信輩學習道理。然後與之付洗。禮畢。主教在婆前問依赫肋曰。吾女年十六歲。當備後事。吾願出陪匿嫁汝於信輩子弟。不知吾女心意若何。幼女道。多謝主教費心。然主教今日已擇夫與卑女。何必再慮嫁女兒之事。主教問道。所擇何夫。答道。童貞者之夫。求恩牧准卑女事之終身。主教歡喜。託之於貞女等爲伴。婆婆與之同屋安生和平而逝。

是年天不雨。異教人行禮祭菩薩。未得其所願。鑿牧集信輩祈禱於主守齋。

天主降豐澤。異教人見此事。其中有奉教者。餘皆發怒。將新教友百般辱慢搓磨。鑒牧以此事舉奏。次年地方官奉旨。將家撒城之廟宇俱行拆毀。此後異教司祭不敢滋事。且因見主教行爲至善。不時顯聖跡。居民徐漸回頭領洗。鑒牧年紀六十七善終。

依赫肋效學大聖女等操德。善功薰布四方。究竟年老福逝。信輩世世敬之。

切想

聖經云。天主自塵中舉貧賤而賜之與富貴併坐。

列王傳一卷
二章八節

陞鐸德乃信輩之大榮。成聖得常生。其榮愈大。據八月二十四日切想。各世有名之大聖人聖女多係富貴家之子女。其故亦畧載於彼。但天主無厚富貴薄貧賤之私。施濟恩典。實不分彼此。豈不見主耶穌舉小民中之人

爲宗徒創聖教乎。世世相推，鐸德鑒牧教宗等，時出於富貴，時擇於貧賤之家。奉教之地，大凡見某夫妻家道小康，子女多而與父母同心愛主習善，可知天主必取其家之一兩子而推之爲鐸德。此乃天主常報夫妻不辭辛苦，撫養善訓兒女之特恩。正可謂自塵中舉，貧賤而賜之，與富貴併坐。

蓋鐸德乃聖教中可敬之士。存聖道之要學而救之於邪教等之謬傳。掌握神權，代上主散濟靈魂之妙財。出一言赦人之罪，天主實其言亦赦。獻聖祭，變餅酒成天主子救世主之真體。致信輩肉目能見天主，神席能嘗其美味。

天上之聖靈敬鐸德。因其昔日爲鐸德所引於善路故也。煉靈時時仰慕於

鐸德。因其望鐸德獻聖祭。救之於重苦。助之得天福故也。

榮哉。鐸德之位。益哉。鐸德之權。勸汝信輩。勿辭辛苦。以撫養兒女。其數愈加。而認識天主之靈愈多。勸汝仔細訓之。愛主習善。其中設若天主選取一兩子。陞鐸德。一二女守貞。此即汝賞矣。勿惜日前撫養之勞。汝子汝女大榮。世榮不及也。

今日之事。明顯天主召選鐸德之智。伯多祿孩時爲親人所棄。幾乎身死道傍。收納回家。又爲長兄待慢似奴。天主取之於此。以舉其才德。伯多祿徐陞鐸德。而擢至鑿牧紅衣大臣之位。益聖教榮本家。長兄可恨己。昔時之無禮。先親幸而升天。可以聖經之言讚頌。主選其子曰。主爾實自塵中舉貧賤而賜之與富貴併坐也。

省察 陞鐸德乃信輩之大榮。天主雖選之於官宦之家，猶可曰自塵中舉之。我知之麼。爲父母而養子女，雖辛苦，然當以子女認識天主之福，自慰自樂。我知之麼。

定志 我當父者，必以子陞神父爲我之至榮。我盡心訓小兒，望其將來受天主之召選，而善充其任。

二十四日

聖瑪弟亞

宗徒

天主聖子傳道於如德亞之地，揀選十二人爲宗徒，訓之以聖道，賜之以神權，使其能傳教於各國。宗徒中有如達斯。初則習學操德猶常。次則貪財背義，以銀錢三十圓賣主耶穌與仇讐。終則恨本惡來，見司祭等謂之曰：余賣無辜之血，獲罪矣。瑪竇二十七章三節司祭等對曰：事何預於我？汝自度之。如達斯將所受之銀圓投於地而出外自縊。肚腹破裂，五臟傾洩。

主耶穌升天後，某日宗徒及信輩等聚集，聖伯多祿命推一人即如達斯之位。衆議出二人，一名若瑟，一名瑪弟亞，然後誦經求天主示二人中誰當奉此任。經畢，拈鬮。拈出瑪弟亞之名，便立之爲宗徒。

聖人傳道於如德亞於厄日多各城鄉多年，竟進厄弟約彼亞之地，化人不

少。西曆六十三年，華漢明帝之時，致命升天。

聖葉德帛 國王

據五月二十八日，及十月十二日所載，西曆五百七十年，華陳文帝之時，英國之東南北三方爲日爾曼地來之英及撒生兩支人所霸占。其國之西方爲本地人苦苦所存。本地人中信輩不少，有鑿牧鐸德。英及與撒生人皆從異教敬菩薩。伊六十年來，分支互相爭鬪，竟立數小國。其國之一名跟德，以葉德帛爲王。王某年遣使聘法國公主白爾大爲后。約上議明新后在英地必依法廷之禮。從天主教。某鑿牧與鐸德數位從之。可居英廷行聖教之禮。

不說公主漂海進跟德國之京城國王迎接行婚姻之禮。只說葉德帛王爲人性直愛德。久見國后言行美善。心下褒獎聖教訓人之真正。

西五百九十六年。教宗聖額我略三月十日遣奧斯定等神父四十位佩薦書

到英地跟德國傳教。五月二十八日葉德帛王讀教宗書之後。熟想數日。畢竟從

國后之善勸。准神父等入內地。自發駕來奧斯定等駐北之地目覩耳聞。奧斯定引衆神父穿着祭衣唱經接駕。國王心樂。請之來剛多伯里京城。衆神父謝恩從王進京。王賜以房屋作經堂。並旨諭士庶嚴禁阻止外來之士傳教。次年國王學習聖道。聖神降臨瞻禮日領洗。文武官員甚多從之認識天主。

此後國王將廟宇改成天主堂。而盡心化民。某年羅爾東卑英地之國名國王葉

德位十月十日遣人來聘公主爲后。跟德王允諾。公主信德切，徐漸得勸。夫君認識天主，習大德成聖。一面葉德帛王在民中亦操善立功，以百姓爲兒女，濟貧顧老。二十年之久，罷兵修文，仁德大顯，真明君也。在位五十六年，榮主益民，英國使興於此。

可見今日之事，與六月三日所記之事，互相彷彿。白爾大后效學祖母閣樂弟德之大功，傳聖道於夫君之朝。葉德帛之保護聖教於英國，可比於閣樂位司之所爲於法。奧斯定鑒牧功德與勒彌主教之功德相稱。

西六百一十六年，葉德帛聖王患病福終。英國之信輩世敬之。

聖瑟爾日 致命

西曆二百八十餘，華晉武帝之時，羅瑪國東方家巴多斯省則撒肋城，有某官員名瑟爾日者，因將世事看淡，某年掛冠，將所有之田地房屋變賣散濟窮苦，然後離城住居山脚一巖洞，獨修立功，德名遠傳。

西三百零四年，風波行於本省，制軍命捕拿則撒肋城之信輩，逮案問之，悖教。城中之信輩皆留居城內不避危，異教人中有愛其剛勇者而認識天主。維時致命之聖不少。

某日異教人辦會，抬菩薩遊城，祭獸問神。瑟爾日在洞內祈求天主，勿准鬼魔應司祭等之問。天主垂允，致菩薩始終無語。異教人羣集問故。總司祭說道：因欽崇天主者，在本城行其教之禮，故此國神懷怒不語。

只見一老士在異教人叢中挺身責司祭曰。亂說。藏於菩薩之邪鬼不語之故。非因其懷怒。乃因天主全能不准其蠱惑民心。衆視之。即瑟爾日也。威風凜凜。目視司祭不顧生死。異教人送之見制軍。制軍命斬之。少頃。聖人致命升天。

切想

主耶穌訓門徒云。我選爾。使爾立功。若望十五章十六節

可知天主召選人奉教。不召之定然升天。信輩等蒙主恩知悉聖道領祕跡不足。尚須立功。方可成大事。吾主召人若謂之曰。我的道乃升天之正路。爾等不辭辛苦平生行此路。死後必得永息。

教友中不明此事者多。伊雖不守規誡。不專聖功。然心下和平而思身後之

賞罰致輕望升天。其望虛矣。蓋天主召人立功於世，並未召之升天。立功者得常生，否則無賞。

鐸德亦然。伊善奉主委在信輩中，必享異榮在天國。却吾主召選鐸德，非選之升天，惟請之費心立功。比俗人愈妙愈精。奉命者厚賞，逆令者倍罰。

如達斯昔日爲救世主召選入宗徒們之數。耶穌訓之以聖道，引之以聖愛。伊若善用聖恩，如伯多祿若望者，其永遠之大事定矣。但懈怠於善，徐漸偏於惡。初則榮居宗徒之一，終則背義賣主，失望自縊。熟思者，誰不驚然自慮哉。

瑪弟亞即其位，善用主恩，傳教立功，至甘心致命。可知天主召選之不足。二人爲吾主所召，一不立功，則天主棄之。一竭力奉命，則天主賞之。你我當

以此而自量已事也。

省察 天主召我奉教，非召我定然升天。惟召我立升天之功。聖教乃天堂之正路。我當終身行之，方可得永賞。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時時謝天主召我奉聖教之恩，而竭力行主聖志，操德立功，以至受賞享永福。

二十五日

聖達納速

主教

達納速乃厄肋西亞

古時之羅馬東國

國公斯當定京城總督之子。出世於西曆七

百五十年。華唐玄宗之時。年紀二十仕國。才德徐漸有名。四十餘歲陞為

國相。維時國中毀聖像之裂教徒甚多。

訛傳聖像不可敬見之即毀

鑿牧鐸德中亦有

背正道從邪。京都之宗鑿牧。畏懼裂教人之惡。准之傳此道於本屬。教宗

知悉旨諭各處之主教鐸德信輩。令之與京都之鑿牧信輩絕交。

棄絕之罰

鑿牧見旨大痛。暗地出城入某隱院作補贖。國君御駕來見。問以離城之

故。鑿牧奏曰。教宗代耶穌之位。主聖教政事於普地。凡與教宗絕交者。不

可望見天主。臣錯准裂教人傳邪於屬地。為教宗所棄絕。倘不心悔不求

赦。永無升天之日。只有苦生於世。身後下地獄。臣甚懼之。特意來此悔罪

聖人言行

西曆二月二十五日

三百七十九

補贖。且臣無智無剛，

謙卑可憐

不足充鑿牧之任。請陛下舉一賢士即臣位，保

護正道。君問何人可舉。鑿牧曰：京都聖教之事最難。惟才德超俗之士可當鑿牧。國相達納速才高德顯，更兼族貴名高，可勝此任。君不復題此事。叙冷熱片時，離院歸殿。宗鑿牧靜居數年，克身贖罪而善終不題。

且說國君歸殿，召國相，以前言相告，然後謂之曰：宗鑿牧志定不可挽回。一面京都不可無主教。朕意願卿繼歷此任。不知卿心若何。國相奏曰：臣乃世俗中無神品之人，何以當得鑿牧。况所習惟國律政事，而於聖道之微義則不深通。兼之教內多難，裂教之徒四起，主教鐸德等分爭不和。京都之宗鑿牧位尊權大，通國仰慕。臣安敢任之哉。君臣辨論良久，然後國相曰：倘蒙陛下助臣之不足，與教宗商議後，召通國之衆鑿牧，會同定正道。

棄邪，而開京都衆鐸德信輩所招棄絕之罰，臣雖不堪，亦願奉命當鑒牧。君許之。

逾數日，國相入隱院靜居。預備三四月之後，次第領神品七級，而竟陞爲鑒牧。君遣使請教宗委全權大臣來國，主衆鑒牧之會，議定裂徒爭論之各端。教宗依請，委臣二位進厄肋西亞京都。

西七百八十四年，鑒牧三百五十位集於尼色城。達納速宗鑒牧在此。全權大臣代教宗主會。棄絕毀聖像各裂黨之後，衆主教定正道曰：敬救世主及聖母與諸聖人之像，乃可稱頌之美事。阻者逆歷代教友所從之善風。當與之絕交，不通於聖事。會畢，衆鑒牧散去，各自歸屬。此後國民微安。話說京都宗鑒牧在任，可比自幼修道之隱士。衣服至薄，飲食至粗。濟貧大

方拯苦大仁待神父等若家子善言美行引之操德與正道其中有奢華者鑾牧嚴禁其無理之爲而以本任之重職勸之習謙卑忍苦之德

某年國君廢正后立某妃即其位並請鑾牧降福其婚但天主之命一夫不能娶二婦正妻在生其夫雖與之間離然理不可接二門君臣士庶皆屬此律無異達納速鑾牧顧正道心穩若山不但不降福國君之婚猶且上奏而以棄正后之無理諫之並勸君改行否則不免受棄絕不能與聖事之神罰君大怒遣官帶兵捉拿主教而監禁然後召無道之鐸德命之降福其婚鐸德依令鐸德此爲有冒用神權之罪雖行達納速鑾牧在監獄降福之禮然國君之婚仍是虛婚心安神樂寧可終身在彼不肯通於國君亂倫之惡逾兩月內臣等與太后同謀將君投於獄而竟弑之新君放鑾牧復任

此後聖人猶理京都教務十年。衆稱其智。西八百零六年患病特備見主之大事。二月二十五日領聖事後福終。國君主其喪。通城敬送。無不褒獎亡者之美德。

聖辣匝祿

隱修

西八百二十九年，華唐文宗之時，聖達納速謝世後二十三年，厄肋西亞國君護庇毀聖像之徒。嚴禁國人繪像。京城某靜院內，有隱士名辣匝祿者，善於繪藝。誦經沉默之外，每日畫聖像，潛地散濟於信輩。某日某官奉君令帶兵入院捉拿此士，押送見君。君令之勿繪像。辣匝祿曰：聖教之道，信輩等可敬亦可畫像。臣照聖道而行。君令鋪聖像於地。左右依令。君命辣

匪祿上前而踐踏此像。聖人道。臣寧死，不敢辱聖物。君令用刑。兵等將聖人鞭得昏絕，然後投之於陰溝。信輩等暗地救之。

逾數月，聖人身體稍安，仍然繪像。君令拿獲，而以燒紅之鉄物熨烙其手掌。

兵等奉令後，投聖人於獄。畧過一月，蒙國后從正道熱切敬主轉達，君放之出獄。

歸院，聖人不改志，殘手繪像如昔日。

逾數年，君爲回人所敗，染病崩駕。太子即位，從太后之善訓，保護正道。是年願補先君之無理，推辣匪祿爲使，遣之往羅瑪。見教宗獻國禮。聖人謙遜奉委，爲教宗欸待。回國復命後，仍居靜院。西八百六十年善終於此。美德高義稱頌於世，世不斷。

切想

或曰。常見天主教之信輩。樹像立鉄銅木石等偶而敬之。其行與異教之行有何不同。

曰。異教人不識造天地人物之主宰。惟信有神而不知神之來歷善惡。伊或以先世之人。或以日月星辰飛禽走獸爲神。各處造偶像立石植樹等而。以之爲神所憑之物。隨來偶像頑石樹木前頂禮叩首。祭牲奠酒。點燭焚香。求籤問卜。百般示敬意。謂神正位於其所敬之物。可聆世人之祈禱。而與之免禍降福。異教此妄行。豈可比於聖教中敬像之行哉。

信輩雖十歲之孩兒。孩女皆知天地之主宰惟一。故不能分之爲二。確信萬物之主乃純神無聲無臭。故不能以金木石塊像之。每日誦經。並不向偶像。惟向天地之主。誦曰。在天我等父者。我等願爾名見聖云云。

曰。然天主教用像。其意何如。曰。信輩知悉天主是純神。故不能以金石木泥像之。但天主聖子降生成人之後。其人性與你我之性無異。成救世美功之後。伊永合其身軀。榮王於天國。信輩或繪或雕其像。有何不可。耶穌之像。非天主純神之像。乃天主成人之像。教友敬之。非信此像乃天主所附。身雖膝跪像前。然心思猶歸於肉目不能見而處處所在之天主。

曰。或畫或雕耶穌之像。與信輩何益。曰。世人出門遠行。素帶匠所照父母妻室兒女之真容像。如是則流於外。雖不能與親人見面。然猶可觀其像以自慰。天主聖子耶穌乃慰信輩於身難死亡之恩主。我等當愛之在親人之上。愛必願見其面。因現世不能享此樂。故雕或繪其像。目覩聖像。可念主之恩典。愈易而感之愈切。掛其像於室。可表室中人之信德。直若懸國

君之眞容於庭，可示忠心之義。信輩跪地或點燭於耶穌像前，其意不止於像，惟歸於像所影之耶穌也。

用聖母聖人等各像之風俗同理。聖母聖人聖女等皆能爲我等轉達於主前。言行亦可謂世人之模範。我等敬之爲恩保在世，望與之同福在後世。懸其像於室，乃表信望愛慕之意。我等在其像前誦經求轉達者，心意自然不止於像，惟仰於享天福之聖母聖人聖女焉。

曰。繪天神之像又是何意。曰。天神乃純神，無人能畫其實像。但素有天神藉肉眼可見之形而發現於世。伊亦是天主之臣而竭力引我等於善路。信輩照天神現於世之模樣而繪之，以增信德以養聖愛。若論畫天神形似有羽翅而空中飛來飛去孩童之風俗。此乃繪師之議法。表示天神原善。

無罪、行動至速之意。

裂教人咎信輩敬聖像爲不可容之邪事。是以毀聖像虐人。其行實出於不知敬像正理之故。善敬聖像。若今日之聖辣匝祿而爲此事苦難身死者。可稱爲致命聖人。再者聖教之地各處敬的有聖像。祈禱於像前者。天主素見賞之以聖蹟之恩。明證天主不但以此事罪信輩。反且視之爲顯望德愛德之善舉而悅心享納焉。

省察 敬聖像之事不犯欽崇之德。反且可令人欽崇天主愈切。我信之麼。定志 我照聖教之風俗。以正理恒敬聖像。或聞裂教人妄訟信輩敬像之語。我必不信而竭力駁之。

二十六日

聖瑟肋侶

致命

西曆三百年，華晉惠帝之時，羅瑪國班窩尼省

現今奧國之屬地

西爾密翁城外，有

信輩名瑟肋侶者，栽花種菜作生計。言行甚善，功德可比出家之隱士。數年內教友受風波，瑟肋侶未見被害。

某日黃昏時分，獨坐本園之中，忽見貴家一幼婦進來。在花園東蕩西遊，舉止不端，心意似不正。良久瑟肋侶問其來故。婦人曰：原無別故，因出城閒玩，見此園在路傍各種花草芳菲，特入以賞之。瑟肋侶曰：女娘名門閨秀，此時出城遊玩，可謂不成事體。茲請出園歸家，且勸將來深居府中，勿亂行於外。婦人羞愧滿面出園即歸。但因受責於圃人而傷臉，故萌念復仇。且說那婦乃禦林軍某將之妻。次日致手書丈夫處，內說昨日出城偶入某

花園因家人一時不在身邊，故爲園主匹夫追迫，致幾乎受辱。望夫知悉情形，設法雪恥等語。不貞之女愛誇其貞那將見書，心怒上奏，稱兵將拋別父母妻室，爲國家效力。匪徒乘機放肆，辱其妻女，致兵將從營，枉自費心勞力。究竟只有敗家喪名等語。帝派某大臣問那將舉奏之故。那將出家書，細說妻幾乎被園主名瑟肋侶者所辱，求帝作主伸冤，並請假一月回鄉理此事。帝洞知情形，旨令班窩尼省總督捉拿行不理之瑟肋侶，查究正法，並准舉奏者歸家催案。

那將到西爾密翁省城，直入衙門見總督，將上諭呈上。總督放差拿獲瑟肋侶來案。總督問之曰：汝係何人，所務何事？瑟肋侶容顏和平，應道：小民鄉下之人也。賣花菜資生。總督曰：鄉下之小人，何敢污辱貴家之婦女？瑟肋

侶大異應道。小人不會辱過婦女。不知大人所憶何事。總督只想瑟肋侶不肯招。乃命用刑。瑟肋侶說道。小人不會辱過婦女是實。且左思右想。只記得一件事。不知大人說小民辱人是否此事。總督曰。何事。瑟肋侶道。某日天將黑。小人在園中獨坐。忽見貴家之幼婦入園放蕩不端。小人叩其來故。那婦哈哈而笑說。特來賞花。維時小人見其舉止。心下疑其意不善。遂責之。黃昏出城。獨人遊玩之無理。並請其將來靜居府內。勿出門亂行。而訶之出園。除此事之外。小人實無辱人之過。

且說出首控訟。那將坐於總督之側。細查瑟肋侶之言語舉動。明見是個樸直無罪之人。一面聞得妻室所爲。心恐總督再問而事愈見不美。遂謂之曰。此事顯然有詐。被訟此人不能行無理。茲不必追說。訖辭別歸家。不題。

只說總督見瑟肋侶行事說話，與俗民不相同，乃問之曰：汝從何教？瑟肋侶道：小人從天主聖教。問：數年來雖處處尋獲此教之徒，然而未曾辦你，却是何故？答道：余不堪之罪人也。是以天主不賜余致命証聖道。直若造屋者，見木不成料而棄之。今日上主垂視，幸而賞小人爲聖教殺身，乃無比之大恩。總督曰：汝既知國君禁阻天主教而固執違命，罪重該誅。說訖，令兵等拿出斬首。少頃，聖人致命，刀下升天。

聖女瑪爾大

童貞致命

西曆二百五十二年，華漢後帝之時，羅瑪國西班牙省雅斯多阨城，有某家信輩之女，聖名瑪爾大，德色均美。維時德西約皇帝禁聖教，某大官奉旨

遊西班牙究辦信輩。是年進雅斯多厄城。風聞瑪爾大有名於教友之中。即時放差捕之。逮案。差役奉命。官坐堂。問瑪爾大以姓名年紀家族等事。然後命之悖教祭國神。聖女道。眞神惟一。即造天地人物之天主。我欽崇之所稱之國神菩薩等不可敬。我寧歷苦刑致命不能祭之。官令綁聖女於刑架而鞭之。瑪爾大隱忍當之不語。官令解之下架。賜坐。然後假情勸之。勿要固意違令。致自招其禍等語。並許以重賞。只須焚香些少於菩薩前。以此而性命全。可出嫁享福多年。聖女道。我貞身事天主不嫁人。全心全意仰慕於主。不敬邪神。官令斬之。聖女歡欣從刑。役出堂跪地。引頸待死。刑役一刀斬之。聖靈離身。飛上見主。永享其德之妙賞。

聖得阿斐祿 苦修

古書載此聖之言行如下。

西曆五百三十八年，華梁武帝之時，羅馬東國西里西亞省亞得納城某鑿牧之當家名得阿斐祿，爲人才德不俗。文墨之士稱其智，貧窮之人愛其慈。是年鑿牧謝世，衆願推得阿斐祿即位。得阿斐祿遜辭不當，衆鐸德信輩不得已另舉某士爲主教。

逾數月，讒人控訟當家以不公之罪。新鑿牧輕信，將得阿斐祿貶職不用。得阿斐祿千方自白，不能取信於鑿牧。初則暗痛而忍當，次則心傷愈疼而懷怒。末則喪德，致見名巫某人，請用術助之伸冤。行巫者曰：此事不難，但須先生書悖天主自托於我神之血約。得阿斐祿爲驕矜忿恨所迷，遂依

言書悖天主之血約，交付於巫師便去。逾數日鑿牧悉知得阿斐祿已受冤枉，乃伸其冤復其職而嚴罰獻讒之人。

得阿斐祿初倒歡然味賞復仇雪恥之樂。隨後想及悖逆天主之事而心愁日甚。久之失望，自視若天主所棄，而日夜垂淚無安。見者不知故而大異。一日得阿斐祿自想道：聖母瑪利亞乃罪人之託。我哀懇其轉達，可望承救。遂朝夕跪在聖母堂門外祈禱補贖。所嘗之薄食，恰足免身死。衆見愈奇。第四十日聖母發現，以悖主之罪責之。得阿斐祿以天主赦許多罪人之恩，求聖母轉達。祈禱之間，痛然下淚，實實可憐。聖母許助之轉達。次夜聖母復現，令之見鐸德告其惡，可獲罪赦。得阿斐祿奉命，然後心下微平。但以血約未能得取，而猶傷心。仍然祈禱聖母。第三日晨早甦醒，見血約在

床上。

得阿斐祿取約進經堂見主教，以上事之各情形相稟，請主教布告衆信輩。以天主赦之之大慈，以聖母轉達之能。鑒牧上臺宣講此事與衆人聽。並顯得阿斐祿所書悖主之血約與衆看。信輩等無不稱頌天主及聖母。此後得阿斐祿每日在聖母堂謝恩。且神樂似不可當，弱身染病。數日後安逝。主教命葬之於其行補贖之處。

切想

主耶穌被釘於十字架將死，指若望宗徒謂聖瑪利亞曰：此爾子也。又指聖瑪利亞謂若望曰：此爾母也。若望十九章二十七節吾主以此言推聖瑪利亞爲衆信輩之母，抱衆信輩於聖瑪利亞爲子女。

世家以父母兒女而成。父專外務，費心勞力以濟家屬資生。威立兒女之上，下令定法，似王之理國。母專內務，仔細教養兒女，治其痛，慰其憂。兒女犯家律，父怒降罰。母善語撫慰受罰者而勸之勿復犯。或事重件，父子不和，母親慈語周旋，柔言勸解，致引子悔罪求赦，竟誘掖家主息怒寬宥。誰爲人子追思孩年之事，而不識其母爲仁愛之淵滙哉。

聖教會成一家。以天主爲父。是以信輩男女時時祈禱曰：在天，我等父者云云。但天上父審罪惡至威至嚴。我等無善多過，不堪面求於之。是故天主賜我等以聖子耶穌爲中保，令信輩等因耶穌之功，藉耶穌之名，祈求天上父。一面天主子雖成人，却仍存天主之威，令人猶恐懼。特此救世主在臨終將其聖母遺立爲衆信輩之母。

大凡畏懼家父之子女，自託於其母。信輩罪後難當天主之目視，可自託於天上之聖母。如是則聖教之事，畧似於各家之事。然創聖教之律者，即是造男女定家法之天主。兒女以母親之慈愛，自顧於父親之怒，信輩以聖瑪利亞之善禱，自全於天主之公義，俱乃天主所備之美事，以佑人免身靈之禍焉。

自耶穌升天以來，有許多信輩陷於罪惡，不敢舉目仰視於天上父，而悚然待死後之永苦。某日追思聖母瑪利亞乃罪人之託，即哀聲呼號於之，而聖母無不慈耳垂聽其聲，盡其母情爲之轉達於主耶穌，求賜之以悔罪行善之佑。特此罪人漸覺靠望復生於心，悔罪定改動發於情。畢竟告罪得赦，與天上父取和而復行天路。吁。蒙聖母轉達而升天享永福，若今日

之得阿斐祿者，其數誰可計哉。

省察 罪惡雖多且重，然總不可失望。心下畏懼天主之公義，當自託於聖母，子心哀號於之。聖母必慈心轉達，天主必感動垂允。我知之麼。定志 自今以後，我愛聖母瑪利亞若愛母親。犯罪後我不失望。惟靠聖母而求之在天上父前祈禱周旋，使我得悔罪，善辦告解，得赦操德。

二十七日

聖良德祿

主教

西班牙乃歐洲西南方沿海之國。自耶穌降生前二百年，至耶穌後四百年，均係羅瑪國之一省。居民早奉聖教。西曆四百餘，華晉恭帝之時，由日爾曼出之雪斐等數支人將此省霸佔。逾四十年，又有外來之一支人名我者攻而勝雪斐。數年之戰仗得西班牙全地。我人君民皆從亞里無斯裂教。五月二日時時誘本地人背正道奉邪。

西曆五百三十餘，華梁武帝之時，此國斯位助京城有本地數世大官之子孫，名仕弗利盎者。妻名鳩。夫婦族貴德美。徐生三子兩女。長女特阿多納。年近二十位當國后，產生太子赫默溺日及赫加黑得。善生後年紀二十七八福終。長子名良德祿，次子名富爾讓斯，三子名依西多羅，幼女名福

蘭地納。

良德祿幼時入靜院修道。年紀三十陞神父。才德有名。西五百七十九推爲斯位。肋城之總鑾牧。

維時其姐特阿多納國已謝世。新后從裂教恨信輩。國君肋窩斐日信其言。

充流鑾牧等而暴虐鐸德教友。良德祿主教心恐士庶難保信德。乃設學在府中。集官宦子弟讀書。訪求名師課訓。如是一面興文於國。一面傳正道。關邪。太子二人從母舅爲師。長者赫默溺日早得覺聖道之真正。隨娶法國之公主殷恭得爲妻。蒙公主善勸。心下愈願棄邪歸正。

此時良德祿之二弟入神品。亦陞鑾牧位。三弟年幼在兄府中讀書。幼妹在隱院靜修。兄妹相愛。時常函去信來。其書存的猶有數篇。某日聖人勸妹

恒居靜院，勿念世俗之事。特謂之曰：班鳩養子於巢，其子逸然居巢，無他

想。汝鳩子也。

名母親鳩

務須安居姐妹之中而意足。某日又勸之曰：生你我之

鳩，我兄妹眷愛之，產你我於天主之聖鳩，我等亦宜幸然神戀。

善書素稱聖教為信

輩之母亦比之於鳩於鴿表其事主之孝心貞愛

此乃靈魂之母。汝當和平服其懷中，若孩時服

於鳩母之抱而無所慮。聖人特著書數卷訓妹以童貞女之德。福蘭地納

不辱其師之美名。先則聽人之制而習大善。次則造院數座而制人甚智。

總之善生福終，隨鳩母飛升天國。聖教登其名於貞女之冊。

某年君將西班牙分成三國。自正位多肋德城治中地。委太子赫默溺日取

君名正位斯位肋城治西南。遣二太子赫加黑德為東北之君正位某城。

赫默溺日事事召本都之鑿牧良德祿商議。且為主教謀於外，為妻勸於

內某日潛地棄邪教奉正。

心恐君父知悉故潛地而行

畧逾三年肋窩斐日

老國君

愈恨

聖教欲令西班牙全地之民從邪。故百般搓磨信輩，殺神父隱士等不少。鑿牧十餘位以其主政之無理諫之，爲君充流出境。弟兄良德祿富爾讓斯在其數。老父老母亦爲信德充於外地。因年高身弱，俱苦死於此。可謂証聖道致命。

某日肋窩斐日得知長子赫默溺日棄亞里無斯裂教之事。即時從國后之毒謀，聚本國及次子轄下之兵將而攻之。赫默溺日遣心腹人送妻與小子出境以全性命。又請母舅良德祿主教往羅瑪東國進公斯當定京城求救。自集兵於斯位肋城堅守。

良德祿主教星夜行至公斯當定京城見君，說西班牙老君護庇邪道暴虐

士庶現今帥大軍攻幼君赫默溺日無別意，惟欲與邪道禁正，請君念昔日同國眼時同教之情，而救西班牙人於身靈之危。國君說道：此事大有關係。朕當熟思，方可決意。鑾牧辭別歸寓。

維時京城內有教宗之使臣，良德祿與之見面。隨後二人往來相契心同意合。使臣事畢歸羅馬，位陞教宗，即是世世所稱頌之聖額我畧。三月十二

話說良德祿主教見東國之君無心專與西事，乃辭之回本國。此時赫默溺日為君父監禁，因不肯悖正道，故致命刀下。四月十三日

次年肋窩斐日君患病，自覺不能復安。朝夕追思殺子虐信輩之惡，而心下恐懼天主之審判。常事世人身壯抗逆於主身病將死胆寒自罪遂旨請充流於外之眾鑾牧鐸

德回國復任。一面補還十餘年來所奪聖教之田地，准信輩等以正道敬

主某日臨終，召良德祿主教來見。聖人入殿，在榻前問安。君執其手，吊淚求赦昔前行不公之罪。並請輔佐新君赫加黑德主政。聖人許之。君召子來，謂之曰：汝之母舅在此。我謝世後，汝須敬之若父。事事商議理政。再者，汝效學先兄奉母舅所傳之道，乃善治此國之策。聖人慈語撫慰國君，並勸之棄亞里無斯之邪道。據古書，君感化而善終。難考此事真假如何。

赫加黑德即父位治西班牙全地，推良德祿聖人爲相，自棄邪道奉正，竭力引我人從化。士庶徐漸效從。逾四年，君請教宗准本國衆鑾牧聚會議事。教宗聖額我畧委良德祿鑾牧主會。是年鑾牧等七十八位聚於多肋德京都，議定聖道各端。事結之日，國君駕臨。在衆鑾牧中坐高位說道。昔年西班牙軍民所從之教不同，其心有異。現今衆人一道一心，不分彼此。

良德祿聖人奏教宗以前之諸情形。聖額我畧大喜，遣人賀國君與歸正之文武各官，並賞斯位肋之總鑾牧以聖路加十月十八昔時所繪聖母之真容像。以後此像有名於西班牙。世世之信輩敬之。其前所顯之聖蹟無數。迄今所稱掛達路白聖母像者是也。

西五百九十六年，良德祿聖人患病身終。弟聖依西多羅三月四日即其位。自彼以來千三百年，西班牙國民恒從聖教未裂。

聖羅瑪諾聖路彼西諾 弟兄隱修

羅瑪諾與路彼西諾弟兄乃法國東方步日地之人。兄自幼願出家隱修。故不娶妻，不戀世事。年紀二十八，理勇城某靜院習聖學操德。踰十五年往

公達之地，在隱靜之處獨修。白日誦經之外，掘土栽種作資生之計。黑夜看善書，沉默後臥地而眠。次日天未會亮，甦醒而聖詠讚頌主。

維時胞弟路彼西諾在家，雖奉父母命娶妻，然習善立功，不異乎出家之人。某年喪妻，辭別父母往公達之地與兄同居。

弟兄在此度生至苦。惟以愛情相慰，以聖望相勉。魔鬼千方誘之，或怪幻駭之，或神力攻而傷之。逾數月，弟兄二人見不能獲安，乃商議歸家。次早各負所有之小物，離草棚便行。日平西之後，投一小庄借宿。庄主請夜饌，見二人減食寡言，衣服異樣，乃問之由何而來，所務何事。二人將靜修於某處，受魔之攻無安息，特此離原地，欲歸鄉之各情叙了一番。主婦聞其言，謂之曰：二位先生有缺於見識。魔鬼擾亂如此，爾等不宜畏懼廢志。讀聖

人們之行實，可知老魔時常攻之於內外。聖人們置若罔聞。終鬼魔兵敗，聖人全勝。二位先生受誘惑，若不改樂不輟心，魔鬼早必羞愧，不敢正視而罷。弟兄聞言，似若夢中甦醒。遂褒獎主婦論善之智，而自咎廢志之無理。次早謝庄內衆人之禮，而返歸原處。魔鬼愈怒而仍然攻之。弟兄恒敵。魔鬼究竟無趣而放之。

踰數年，弟兄之名，傳於四方，有人來從。羅瑪諾造靜院於公達納之地。方中人不時送抱病或負魔者來院。羅瑪諾誦經後，即見衆人復安。某年另造新院於羅公之地，派路彼西諾爲長。

弟兄各在一處，合意理內外各事。但因賦性不同，而舉止有異。弟路彼西諾剛強，制人以嚴。其兄溫柔，待人以慈。蒙主賜二人各知其短處，弟時補其

兄柔弱之過分，兄以柔和，時改其弟剛硬之過度。一日路彼西諾入本院之廚房，見門徒數人正在忙中烹調餽味，有好食之裝。老師目擊性發疾，然上前，快手將魚蝦菜蔬齊傾鍋內，攪成泥漿不堪，然後盛上棹來，命門人席坐而用。弟子等嘗之心惱，其中十餘人離院回家。羅瑪諾責弟行事之鹵莽。弟曰：十餘人者麥中之糲壳。茲糲壳吹去，所存惟良麥。事豈不美耶。兄訓之以主耶穌謙遜善良之行。然後入內膝跪，哀求天主賜十餘人回院以終其善志。逾數日，衆人次第來認罪，請施赦收納。羅瑪諾歡喜納之。

某年二聖之母親患病福終。喪事後胞妹

以前在家
事老母

願棄俗隱修。羅瑪諾造

一院，妹帶貞女數人同住於此，而照其兄所定之規矩習善。十餘年之久

入院之貞女百人。某年羅瑪諾等之妹善終於之。

且說遠近之人風聞二聖之德，無不仰慕。數處之神父請其派隱士來訓民立表。二聖允請遣士前往。隨後各處之士納弟與院。如是弟兄之家日增，而榮主日盛。

西四百五十九，羅瑪諾步行至亞我肋之地，敬聖貌理爵等之聖髑。九月二

某日天將黑，見路傍一屋，遣同侶某士求宿。那士去來說道：此乃患癩瘋者之屋。內有九人。老師不可宿於此。維時因癩瘋病過人無藥可治，故國法不准患者與別人同居。國家造的有屋於鄉僻無人烟之處，令染癩瘋者偕住於內。聖人道：癩瘋病不足懼。我歇宿於此。說訖入屋。患病那九人拜之，而自託於其善禱。次早天微明，聖人與同侶潛地出屋便行。未幾患

痲瘋那九人甦醒自覺病瘡，身體潔淨皮鮮肉嫩。歡樂不自勝，追趕聖人謝恩。聖人勸之謝上主。隣地之民悉知此事來送羅瑪諾示敬。聖人謙遜苦甚，星夜回院隱匿。

次年二月內染病不可醫。第二十八日領聖事後，辭弟與衆士而安逝。

路彼西諾尚活二十年。總管各院，言行引導各士。七日內用食一次。每夜在聖堂誦經。瞌睡沉壓，臥凳而眠片時。剛性久已變柔。父情待衆門人，同樂者樂，同憂者憂。某年院中缺糧，無銀錢可買。聖人令衆士祈求天主，施以日用之食。逾數日聖人入將空虛之倉，禱曰：主，爾昔日垂允爾僕厄利亞賜某寡婦用油麵而不見其有減少。七月一日今日以主耶穌之功，懇祈爾賞我等以日用之糧。到割麥之時，禱訖立身而出。此後倉內所存之麥，未見

增加亦未見缺少。到割新麥之日，舊麥即盡。

聖人年紀八十餘，染病身終。以後院外與一村，名稱聖路彼西諾聖人之墓，猶存於此。

切想

聖經書載耶穌訓信輩之言云：學我爲良善心謙者。馬竇十一章二十九節救世主乃

萬善之泉。立聖德之表，無不操其精。雖尊爲天主聖子，永享無限之榮福，威治天上天下萬物，然降生成人，自投於貧賤，自陷於辱慢辛苦。如此豈不謙遜至極乎。在世待衆以仁，尋病痛以醫之，憂愁以慰之，罪辜以赦之，以愛報恨，以善酬惡。一語能誅滅羣仇，而寧甘受慘死。美行豈不善良已極乎。是故常勸宗徒門人等效學其德，步從其善行。

某日傳教於某處，人衆藐視不信。宗徒們心怒。其中之長雅各伯與若望問之曰：「准我命，天火下降，焚其人乎？」耶穌威然視之，訓道：「汝等尚不自知爲誰所使者，我非來害人命，惟施救也。」路加九章五十四等節

宗徒們領聖神後，明識此道，始步耶穌之後塵。學其仁，效其善。歷代聖人亦無不謙卑純樸。其中愈善於化人者，乃愈長於柔和之士也。

此道驗於今日之羅瑪諾及路彼西諾弟。剛強過度，門徒避之回俗。兄良善至極，門人愛慕。悔化諺曰：「要捕蚊，酒醋一桶，不如蜂蜜一勺。」強者可比於醋。志意雖正，然出語行事難服人心。柔者比於蜂蜜。近之者慕而願從。是以聖經有云：「良善者，福緣將得地也。」瑪竇五章四節凡有權柄治人者，當效學吾主及聖人們行事。不可柔弱過分，亦不可剛強過度。弱則取慢，強則觸怒。

善必強中而軟，柔中而剛焉。

省察 衆教友當效學主耶穌謙卑純善。有權柄者不可驕矜強行。惟當剛中柔和，方可服人心。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竭力改驕矜成謙卑。使令則柔和，奉命則純善。如是無罪於上下，而成吾主之真徒。

二十八日

聖撒都寧等

致命

西曆三百年，華晉惠帝之時，羅瑪國君定例，禁信輩會聚誦經與彌撒等善事。並旨令各官尋拿聖書以焚之。受窘難致命之教友無數。今日只題一處一時之事。

亞斐利加省亞畢地納城，有撒都寧神父傳教。伊昔日年紀二十，從俗娶妻，生三子一女。因才德超羣，年三十餘，爲衆信輩舉薦於鑾牧，以充鐸德之任。鑾牧勸之離俗領聖品。撒都寧奉命與妻分房，陞神父，看教友。西曆三百零四年某主日，神父正在獻聖祭，忽見兵差入堂。信輩等擁出奔逃。惟四十七人被拿。其中有撒都寧神父同衆子女。兵差以鉄鍊鎖各人之頸項，雙手，然後押之進加爾大我省城。聖人們一路唱聖詠，歡歡喜喜同行。

某日爲兵押送入總督衙門。總督坐堂細看衆人。其中見官家子弟答弟福。乃問之從何教。答弟福應道。余從天主教。時常同衆信輩聚會與聖事。總督命縛之於刑架。只見教友一人名德理嘉者挺身上前說道。我亦教中之人。同衆亦與聖事者。總督令縛之而以鉄爪抓其身。刑役依令。須臾聖人身裂血流。但聞其讚頌曰。感謝天主大恩。懇祈吾主救我等棄世升天。又謂總督曰。我等非滋事害民之人。令拿獲我衆逮案而用刑。却是何理。爾今日依權暴虐無辜。異日必爲全能天主所審。總督曰。茲汝可知犯君令從邪教之利害。聖人道。我所知致命之妙益矣。死後必升天永福。特此我感謝衆信輩之望。耶穌基利斯督。總督曰。國法嚴禁天主教。你何故不遵。聖人道。國法之上。有天主之法。國法與之相逆。我不能從。總督命投之。

於監。

此時答弟福尙綁於架待刑。只見一人官服上前，主控之曰：答弟福在我家爲客，將我胞妹衛多理亞哄騙奉天主教，然後引之離家，從婦女數人潛地進亞畢地納城，隱居於此。言未訖，只見一女，年紀十八，容顏秀美，舉止端正，由女信輩叢中走出。衆視之，即貞女衛多理亞也。緩步行至總督座前，說道：哥哥主訟答弟福兄之語句句不實。我奉天主教之事，非傍人所致，離家進鄉城，非從人而往。我年紀十八，行事不問謀於人。惟見事之有理而自主以行。看後文因誠心欽崇天主，故同信輩等與聖事而爲兵解送來此。說訖，仍入女信輩叢中端坐。總督命用鉄爪抓答弟福之身。役等猛力用刑，片時聖人身體無處不受傷。腹上皮裂肉爛，五臟顯露。只聞其聲

禱曰。求吾主施恩。賜我勝諸刑。總督令送之下獄。

少頃問撒都寧神父曰。聚衆行禮敬天主者。是否你。神父曰。是我。問。帝不准爾等會聚。汝爲何不奉令。答。主日之聖禮。不可不行。總督命用刑。刑役盡其蠻力奉令。苦得神父一身血傷骨露。衆聞之禱曰。主。我感謝爾。惟求爾賞我們善死。見爾。總督問曰。誰人令你犯君命。答。天主有令。不可違。總督命送之下獄。

未幾問少年耶默理得曰。衆人會聚行國法所禁之禮。是否在你家。少年說道。是在我家。問。何故犯法。准之來汝家。答。我等有令。行聖禮於主日。我不得不納信輩等與禮。問。君禁革此禮。你知之麼。答。君令當遜於天主之令。總督命動刑。役等換班。苦聖人。只聞之。苦中禱曰。主。爲爾受辛苦。乃人之

大幸。懇祈爾賜我恒心，使不敗於爾仇讐之惡。總督問曰：你屋內有經書麼？答：聖經在我心中。總督命監禁之。

維時總督謂衆教友曰：汝等可知之，違逆君命者粉身碎骨。爾衆當自醒棄邪教奉命。男女衆人同聲應道：我等願失性命，不致悖主。信輩斐理斯上前說道：我願受刑証信德。總督怒，命棒責之。刑役等一陣亂棒，將聖人打死。

又有名斐理斯者上前說道：我亦願死於此。總督一令，聖人亦死於棒下。五人從之，受棒受抓，然後送入獄中。

總督問神父之長子

亦名撒都寧

曰：你是教內人麼？答：正是。總督命綁之於架，然

後問曰：你有經書麼？答：我從天主教。問：汝有經書麼？答：我從天主教。總督

命用刑。少年刑中說道。聖經在我心中。須與禱曰。主耶穌我獨靠爾。求爾賜我恆守聖志。總督令投之於獄。

時日已西沉。國法官不可用刑。總督謂衆曰。以今日之事。汝等知悉君命之不可違。違者身亡。汝中欲救生命者。只管上前悖教。我即放之歸家。衆人應道。我等欽崇天主。生死不能變。總督怒氣填胸。令送衆男信輩下獄。留婦女等待審。

幼女衛多理亞。左言右語。勸衆伴恆守信德。衛多理亞乃某官家之小姐。性烈志高。前數月。父母欲嫁之於異教人。婚禮之前日。衛多理亞帶兩婢跟隨。潛地行至亞畢地納城。居信輩家中。此時將萬事置之度外。惟願致命。總督問之曰。汝從何教。幼女答道。從天主教。其兄聞言說道。舍妹爲邪人所

惑以今瘋狂不能自主其言不可信。幼女道。哥哥何必冤枉我如此。汝知我心神無病。又明悉我不能從邪以行不理。何故而出語辱慢我。以前之事無人主謀於我。乃我自度已利害而爲。總督問之曰。汝願從兄回家麼。答。不願。行天主聖志者。斯即我之弟兄姐妹。總督曰。汝當感報家兄這般愛惜之心。亦當自憐而從之以全性命。答。我不以性命爲重。只願欽崇天主不離聖路。總督命送衆女下獄。

此時尙有神父之幼子。名喜辣戀者在堂。年方八歲。總督問之曰。衆人聚集敬天主。你同之在彼麼。小兒答道。我同兄服事神父行聖禮。總督曰。我將命人與汝剃髮割耳鼻。小兒笑道。可隨意而行。總督命投之於獄。神父與男信輩共二十八人。婦女十七人。皆鎖禁於獄。斷飲食。日後次第饑

死於此升天。

切想

聖詠曰。美哉樂哉。爲弟兄而同居。

一百三十一
二章一節

骨肉弟兄姐妹聚於一家。順逆相助。生死相顧。豈不大樂乎。誠心奉聖教之男女。彼此雖無骨肉之親。然亦有手足之情。可稱弟兄姐妹。可謂一家之人。以天主爲父。以聖堂爲室。以瞻禮主日爲會聚之福期。同桌領聖體。嘗神糧之味。同經讚天上父。頌萬物主。事遂而樂中謝恩。事逆而苦心求慰。誰爲教友。逢瞻禮入聖殿。見同心人滿堂。而內情不歡喜哉。誰爲教友。遠流外鄉。目覩聖堂。而不以之爲室。見信輩。而不視之若親哉。

風波之時。爲義而被窘難者。似見互相愈親。請看今日之衆聖。雖各係各家。

然實實可謂弟兄姐妹。以耶默理得家爲衆人之家，而誦經與聖事於此。四十七人被拿同送入省城，同聲認識天主，同心忍苦刑。善言相勉，善表相勵。畢竟合意守志，至死而同享永賞。正可藉聖詠賀之曰：美哉，樂哉，爲弟兄而同居。

聖女衛多理亞明悉此道，故不願從異教胞兄歸家。惟藉吾主耶穌之言云：行天主聖志者，斯即我之弟兄姐妹。瑪竇十二章四十八節而竟背親兄從衆信輩入監獄。

勸汝信輩等互相親愛如是，續繼世世誠心欽崇天主之人，行愛德之道。時處處思想同父同神業在世，將來同鄉同福在天之妙親，而相依相顧。以此則度生愈樂，得天國愈易，豈不美耶。

省察 弟兄姐妹當相顧若手之顧足。我知之麼。誠心之教友亦當以弟兄姐妹之情相待。我知之麼。看我如何待同教之衆信輩。即知我可否稱爲天主之子女。

定志 自今以後，我以愛德之道待衆信輩若親骨肉。

二十九日

聖多西得

隱修

西曆五百五十餘，華梁敬帝之時，厄肋西亞

昔之羅馬東國

某將軍雖奉聖教，然冷

淡於善事。有義子名多西得。此子性善。但因常從恩父居住營中，故道不

明而懈怠於靈魂之務。某日將軍請客，客中數人方纔由如德亞而來。故

席上題聖地

救世主身死於如德亞是以稱之為聖地

各名處，並說信輩遊之之大樂。多西得

耳聞心喜，意欲往如德亞看賞。客散後，以此心思稟恩父。將軍允諾，恰好

有某武官同朋友數人將往日路撒冷城。將軍見之而以義子相託。眾人

同行，一路安順不題。

只說多西得在日路撒冷，某日獨人行至熱瑟瑪尼園

耶穌將受苦難出血汗之處

入聖

堂。堂內有一大像稱為地獄像，繪法高妙。多西得久看此像，因道不明，故

不能悉知其情形。忽見一女端立其側，美容大光，貞目慈視。朗聲將多西得訓以後世審判之可畏。多西得恐懼，問以避地獄之法。那女訓道：祈禱克身，可免永罰升天。說訖不見。

此後多西得齋戒誦經，獨思後世之禍福。侶伴等謂之曰：兄願絕身樂特專事，主習德，何不棄俗入靜院修道呢？多西得問修道二字之義。侶伴畧說後告之曰：家撒之地有靜院，可往而問以隱士等度生之法。規矩若合意，可求入院立功。多西得謝教。次日往家撒入院，請長上一見。長上出迎。多西得以來意相告。長上見少年衣服舉動風流，只恐其心志不堅。或別有弊病，遂入內遣訓徒師聖多樂德來細查其事。看可否納此客入門徒之數。聖人奉命，先問多西得之來意。少年說道：學生惟願救靈魂。聖人東問

西盤多西得無別語，只說願救靈魂。聖人乃復長上之命曰：那少年本性樸直無過，以弟之淺見可收納之。院長准行，遂令多樂德收那少年爲徒。助理病院內事。多西得寄手書恩父處，將以前之諸情形叙明，並求令准修道在此。將軍回信允諾。

多西得脫俗服，着隱士之粗衣，然後來見老師請教。聖人訓之以誦經沉默克愆之法。逾數月，門徒甚熟其法。每日只用粗麥餅四兩，肉味與各色之酒不嘗。所難改者軍中帶來之風氣。言行素似於兵弁，無隱士之模樣。

某日老師入病院，聞得弟子在內說話巨聲而哈哈大笑。上前作色說道：此屋所虧，酒餅與酒杯也。多西得不會意，只想老師願用酒。忙忙往取來，隻手執一餅酒，隻手執一大杯而入。老師冷視之曰：何也。多西得道：老師願

用酒。學生奉命來獻。老師曰：「愚哉汝也。我來此，聞得你出言似軍中酒後所爲。故曰：此屋所虧，惟酒餅酒杯。有了此二物，便全像於兵弁往來之酒館。多西得心下大悔，膝跪老師前求赦罪，並許竭力改過。」

此語出於肺腹。是以時時自省。或覺無意之中，出一句粗魯之言，即來老師處哭曰：「門生無德，復再獲罪於人。老師訓之曰：何至性躁如是耶？豈不知汝看守之病人，乃主耶穌之肢體乎？顧之可爲顧吾主，豈可發怒獲罪於之哉？等語。弟子聞之愈苦。老師只得撫慰之曰：汝已告罪足矣。此後小心勿再犯。可見多西得樸直似孩童。聖經書訓信輩云：若不更改，而變化爲孩，不得入天國。」馬竇十八章三節多西得孩性矣，可望受永福。

老師覺得門徒雖喜心棄絕俗事，然猶存愛戀小物之意，乃訓之以心貧之

實德。某日賜之以呢若干，令之自縫長衫一件。多西得歡喜，細心裁剪，然後將衫縫好。究竟幸然着之，往見老師。老師曰：某士之衣太舊，汝可脫此新衫給之。多西得微憂，脫衫而奉，令給之他人。某日當家賞之以快刀。多西得心樂往老師處請命使用。老師通其心意，說道：豈可在小物上用心如是乎？豈可分心之七分歸主，三分奴於此刀乎？快去，將此物賜給他人。多西得心痛，但即時出外而奉命。

成全之人，當盡心於其所行之事，而不以所爲之成自美。老師覺得門徒尚有些自誇之意，乃以此門訓之。某日入病院，多西得接着，引之遊歷各屋，德色似自獎曰：門人經管家務用心，各物潔淨巧便可觀。老師說道：長於收拾房屋小德也。短於謙遜，大過也。弟子知罪，大愧請寬。

某日多西得讀聖經，有所不明。乃問老師。老師說道：此事可問長上。多西得即往。長上悉知老師之意，在引門徒進於謙卑。見之以聖經之難處而問。乃作色訓之曰：汝世俗中無智之人，何敢問以聖書淵博之奧義哉。此非汝事也。當務者，朝夕痛哭汝幼年之罪。多西得謝長上施教便出。

多西得每日習德如是。天主台前功績必大。入院第五年，患病吐血，忍痛數月之後，臥床不能起。某日臨終，領聖事。禮畢，和然問老師曰：晚生可望今日身死麼。老師曰：再忍數點鐘。天主之恩近矣。多西得默然伺候。天將黃昏，弱聲呼老師之名。老師問何事。多西得曰：求老師准學生長逝。老師甚愛其徒。茲聞此樸直之言，不禁動心淚下，謂之曰：吾子，天主將賞汝。只管放心去見之。惟望吾子爲我所禱於主前。多西得聞言面福。即時訣別老

師舉目注視而亡。可謂順命而生從令而死。

切想

聖經云。基利斯督自下以奉命致死於十字架。特此天主榮之而賜之以超越萬名之名。致斐利本書二章八節天主所愛見人自下以奉命所惡見之自高以拗命。是故天主聖子降生於世。特意訓人以順命之德。三十餘年之久。事奉令。不辭辛苦。而竟慘死於木架。以全其訓。基利斯督以此德積功受賞。信輩願享其榮福。先必當效學其行。

或曰。奉天主之命自然有功。但問奉人之命有何功。曰。天主乃權衡之元由。世間有神任者。若教宗鑒牧鐸德等。皆乃天主所委經理靈魂大事之人。有權柄於人身者。若父母君王官長師尊等。亦皆天主所使以生養訓誨。

管治人衆於現世。以此而推，可知奉上人之命亦是奉主命。其功均然。此道行於國，乃國之大幸。爲上者自視若天主所委，愈加自重而細心於其職任。君王官長父母老師皆以此思自勵於善，不致使士庶兒女學生以無理之令。一面爲下者，視上人若代天主之位，即甘意心服。雖見上人有過，却毅然猶從不失敬。伊之所從，非有過錯之人，乃奉天主委之使。以此兒女孝於父母，學徒敬於師尊，僕婢服於家主，官長忠於君，民衆順於官長。總之上下皆從天主旨令，無不立奇功焉。

讀歷代之聖傳，可知聖人們若今日之多。西得者皆以此道爲主生之規模。實視上人若天主所使，以引之行天路。故事事服本意於上人心意之下而行，命似小孩。所異，小孩奉母命，乃自若之行。故此無功。善人自克以奉

令其功必大。

基利斯督因順命至死，而得超越萬名之名。自克以奉令之信輩，身後入天國亦得新名。其名惟受者知之。若望默照書二章十七節此永名也。善人享天福，世世有之焉。

省察 世間有權柄職任者，皆代天主之位。我當視之若天主所使，奉其正命有功與奉主命然。我知之麼。

定志 自今以後，我有權柄職任者，必自視若主所委而自重，事事必使人以理。我爲下者，必恭敬天主在上人身上。不因其過而失敬，惟因其權之元由而聽其使用。

默溺日 Hermenegildus, 赫加黑得 Recaredus, 肋
 窩斐日 Leovigildus, 富爾讓斯 Fulgentius, 依西
 多羅 Isidorus, 福蘭地納 Florentina, 多肋德 Tole-
 tum, 公斯當定 Constantinopolis, 路加 Lucas, 掛
 達路白 Guadalupe, 法 Gallia, 步日 Bugey, 理勇
 Lyon, 公達 Condat, 羅公 Lauconne, 亞我肋 A-
 gaunum, 厄利亞 Elias.

廿八日 亞斐利加 Africa, 亞畢地納 Abytina, 加爾
 大我 Carthago, 答弟福 Dativus, 德理嘉 Thelica,
 衛多理亞 Victoria, 耶默理得 Emeritus, 斐理斯
 Felix, 喜辣戀 Hilario.

廿九日 厄肋西亞 Græcia, 如德亞 Judæa, 日路撒
 冷 Jerusalem, 熱斯瑪尼 Gethsemani, 加撒 Gaza,
 多樂德 Dorotheus.

二十日 法 Gallia, 都爾肋 Tournay, 比 Belgium, 閣樂位司 Clovis, 諾勇 Noyon, 陸伯 Roubaix, 波斯 Persis, 西默翁 Simeon.

廿一日 布爾日 Bourges, 比 Belgium, 法 Gallia, 西 Hispania, 瓦斯公 Wascones, 西日白 Sigebert, 歐 Europa, 奧 Austria, 德 Germania, 斯納縛尼 Slavonia, 馬斯得里格 Maestricht, 異達 Ita, 尼斐肋 Nivelles, 爾隆 Elnon, 玉嘉得 Euchaïtes, 俄 Russia, 李習義 Licinius, 赫納格肋 Héraclée.

廿二日 洋弟約家 Antiochia, 亞肋山 Alexandria, 厄日多 Ægyptus, 日路撒冷 Jerusalem, 斯德望 Stephanus, 基斯當 Christianus, 意大利亞 Italia, 多斯家肋 Toscana, 基於西 Chiusi, 葛爾多肋 Cortona, 魚爾巴祿 Urbanus, 本篤 Benedictus.

廿三日 意 Italia, 拿文納 Ravena, 家馬爾都肋 Camaldules, 窩斯弟亞 Ostia, 法 Gallia, 日爾曼 Germania, 法因撒 Faënza, 戴撒勞尼 Thessalonique, 日路撒冷 Jerusalem, 若爾當 Jordanis, 家撒 Gaza.

廿四日 如德亞 Judæa, 如達斯 Judas, 若瑟 Joseph, 厄日多 Ægyptus, 厄弟約彼亞 Ethiopia, 英 Anglia, 日爾曼 Germania, 英及 Angli, 撒生 Saxones, 跟德 Kent, 白爾大 Bertha, 剛多伯里 Canterbury, 羅爾東卑 Northumbrie, 家巴多斯 Cappadocia, 則撒肋 Cæsarea.

廿五日 厄肋西亞 Græcia, 公斯當定 Constantinopolis, 毀聖像之裂教徒 Iconoclastæ, 回 Mahumetani.

廿六日 厄肋西亞 Græcia, 班窩尼 Pannonia, 西爾密翁 Sirmium, 奧 Austria, 西班雅 Hispania, 雅斯多厄 Astorga, 德西約 Decius, 西里西亞 Cilicia, 亞得納 Adna.

廿七日 西班牙 Hispania, 歐 Europa, 日爾曼 Germania, 雪斐 Suevi, 我 Gothi, 亞里無斯 Arius, 斯位肋 Sevilla, 鳩 Turtur, 特阿多納 Theodora, 赫

十三日 德西約 Decius, 亞爾默尼 Armenia, 獸里登 Mélitène, 黎雅格 Nearchus, 西里亞 Syria, 洋弟約家 Antiochia.

十四日 格羅弟約 Claudius, 西里亞 Syria, 則撒肋 Cæsarea, 巴爾馬 Palma, 所耶 Zoe, 洋棗 datte, 白零 Bethleem, 海豬 Delphinus, 溥定亞 Photina, 厄肋西亞 Græcia, 亞得肋 Athenæ.

十五日 白赫西亞 Brescia, 米納諾 Milano, 納玻理 Napoli, 如德亞 Judæa, 日路撒冷 Jerusalem, 納匝肋 Nazareth, 巴斯卦 Pascha, 比辣多 Pilatus, 加爾瓦畧山 Mons Calvarius.

十六日 法 Gallia, 因諾桑 Innocentius, 亞納格肋 Anacletus, 日路撒冷 Jerusalem, 意大利亞 Italia, 先 Siena (Sienne).

十七日 大名 Daimyo, 麻六甲 Malacca, 廣東 Canton, 三洲島 Sancian, 豐臣 Toyotomi, 秀吉 Hideyoshi, 大閣 Tai-ko, 西班牙 Hispania, 大坂 Osaka, 堺 Sakai, 長崎 Nagasaki, 立山 Tate-yama, 三本木 San-bon-gi, 五島 Go-to, 必約 Pius, 肥後國 Higo-no-kuni, 南 Minami, 竹田 Takeda, 熊本 Kumamoto, 依擲斯 Agnes, 有馬 Arima, 高橋 Takahashi, 主水 Mondo, 亞弟央 Adrianus, 若翰納 Johanna, 林田 Hayashida, 助右衛門 Sukeyemon, 良 Leo, 竹富 Taketomi, 勘右衛門 Kanyemon, 島原 Shimabara, 如德亞 Judæa, 歐 Europa, 美 America.

十八日 格肋阿法斯 Cleophas, 雅各伯 Jacobus, 若瑟 Joseph, 西滿 Simon, 如達 Judas, 達陡 Thaddæus, 色納格肋 Cœnaculum, 日路撒冷 Jerusalem, 弟杜斯 Titus, 若爾當 Jordanis, 白納 Pella, 達納讓 Trajanus, 如德亞 Judæa, 幾約斯 Chios, 德西約 Decius.

十九日 西白肋 Cyprus, 若望, 瑪爾谷 Joannes cognomine Marcus, 所肋 Soles, 意 Italia, 伯肋桑斯 Placentia (Plaisance), 西細里亞 Sicilia, 樂多 Noto, 魚爾巴祿 Urbanus.

七日 意 Italia, 拿文納 Ravenna, 斐義斯 Venetiæ, 瑪利諾 Marinus, 法 Gallia, 居桑 Cussan, 日爾曼 Germania, 俄多 Otho, 波羅尼亞 Polonia, 俄 Russia, 歐 Europa, 家馬爾者肋 Camaldula, 類斯 Ludovicus, 嘉畧 Carolus, 布爾日 Bourges, 聖母領報會 Congregatio Monialium Annunciationis, 比約 Pius.

八日 法 Gallia, 馬西里亞 Marseille, 羅得赫 Lothaire, 慕 Meaux, 回 Mahumetani, 因諾桑 Innocentius, 都義斯 Tunis, 意 Italia, 西 Hispania, 西班牙 *idem*, 奧 Austria.

九日 厄日多 Ægyptus, 亞肋山 Alexandria, 特阿斐肋 Theophilus, 公斯當定 Constantinopolis, 依西多羅 Isidorus, 厄理 Heli, 西路斯 Cyrus, 亞巴郎 Abraham, 默爾基斯得格 Melchisedech, 肋斯多里無斯 Nestorius, 斯肋斯定 Cælestinus, 厄福西約 Ephesus, 弟阿尼恤 Dionysius, 默得納 Metra, 均達 Quinta, 斯納比約 Serapio.

十日 撒濱 Sabini, 女爾西亞 Nurcia, 蘇比亞各 Subiaco, 嘉新山 Mons Cassinus, 歐 Europa, 法 Gallia, 和望 Rouen, 羅爾曼 Normandie, 風得肋爾 Fontenelle, 里勇 Ly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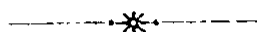
十一日 露德 Lourdes, 法 Gallia, 西班牙 Hispania, 蘇比祿 Soubirous, 伯爾納德 Bernadette, 若翰納 Johanna, 坪洲 Ile du Châtelet, 馬撒別爾 Massabielle, 古巖 *idem*, 類斯 Ludovicus, 若瑟 Joseph, 來 Nay, 恩理格 Henricus, 達爾白 Tarbes, 家爾默爾 Carmelus, 馬達肋納 Magdalena, 波爾多 Bordeaux, 瑪爾大 Martha, 家來松 Garaison, 儒畧 Julius, 肋斐爾 Nevers, 狀師 Advocatus, 化學師 Chimista, 建屋師 Architectus, 訓徒總院 Noviciatus. (*Maison-Mère.*)

十二日 亞西亞 Asia, 默所波大彌 Mesopotamia, 葉得斯 Edesse, 儀思 Nissæa, 則撒肋 Cæsarea, 弟約格肋斯 Diocletianus, 瑪濟密亞諾 Maximianus, 西班牙 Hispania, 默里達 Merida.

NOMINA.

HOMINUM ET LOCORUM.

MENSE FEBRUARIO.



- 一日 羅瑪 Roma, 如德亞 Judæa, 西里亞 Syria, 洋弟約家 Antiochia, 墨居畧 Mercurius, 馬爾士 Mars, 衛侶私 Venus, 斯彌爾納 Smyrna, 多何亞斯 Troas, 二品宣讀士 Lector, 窩斯弟亞 Ostia.
- 二日 依臘爾 Israel, 厄日多 Ægyptus, 梅瑟 Moyses, 西格奴斯 Siclus, 納匝肋 Nazareth, 日路撒冷 Jerusalem, 如德亞 Judæa, 亞涉吳 Aggæus, 撒落滿 Salomon, 西翁 Sion, 熱納魯 Gelasius, 海蘭 Hibernia, 英 Anglia, 達利亞 Daria, 基爾達 Kildare.
- 三日 亞爾默尼 Armenia, 師把司 Sebastes, 李習義 Licinius, 馬濟命 Maximinus, 帝 Augustus, 王 Cæsar, 本篤 Benedictus, 各爾比 Corbie, 德 Germania, 丹 Dania, 瑞 Suecia, 項布赫 Hambourg, 歐 Europa.
- 四日 意 Italia, 福落蘭士 Florentia, 法 Gallia, 亞位隆 Avignon, 斐所肋 Fiesole, 魚爾巴祿 Urbain, 依臘爾 Israel.
- 五日 羅瑪 Roma, 西西里亞 Sicilia, 加達納 Catana, 德西約 Decius, 錫斐諾 Silvinus, 法爾葛 Falconius, 衛侶私 Venus, 魚霹得 Jupiter 耶得納 Etna.
- 六日 亞西亞 Asia, 歐羅巴 Europa, 革肋達 Creta, 弟約格肋斯 Diocletianus, 瑪濟密亞諾 Maximinianus, 家巴多斯 Cappadocia, 則撒肋 Cæsarea, 府史 Notarius, *greffier*.

II INDEX SANCTORUM ET FESTORUM FEBRUARII.

15 — Ss. Faustinus et Jovita, Martyres.	273
— S ^{ta} Veronica, Vidua.	274
16 — S. Gulielmus, Pœnitens.	282
17 — Ss. Viginti sex Martyres Japonenses, nec- non quidam alii catalogo Sanctorum nondum adsciti.	291
18 — S. Simeon, Episc. et Mart.	305
— S. Isidorus, Martyr.	308
19 — S. Auxibius, Episc. et Conf.	315
— S. Conrardus, Anachœreta.	317
20 — S. Eleutherius, Episc. et Mart.	322
— S ^{ta} Thecla, Vidua.	326
— S. Sadoth, Episc. et Martyr.	331
21 — S. Amandus, Episc. et Conf.	333
— S. Theodorus, Martyr.	337
— S. Pipinus, Conf.	340
22 — Festum Cathedræ S. Petri Ap. Antiochiæ.	345
— S. Margarita de Cortona, Pœnitens.	346
23 — S. Petrus Damianus, Episc, et Conf.	359
— S. Porphyrius, Episc. et Conf.	364
24 — S. Mathias, Apostolus.	371
— S. Ethelbertus, Rex, Conf.	372
— S. Sergius, Martyr.	375
25 — S. Tharasius, Episc. et Conf.	379
— S. Lazarus, Monachus.	383
26 — S. Serenus, Martyr.	389
— S ^{ta} Martha, Virgo et Martyr.	392
— S. Theophilus, Pœnitens.	394
27 — S. Leander, Episc. et Conf.	400
— Ss. Romanus et Lupicinus, Monachi.	406
28 — Ss. Saturninus, Presb. cum Soc. Mm.	415
29 — S. Dosithæus, Monachus.	425

24
41472

INDEX
SANCTORUM ET FESTORUM
FEBRUARII

—*—

<i>Die</i>		<i>Pag.</i>	
1	— S. Ignatius, Episc. et Mart.	1	
2	— Festum Purificationis B. M. V.	13	
	— S ^{ta} Brigida, Virgo.	20	
3	— S. Blasius, Episc. et Mart.	27	
	— S. Anscharius, Episc. et Conf.	32	
4	— S. Andræas Corsini, Episc. et Conf.	39	
5	— S ^{ta} Agatha, Virgo et Martyr.	51	
6	— S. Titus, Episc. et Conf.	62	
	— S ^{ta} Dorothea, Virgo. S. Theophilus cum Soc. Mm.	62	
7	— S. Romualdus, Abbas.	75	
	— S ^{ta} Joanna de Valois, Vidua.	81	
8	— S. Joannes de Matha, Conf.	88	
	— S ^{ta} Agatha-Hildegardes, Vidua.	96	
9	— S. Cyrillus Alexandrinus, Ep. et Doct.	102	
	— S ^{ta} Apollonia, Virgo et Martyr.	110	
10	— S ^{ta} Scholastica, Virgo.	116	
	— S. Ansbertus, Episc. et Conf.	120	
11	— Apparitio B. Mariæ Virginis Immaculatæ (Lourdes).	128	
12	— S. Ephrem, Diaconus, Conf.	233	
	— S ^{ta} Eulalia, Virgo et Martyr.	240	
13	— S. Polyenctus, Martyr.	246	
	— S. Nicephorus, Martyr.	251	
14	— S. Valentinus, Presb. et Martyr.	257	
	— S. Martinianus, Anachoreta.	259	

